

志第一百二十一

职官八（合班之制）

建隆以后合班之制

中书令 侍中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已上为宰相。亲王、枢宏使、留守、节度、京尹兼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已上并为使相。尚书令 太师 太尉 太傅 太保 司徒 司空 旧仪，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尉在太保下。国朝以来，自太傅除太尉，今依此次序。其三师、三公之称如旧仪制。枢密使 知枢密院事 参知政事 旧在枢密使下。枢密副使 旧在知院之上。同知枢密院事 宣徽南院、北院使 签书枢密院事 参政以下班位临时取奏裁 太子太师、太傅、太保 左、右仆射 太子少师、少傅、少保 诸府牧开封、河南、应天、大名、江陵、兴元、真定、江宁、京兆、凤翔、河中。又有大都督、大都护，今皆领使，无特为者。御史大夫观文殿大学士 旧无此位。六尚书 吏、兵、户、刑、礼、工。左、右金吾卫 左、右卫上将军 门下、中书侍郎 旧在尚书下。

节度使 泰宁、武宁、彰信、镇海、天平、安化、武成。忠武、镇海、可阳、山南东道、武胜、崇信、昭化、保康、天雄、成德、镇宁、彰德、永清、安国、威德、静难、彰化、雄

武、保大、淮南、忠正、保信、保静、集庆、建康、宁国、镇南、昭信、荆南、宁海、武昌、安远、武安、镇东、平江、镇江、宣德、保宁、康国、威武、建宁、益州、安静、武信、山南西道、昭武、安德、武定、宁海、宁江、武康、清海、静江、宁远、建武、高州定南、密州静海、凉州西河、沙州归义、洮州保顺、应州彰国、威城、昌化、丰州、天德、朔州振武、云州大同。观文殿学士 旧曰文明殿，若学士官尚书者自从本班。资政殿大学士 三司使 与观文、资政班位临时取裁。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副使 与三司使、翰林学士班位临时取裁。翰林学士承旨 翰林学士 资政殿学士 翰林侍读、侍讲学士龙图阁学士 天章阁学士 枢密直学士 龙图直学士 天章直学士 左、右散骑常侍 旧在诸卫上将军下。六统军 左、右龙武 左、右羽林、左右神武，

诸卫上将军 左、右骁卫 左、右武卫 左、右屯卫 左、右领军卫 左、右千牛卫。太子宾客 太常、宗正卿 御史中丞 权中丞立中丞砖位。内殿起居日止立本官班。左、右丞 诸行侍郎 节度观察留后 给事中 左、右谏议大夫 中书舍人 知制诰 龙图阁待制 天章阁待制 观察使 秘书监 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 内客省使 国子祭酒 殿中、少府、将作监 景福殿使 延福宫使 客省使 开封、河南、应天、大名尹 太子詹事 诸王傅 司天监 诸卫大将军 太子左右庶子 引进使 防御使 齐、济、沂、登、莱、郑、汝、蔡、颍、均、郢、怀、卫、博、磁、洛、棣、深、瀛、雄、霸、莫、代、绛、解、龙、和、蘄、舒、复、眉、象、陆、果。团练使 单、濮、潍、唐、祁、冀、隰、忻、成、凤、海、鼎。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副使 官至谏议大夫已上，从本官。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判官 太

常寺、宗正少卿 秘书少监 光禄寺七寺少卿 宣庆使 四方馆使 国子司业殿中、少府、将作少监 开封、河南、应天、大名少尹 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太子仆 诸州刺史 淄、赵、德、滨、保、并、汾、泽、辽、宪、岚、石、虢、坊、丹、阶、乾、商、宁、原、庆、渭、仪、环、楚、泰、泗、濠、光、滁、通、黄、真、舒、江、池、饶、信、太平、吉、袁、抚、筠、岳、澧、峡、归、辰、衡、永、全、郴、邵、常、秀、温、台、衢、睦、处、南剑、汀、漳、绵、汉、彭、邛、蜀、嘉、简、黎、雅、维、茂、资、荣、昌、普、渠、合、戎、泸、兴、剑、文、集、壁、巴、蓬、龙、施、万、开、达、涪、渝、昭、循、潮、连、梅、英、贺、封、南雄、端、新、康、恩、春、惠、韶、梧、藤、龚、象、浔、贵、宾、横、融、化、窦、高、雷、南仪、钦、郁林、廉、琼、崖、儋、万安。诸王府长史、司马 司天少监 枢密都承旨 如客省使以下充者，依本职同班。如閤门使充。即在閤门使之上。如自见任内客省使以下转南班官充。亦与同班，仍在旧职之上。如自客省副使以下转南班官充者，并在閤门使之上。宣政使昭宣使 东上、西上閤门使 枢密承旨 枢密副都承旨 诸军卫将军 起居郎 起居舍人 知杂御史 侍御史 诸行郎中 左右司吏部 兵部 司封 司勋 考功 职方 驾部 库部度支 户部 金部 仓部刑部 都官 比部 司门 礼部工部祠部 主客 膳部 屯田 虞部 水部。

皇城以下诸司使 皇城 洛苑 右骐驎 尚食 左骐驎御厨 内藏库军器 左藏 仪鸾 南作坊 弓箭库 北作坊衣库 庄宅 六宅 文思 东作坊 内苑 牛羊 如京 东绫锦香药 崇仪 榷易 西京左、右藏 毡毯 西绫锦 西京作坊 鞍辔库 东染院 酒坊 本染院 法酒库 礼宾 翰

林 医官供备库。枢密院副承旨、诸房副承旨如带南班官者，在诸司使之下；不带南班官者，在皇城副使之上。殿中侍御史 左、右司谏 诸行员外郎 客省引进、閤门副使 左、右正言 监察御史 太常博士 皇城以下诸司副使 诸次府少尹 大都督府左、右司马 兗、徐、潞、陕、扬、杭、越、福。通事舍人 国子博士 《春秋》、《礼记》、《毛诗》、《尚书》、《周易》博士都水使者 开封、祥符、河南、洛阳、宋城县令 太常、宗正、秘书丞 著作郎殿中丞 内殿承制 殿中省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奉御 大理正 太子中允、左右赞善大夫 内殿崇班閤门祗候 太子中舍、洗马 太子诸率府率 左、右卫 左、右监门 左、右清道 左右司御。枢密院兵房、吏房、户房、礼房副承旨 东头、西头供奉官 太子诸率府副率 诸卫中郎将 左、右金吾 左、右卫 左、右千牛 左、右羽林。郎将 左、右金吾 左、右卫。左、右侍禁 诸王友 诸王府谘议参军 官高者从本官。司天春官、夏官、中官、秋官、冬官正 节度行军司马、副使 秘书郎 左、右班殿直 著作佐郎大理寺丞 诸寺、监丞 大地评事 太学、广文博士 太常太祝、奉礼郎 秘书省校书郎、正字 御史台、诸寺、监主簿 国子助教 广文、太学、四门、书学、算学博士律学助教书、算学无助教。司天灵台郎、保章正、挈壶正 三班奉职、借职 防御、团练副使 留守、京府、节度、观察推官 节度掌书记 观察支使防御、团练判官 留守、京府、节度、观察推官 军事判官 防御、团练、军事推官 军、监判官 诸军别驾、长史、司马 司录、录事参军 司理参军三京府军巡判官在诸曹参军之下。诸州诸司参军 军巡判官 诸县令 赤县丞 诸县主簿、尉 诸军文学、参军、助教。

元丰以后合班之制

诸太师旧制，太尉为三公，在太传上，政和改为三少。太传太保侍中中书令 政和二年，改左辅右弼，靖康后复。尚书令 少师 少傅 少保 旧太尉、司徒、司空，政和二年改。尚书左、右仆射 政和二年，改太宰、少宰，靖康复旧，元丰令王在左右仆射下。开府仪同三司 知枢密院事 门下、中书侍郎 尚书左、右丞 同知枢密院事 签书枢密院事元丰罢，元祐复置，政和入杂压。太子太师大傅太保 特进 观文殿大学士 太尉 旧为三公，政和二年，改为三少，复以太尉为武选一品，位节度使上。太子少师少傅少保 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 元祐复置，政和入杂压。御史大夫 观文殿学士 资政、元丰令在节度使下。

保和 政和五年，置宣和殿大学士、学士，宣和元年，改为保和学士。待制同。

殿大学士 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 金紫、银青光禄大夫 左、右金吾卫上将军 节度使 翰林学士承旨 翰林学士 资政、保和、端明政和四年，改为延康。殿学士 龙图、天章、宝文、元丰二年，增置直学士，待制同。

显谟、元丰元年增置。徽猷 崇宁二年增置。阁学士 左、右散骑常侍 御史中丞 旧在直学士下，元丰八年升。

开封君 崇宁三年升。尚书列曹侍郎 枢密直学士 政和四年，改为述古殿直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阁直学士 宣奉、光祐，左光禄大夫。正奉、元祐，右光禄大夫，并大观二年改置。正议、通奉大夫 殿中监 旧在秘书监下，崇宁二年升。大司成 崇宁二年增置。左右骁卫、武卫、屯卫、领军卫、监门卫、千牛卫上将军 太子宾客、詹事 给事中 中书舍人 通议大夫 承宣使旧节度观察留后，政和七年始改。

左、右谏议大夫 保和殿待制 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阁待制 太中大夫 太常卿 大司乐 崇宁二年增置。宗正卿 秘书监 殿中少监 崇宁二年升。观察使 中大夫 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 中奉、元祐，左中散大夫，大观二年改。中散、通侍大夫 旧内客省使，政和二年改，横行、正使、副使、大使臣、小使臣并改。

枢密都承旨 国子祭酒 太常少卿典药 崇宁二年增置。宗正少卿 秘书少监 正侍、旧延福宫使，政和二年改。宣正、履正、协忠、三阶系政和六年增置。中侍、中亮大夫 旧客省使。太子左、右庶子 中卫、旧引进使。

翊卫、亲卫大夫 政和六年增置。防御、团练使 诸州刺史 左、右金吾以下诸卫大将军 附马都 尉集英殿修撰 政和八年置。七寺少卿 朝议、奉直大夫元祐，右朝议大夫，大观二年改置。尚书左、右司郎中 右文殿修撰旧集贤殿修撰，不入杂压，政和六年改，增入。国子、辟雍司业 崇宁元年增置。少府、将作、军器监 都水使者 入内内侍省都都知 政和，改知入内内侍省事。内侍省都都内知 政和，改知内侍省事。拱卫大夫 旧四方馆使。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 入内内侍省副都知 内侍省副都知 政和并改同知省事。左武、右武大夫 旧东、西上阁门使。入内内侍省押班 内侍省押班 政和并改签书省事。管干殿中省尚舍、尚药、尚酝、尚辇、尚衣、尚食局 崇宁二年增置。

枢密副都承旨起居郎 起居舍人 侍御史 尚书左、右司员外郎 秘阁修撰 政和六年增置。开封少尹 崇宁三年升。尚书吏部、司封、司勋、考功、户部、度支、金部、仓部、礼部、祠部、主客、膳部、兵部、职方、库部、驾部、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郎中 开封府司录

事 旧录参军事在两赤县令之上，崇宁三年升改。直龙图阁元丰、元祐令，并不入杂压，政和增入，馀同。朝请、朝散、朝奉大夫 直天章阁 政和六年增入。殿中侍御史 左、右司谏 左、右正言 旧在监察御史上，政和升。符宝郎 大观元年增置。殿中省尚食、尚药、尚酝、尚辇、尚衣、尚舍典御 崇宁三年增置。内符宝郎 大观元年增置。枢密副承旨 元丰令，有知上州在此下，元祐以后并去。武功、旧皇城使，自此以下，并政和六年改。武德、旧宫苑、左右骐驎、内藏库使。和安、成和、成安、成全、旧翰林、尚食、军器、仪鸾使。武显、旧左藏、东西作坊使。武节、旧庄宅、六宅、文思使。平和、旧绫锦使，初改保和，政和五年，以犯殿名，改保痊；宣和六年，又改为平和。武略、旧内园、洛苑、如京、崇仪使。保安、旧榷易使。

武经、旧西京左藏库使。武义大夫 旧西京作坊、东西染院、礼宾使。翰林良医 旧翰林医官使。武翼大夫 旧供奉库使。尚书诸司员外郎 直宝文阁 政和六年增置。开封府司六曹事 崇宁三年增置。枢密院诸房副承旨 朝请、朝散、朝奉郎 直显谟阁 政和六年增入。少府、将作、军器少监 诸卫将军太子侍读、侍讲 正侍、宣正、履正、协忠、自宣正至协忠，并政和六年增置。中侍、中亮、中卫、翊卫、亲卫、拱卫、左武、右武郎，旧横行、副使、政和六年改。监察御史 元丰令，有知中州在此下。殿中丞 旧秘书丞下，崇宁二年升。直徽猷阁 政和六年置。承议郎武功至武义郎 翰林医正 武翼郎 诸司副使。太子中舍 太子舍人 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 旧侍读、侍讲，政和改。太常丞 大晟乐令崇宁二年增置。太医令 宗正、大宗正 秘书丞 直秘阁政和六年置，元丰令，知下州在此下。奉议郎 大理正 著

作郎 太史局令 直翰林医官局 殿中省六尚奉御 旧在大理正之上，政和改。太医丞 元祐增置。閤门宣赞舍人 旧閤门通事舍人，政和六年改。两赤县令 太子左右卫、司御、清道、监门，内率府率七寺丞 秘书郎 太常博士 陵台令元祐中增置。著作佐郎 殿中省主簿 崇宁二年增置。

国子监丞 辟雍丞 崇宁二年增置。宗子、崇宁元年增置。国子博士 大理司直、评事 敦武、旧内殿承制，政和六年改，下同。通直郎 修武郎内殿崇班。内常侍 元丰令，上州通判在此下。太史局正 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 开封府参军事 崇宁三年增置。太医局正 秘书省校书郎、天字 亲王府记室 元丰，元祐令，有"参军"字，政和三年除去。太史局五官正 御史台检法官、主簿 元丰令在监丞上，元祐在监丞下。九寺、大晟府 崇宁三年增置。主簿 閤门祗候 枢密院逐房副承旨 元丰令，中下州通判在此下。供奉官 旧内东头供奉官，政和六年改，下同。从义郎 东头供奉官，左侍禁 内西头供奉官。秉义郎 西头供奉官，太子诸率府副率干当左、右厢公事 崇宁中增入。右侍禁 左班殿直 殿头高品。忠训、忠翊、左、右侍禁。宣教郎 旧宣德郎，政和四年改。太学、辟雍、崇宁元年增置。武学、律学开封府 大观元年置。博士 太常寺奉礼郎大晟府协律郎 崇宁二年增置。太常寺太祝、郊社、籍田令 光禄寺太官令 元丰、元令，在太学博士上。五监、辟雍 崇宁元年增置。主簿 宣义郎 成忠、保义、左右班殿直。承事。承奉、承务郎 宗子、崇宁元年增置。国子、太学、辟雍正 武学谕 崇宁元年置。律学正 崇宁元年置。太医局丞 京府、诸州司录事 承直郎 崇宁三年，以留守节度判官改，凡选人七阶，儒林至迪功。京畿县令 两赤县丞 三京赤县令 右班殿直 高班。黄门内品 承节、

承信郎 旧三班奉职、借职。京府、诸州司六曹事 元丰、元祐令，并六曹参军。政和三年，除去"参军"字，为司录事，司仪曹事，馀曹放此。儒林、旧掌书记。文林、从事郎 三京畿县令 京畿县丞 三京赤县、畿县丞 两赤县主簿、尉 诸州上、中、下县令丞 从政郎 旧司录事参军、县令。京府、诸州掾官 修职郎 旧知录事参军、知县事。京畿县主簿、尉 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 城砦主簿 马监主簿 迪功郎 旧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诸州司士 文学 助教 旧参军事。

唐令，定流内一品至九品，有正从上下阶之制。其后，升侍中、中书令为为正二品，御史大夫、散骑常侍、两省侍郎为正三品，御史中丞正四品。谏议大夫分左、右，改将作大匠为监，太史局为司天监，置大监正三品，少监正四品上，丞正六品上，寺簿正七品上，主事正八品下，五官正五品上，副正正六品，灵台郎正七品下，保章正从七品上，挈壶正八品上，五官监候正八品下，司历从八品上，司辰正九品上。又置国子、五经博士为正五品上，左、右金吾卫上将军为从二品，左、右龙武、神武军大将军为正三品，将军为从三品。又置内侍监为正三品，少监从四品，改诸州府学博士为文学，在参军上。五代复置尚书令为一品，升右丞为正四品上，降谏议在给事之下。

宋初，并因其制，唯升宗正卿为正四品，丞为从五品。其军器监、少监，甲弩坊署令、丞、监作、录事，昭文馆校书郎，司辰、司历、监候，殿中诸署监事、计官，太常诸陵庙、太医、太公庙署令丞，医针博士、助教，按摩、呪禁博士，卜正，卜博士，宗正崇玄署令、丞，大理狱丞，鸿胪典客，太府寺平准、左右藏、常平署令丞，都水监舟楫、河渠署令丞，官苑总副监牧监副、丞、主簿，诸园苑司并百工等监、副监及丞，诸仓、

诸冶、诸屯、温汤监及丞，掌漕，诸军卫录事诸曹参军、司阶、中候、司戈、执戟、校尉、旅帅、队正、队副、正直长、长上、备身、左右备身，左右亲、勋、翊卫府中郎将，兵曹三卫，折冲、果毅、别将、长史、兵曹参军、校尉、旅帅、队正、队副，镇军司马、判司，太子詹事府丞、主簿、司直，司议郎，舍人，文学，校书，正字，崇文馆校书，侍医，通事舍人，左、右春坊录事、主事，三寺丞、主簿，诸署令、丞，典仓署园丞，廐牧典乘，内坊典内及丞、典直，率府长史、录事诸曹参军、司阶、中候、司戈、执戟、校尉、旅帅、队正、队副、直长、千牛备身，亲、勋、翊府中郎将，兵曹三卫，王府文学，东西閤祭酒，掾、属、主簿、录事诸曹参军、行参军、典签，典军、执杖执乘亲事、校尉、旅帅、队正、队副，国令，大农尉、丞，公主邑令丞、邑司录事，河南应天及诸次府都督都府功曹、仓、兵曹参军，诸州司功、司仓、司兵参军，诸县丞，京县录事，诸镇仓曹、兵曹参军，戍主、戍副，关津令丞，并门下省城门、符宝郎，太常寺协律郎，军器监丞、主簿，太常寺郊社、太卜、廩牺，光禄寺太、官珍羞、良酝、掌醢，卫尉寺武器、守宫，太仆寺乘黄、典廐、典牧、车府，鸿胪寺典客、司仪，司农寺上林、太仓、钩盾、导官，太府寺诸市，少府监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将作监左校、中校、甄官署令丞、监膳，殿中省六局直长、食医、侍御、医司、医佐、掌辇、奉乘、司廩，太子典膳、典药、内直、典设、宫门郎并局丞，皆存其名而罕除者，绵不禄，惟常命官者载之。诸司主事、事皆存，而无士人为之。别置中书、枢密、宣徽院、三司及内庭诸司，沿旧制而损益焉。

建隆三年三月，有司上《合班仪》：“太师，太传，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东宫三太，嗣王，郡王，仆射，三少，三

京牧，大都督，大都护，御史大夫，六尚书，常侍，门下、中书侍郎，太子宾客，太常、宗正卿，御史中丞，左、右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丞，诸行侍郎，秘书监，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国子祭酒，殿中、少府、将作监，前任、见任节度使，开封、河南、太原尹，詹事，诸王傅，司天监，五府尹，国公，郡公，中都督，上都，护，下都督，庶子，五大都督府长史，中都护，副都护，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光禄等七少卿，司业，三少监，三少尹，少詹事，谕德，家令，率更令、仆，诸王府长史、司马，司天少监，起居郎、舍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补阙，拾遗，监察御史，郎中，员外郎，太常博士，五府少尹，五大都督府司马，通事舍人，国子、五经博士，都水使者，四赤县令，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殿中丞，六尚奉御，大理正，中允，赞善，中舍，洗马，诸王友，谏议参军，司天五官焉，凡杂坐之次，以此为准。

诏曰：“尚书中台，万事之本，而班位率比两省官；节度使出总方面，其检校官多至师傅、三公者，而位居九寺卿监之下，甚无谓也。其给事中、谏议、舍人，宜降于六曹侍郎之下；补阙次郎中、拾遗，监察次员外郎、节度使，升于中书侍郎之下。”乾德五年正月朔，乾元殿受朝，升节度使班在龙墀内金吾将军之上。

淳化三年八月，有司重定《合班仪》，诏升尚书令三师之上。四年，节度使升常侍之上，观察使在秘书监之上，防御、团练使在庶子之下，刺史在太子仆之下，又升诸行郎中于殿中侍御史之上，至道三年七月，令节度观察留后在给事中之上。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升两省侍郎班常侍之上。

天禧三年十一月，令节度使班中书侍郎之下。其序班及视

品之制，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宣徽使并班宰相后。枢密使不兼平章事者，立参知政事前，在宣徽使下。至道三年升在上。大中祥符九年九月，诏自今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并以先后为次。宣徽使同。资政殿大学士立文明殿学士之上。旧文明殿学士在枢密副使之上，太平兴国五年移在下。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在翰林学士下。建隆三年，令翰林学士班诸行侍郎下，官至丞、郎者在常侍上，至尚书者依本班。淳化五年，升丞、郎之上。枢密直学士同。龙图阁学士在枢密直学士上，龙图直学士在其下，仍少退。待制在知制诰之下。景德元年，初置待制，赴内朝，其五日起居，止叙本班。大中祥符二年，升侍知制诰，仍在其下。权三司使立知制诰上。带学士职者从本班。三司副使立少卿、监上。官高者从本班，并为内品职。官观副使立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上，其学士为者，止本班。判官立三司副使之下。知制诰以上为者，从本班。给、谏权御史中丞者，令正衙立中丞砖位。馀就本班。凡起复，皆如初授，在本官之末，亦有特旨令叙旧班者，内客省使视七寺大卿，景福殿使、客省使视将作监，引进使视庶子。宣庆使、四方馆使视少卿，宣政、昭宣、閤门使视少监。客省等副使视员外郎。皇城使以下诸司使视郎中，副使视太常博士。内殿承制视殿中丞，崇班及閤门祗候视赞善大夫，供奉官视诸卫率，侍禁视副率。殿直视著作佐郎，奉职、借职在诸州幕官上。枢密都承旨 在閤门使下，副承旨、诸房副承旨在诸司使下，逐房副承旨在洗马下。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并在节度使上，六统军、诸卫上将军在常侍下，乾德二年，令上将军在中书侍郎之下。淳化四年，升金吾、左右卫在尚书之下，仍于节度使之上叙。大将军在大监下，将军在少监下。仍在合门使之下，金吾立本班上。谓中郎将。诸卫率、副率在洗马下。凡内职，视朝官者在其下，

视京官者在其上。

皇亲之制：开宝六年，诏：“晋王位望俱崇，亲贤莫二，宜位在宰相之上。”太平兴国八年，楚王、广平郡王出阁，令宰相立亲王之上。天禧四年七月先天节，群臣上寿，宰相阙，命泾王元俨摄太尉。

景德中，皇侄武信军节度惟吉加同平章事。时驸马都尉石保吉先为使相，史馆引唐制，宗室在同品官上，遂升惟吉焉。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有司上《都亭驿酺宴位图》，皇从侄孙内殿崇班守节与从侄右卫将军惟叙等同一班。上曰：“族子诸父，膊可同列？”乃命重行设位。九年正月，兴州团练使德文言：“男侍禁承显赴起居，请在惟忠子从恪之上。”时从恪虽侄行，而拜职在前，遂诏宗正寺定《宗室班图》以闻。宗正言：“按《公式令》：朝参行立，职事同者先爵，爵又同者先齿。今请宗子官同而兄叔次第侄者，并虚一位而立。”天禧四年五月，左正言、知制诰张师德言：“奉诏知颍州，缘皇弟德雍见任本州防御使，其署衔望降规式。”中书门下言：“据御史台称，每大朝会立班，皇亲防御、团练、刺史次节度使下，稍退序立。”诏师德序署位德雍之下。其外官制置、发运、转运使副使，不限官品，著位并在提点刑狱之上。旧止从官，大中祥符七年，诏定其制。朝官知令、录在判官之上，京官在判官之下、推官之上。长史、司马、别驾在幕府官下、录事参军上，见长史庭参。监当朝官殿直以下，在通判、都监之下，判官之上。其通判与都监并依官次。京官奉职、借职监当者，依知令、录列在判官之下。元丰制行，参以寄禄官品高下，更革既多，别为班序。其后元祐、崇宁、大观、政和，复有增益更革者，别附于其下云。

至道二年，祠部员外郎主判都省郎官事王炳上言曰：

尚书省，国家藏载籍、典治教之府，所以周知天下地理广袤、风土所宜、民俗利害之事。当成周之世，治定制礼，首建六官，汉、唐因之。自唐末乱杂，急于经营，不遑治教，故金谷之政主于三司，曹名虽存，而其实亡矣。谨按：吏部四司，天官之职，掌文官选举，周知天下吏功过能否，考定升降之类；户部四司，司徒之职，掌邦五教，周知天下户口之数；礼部四司，宗伯之职，掌国五礼，辨仪式制度，周知天下祠典祠祀之类；兵部四司，司马之职，掌武人选举，周知天下兵马器械之数；刑部四司，司寇之职，掌国法令，周知天下狱讼刑名徒隶之数；工部四司，司空之职，掌国百工，周知天下封疆、城圻、山泽、草木、川渎、津渡、桥船、陂池之数。凡此二十四司所掌事务，各封图书，具载名数，藏之本曹，谓之载籍；所以周知天下事，由中制外，如指诸掌。

今职司久废，载籍散亡，惟吏部四司官曹小具，祠部有诸州僧道文帐，职方有诸州闰年图经，刑部有详覆诸州已决大辟案牒及勾禁奏状，此外多无旧式。欲望令诸州，每年造户口税租实行簿帐，写以长卷者，别写一本送尚书省，藏于户部。以此推之，其余天下官吏、民口、废置、祠庙、甲兵、徒隶、百工、疆畝、封洫之类，亦可以籍其名数，送尚书省，分配诸司，俾之緘掌；候期岁之后，文籍大备，然后可以振举官守，兴崇治教。望选大僚数人博通治体者，参取古今礼典及诸令式，与三司所受金谷、器械、簿账之类，仍详定诸州供送二十四司载籍之式。如此，则尚书省备藏天下事物名数之籍，如秘阁藏图书，太学藏经典，三馆藏史传，皆其职也。

太宗览奏，嘉之。诏尚书丞、郎及五品以上集议。

吏部尚书宋琪等上奏曰：“王者六官，法天地四时之柄，百官之本，典教所出，望委崇文院检讨六曹所掌图籍，自何年

不击都省，详其废置之始，究其损益之源，以期恢复。既而其议亦寝。

大中祥符九年，真宗与宰相语及尚书省制，言事者屡请复二十四司之制。杨砺尝言：“行之不难，但以郎官、诸司使同领一职，则渐可改作。”王旦曰：“唐设内诸司使，悉拟尚书省：如京，仓部也；庄宅，屯田也；皇城，司门也；礼宾，主客也。虽名品可效，而事任不同。唐朝诸司所领，惟京邑内外耳，诸道兵赋各归藩镇，非南宮一郎中、员外所能制也。朝廷所得三分之一，名曰上供，其他留州、留使之名，皆藩臣所有。今之三司即尚书省，故事尽在，但一毫所赋皆归于县官而仰给焉，故蠲放则泽及下，予赐则恩归上，此圣朝不易之制也。”

咸平四年，左司谏、知制诰杨亿上疏曰：

国家遵旧制，并建群司，然徒有其名，不举其职。只如尚书会府，上法文昌，治本是资，政典攸出，条目皆具，可举而行。今之存者，但吏部铨拟，秩曹详覆。自馀租庸筦榷，由别使以总领；尺籍伍符，非本司所校定。职守虽在，或事有所分；纲领虽存，或政非自出。丞辖之名空设而无违可纠，端揆之任虽重而无务可亲。周之六官，于是废矣，且如寺、监素司于掌执，台、阁咸著于规程，昭然轨仪，布在方册。国家虑铨拟之不允，故置审官之司；忧议谏之或滥，故设审刑之署；恐命令之或失，故建封驳之局，臣以为在于纪纲植立，不在于琴瑟更张。若辩论官材归于相府，即审官之司可废矣；详评刑辟属于司寇，即审刑之署可去矣；出纳诏命关于给事中，好封驳之局可罢矣。至于尚书二十四司各扬其职，寺、监、台、阁悉复其旧，按《六典》之法度，振百官之遗坠，在我而已，夫岂为难？如此则朝廷益尊，堂陛益严，品流益清，端拱而天下治者，由兹道也。

又以唐、虞之时，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汉益繁。施及有唐，六策咸在，自三公之极贵、九品之至微，著于令文，皆有员数。《传》云：“官不必备，惟其人。”盖阙之，斯可矣，若乃员外加置，苟非其材，故“灶下”、“羊头”，形于嘲咏，“斗量车载”，播厥风谣，国体所先，尤须慎重。窃睹班簿，员外郎及三百余人，郎中亦及百数，自余太常国子博士、殿中丞、舍人、洗马，俱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皆著引籍，不知职业之所守，多由恩泽而序迁。欲乞按唐制，应九品以上官并定员数。

又念昔者秦之开郡置守，汉以天下为十三部，命刺史以领之。自后因郡为州，以太守为刺史，降及唐氏，亦尝变更，曾未数年，又仍旧贯。今多命省署之职出为知州，又设通判之官以为副贰，此权宜之制耳，岂可为经久之训哉？臣欲乞诸州并置刺史，以户口多少置其奉禄，分下、中、上、紧、望、雄之等级，品秩之制率如旧章，与常参官比视阶资，出入更践，省去通判之目，但置从事之员，建廉察之府以统临，按輿地之图而区处。昔者兴国初，诏废支郡，出于一时；十国为连，周法斯在，一道署使，唐制可寻。至若号令之行，风教之出，先及于府，府以及州，州以及县，县及乡里。自上而下，由近及远，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纲而众目张，振领而群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废也明矣。臣欲乞复置支郡，隶于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运之统临，名分有伦，官业自举。

又睹唐制内外官奉钱之外，有禄米、职田，又给防閤、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数，岁收其课以资于家。本司又有公廩田、食本钱，以给公用。自唐末离乱，国用不充，百官奉钱并减其半，自馀别给一切权停。今君官于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于半奉三分之内，其二以他物

给之，鬻于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餬口之不及，岂代耕之足云？昔汉宣帝下诏云“吏能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无侵渔百姓难矣。遂加吏奉，著于策书。窃见今之结发登朝，陈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其禄也未尝有百石之入，不及汉之小吏。若乃左、右仆射，百僚之师长，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岂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后百官奉禄杂给，并循旧制，既丰其稍入，可责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员，理当减于旧费，乃唐、虞之制也。

凡品官，各设资考，课其殿最，归于有司，或历阶以升，或越次而补。国朝多以郊祀覃庆而稍迁官，考功之黜陟不行，士流之清浊无辨。陛下深鉴其弊，始务惟新。昨有事于明禋，但篇加于阶爵；虽矫前失，未振旧规。并乞依旧内外官各立考限，复令考功修举其职，每岁置使考校，以表尽公，资秩改迁，赏罚惩劝，一遵典故，以振滞淹。

又西汉以来，用秦武功之爵，惟列侯启封，或逾万户，至关内侯，或有食邑，不过数百家。自是因循，以至唐室，但食邑者率为虚设，言实封者岁入有差。迨及圣朝，并无所给，至于除拜之际，犹名数未移，空有食采之称，真同画饼之妄。欲乞依元和中所定实封条贯支給，削去虚邑，但行实食，以宠勋臣。又国家每属严禋，即覃大庆，叙封追赠，罔限彝章。乃至太医之微，司历之贱，率荷蓼萧之泽，亦疏石窌之封，恩虽出于殊常，职不循于经制。

又官勋之设，名品实繁，今朝散、银青，犹阙命服，护军、柱国，全是虚名，欲乞自今常参官，勋、散俱至五品者许封赠，官、勋俱至三品者许立戟。又五等之爵，施于贤才，虽有启封之称，曾无胙土之实。苴茅建社，固不可以遽行，翼子诒孙，亦足稽于旧典。内外官封至伯、子、男者，许荫子；至公、侯

者，许荫孙；封国公者许嫡子、嫡孙一人袭封。

又当今功臣之称始于德宗，扈跸将士并加“奉天定难功臣”之号，因一时之赏典，为万世之通规。近代以来，将相大臣有加至十馀字者，尤非经据，不可遵行，所宜削除，以明宪度。昔者讲求典礼，晋国以清，考核名实，汉朝称治。当文化诞敷之际，是旧间章咸秩之时，跂见太平，正在今日矣。

论者嘉之，然以因袭既久，难于骤革。

既而言者继请复二十四司之制。神宗既位，始命馆阁校《唐六典》，以摹本赐郡臣，而置局详定之。于是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易之以阶，元丰三年，详定所上《寄禄格》，会明常礼成，即用新制，迁近臣秩。初，新阶尚少，而转行者得以易。及元祐初，朝议大夫六阶以上始分左、右，绍圣中，罢之。崇宁初，自承直至将仕郎，凡换选人七阶，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阶。政和末，自从政至迪功郎，又改选人三阶，文阶始备；而武阶亦易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其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继又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阶，通为横班其后，复更开封守臣为尹牧，而内侍省悉仿机廷之号，六尚局之修，三降郎之建，及左辅、右弼、太宰、少宰之称，员既濫冗，名益繁杂，由是官有视秩，元丰之制，至此大坏。及宣和末，王 复请修《官制格目》，而边事起，讫不果成。

初，太平兴国八年五月，太宗作《戒谕百官辞》二通，以付閤门。一戒京朝官受任于外者，一戒幕职、州县官，朝辞对别日，令舍人宣示之，各缮写归所治，奉以为训焉。大中祥符元年，真宗以祥符降锡，述大中清净为治之道，申诫百官，又作《诫谕辞》二道，易旧辞，赐出使京朝官及幕职、州县官，其后，又作《文》、《武七条》。《文》，赐京朝官任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府军监、通判、知县者：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

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四曰责实，勿竞虚誉。五曰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武条》 赐牧伯泊诸司使而下任部署、钤辖、知州军县、都监、监押、驻泊巡检者：一曰修身，谓修饬其身，使士卒有所法则，二曰守职，谓不越其职，侵挠州县民政。三曰公平，谓均抚士卒，无有偏党。四曰训习，谓训教士卒，勤习武艺。五曰简阅，谓察视士卒，识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谓安抚士卒，甘苦皆同，当使齐心，无令失所。七曰威严，谓制驭士卒，无使越禁。仍许所在刊石或书厅壁，奉以为法。又以《礼记儒行篇》赐亲民厘务文臣，其幕职、州县官使臣赐敕戒砺。令崇文院刻板模印，送閤门，辞日分给之。

淳化元年，国子祭酒孔维上言：“中外文、武官称呼假借，逾越班制，伏请一切禁断。太宗命翰林学士宋白等议之。白等请：“自今文武台省官及卿、监、郎中、员外并呼本官，太常博士、大理评事并不得呼‘郎中’，诸司使、诸卫将军未领刺史者、及诸司副使不得呼‘太保’，供奉官以下不得呼‘司徒’，校书郎以下令、录事不得呼‘员外郎’，判、司、簿、尉不得呼‘侍御’，待诏、医官不得呼‘奉御’，其文武职事州县官，如有检校、兼、试、同正官者，称之。”

太宗时，郊祀行庆，群官率多进改。真宗初，右司谏孙何上言曰：“伏见国家抚有多方，并建众职。外则郡将、通守，朝士代行；关征、榷酤，使者兼掌；下至幕府职掾之微，或自朝廷选补而授。用人既广，推择难精。贡部上名，动逾千计；门资入仕，亦及百人。稍著职劳，即升京秩；将命而出，冗长尤多。每躬祀圆丘，诞敷霈泽，无贤不肖，并许叙迁。至使评

事、寺丞，才数载而通闺籍；赞善、洗马，不十年而登台郎。窃计今之班簿，台、省、宫、寺凡八百员，玉石混淆，名品猥滥。异夫《虞书》考绩、《周官》计治之法也。有唐旧制，郊禋庆宥，但进阶、勋而已，今若十年之内，肆赦相仍，必恐京僚过于胥徒，朝臣多于州县，岂惟连车平斗之刺，亦有败财假器之失。况禄廩所赋，皆自地征所来，须从民力，何必空竭公藏，附益私人。已授者腴削既难，未迁者防闲宜峻，古人所谓‘损无用之费，罢不急之官’，正在此也，伏愿降诏书，自今郊祀，群官一例不得迁陟，必若绩用有闻、才名夙著、自可待之不次，岂俟历阶而升。至于省并吏员，上系与夺。”时左司谏耿望亦以为言，故咸平二年亲郊，止加阶、勋，命有司考其殿最而黜陟之。然三年差遣受代，率皆考课引对，多获进改，罕有退黜，而官籍浸增矣。

绍兴以后合班之制

诸太师、太傅、太保 左丞相、右丞相 少师、少傅、少保 王枢密使 开府仪同三司 知枢密院事 参知政事 同知枢密院事 枢密副使 签书枢密院事太子太师、太傅、太保 特进 观文殿大学士 太尉 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 御史大夫 观文殿学士 资政、保和殿大学士 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 金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 左、右金吾卫上将军 左、右卫上将军 殿前都指挥使 节度使翰林学士承旨 翰林学士 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 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 左、右散骑常侍 权六曹尚书 御史中丞 开封尹 尚书列曹侍郎 枢密直学士 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直学士 宣奉、正奉、正议、通奉大夫 左、右骁卫、武卫、屯卫、领军卫、监门卫、千牛卫上将军 太子

宾客、詹事 给事中 承宣使 中书舍人 通议大夫 殿前副都指挥使 左、右谏议大夫保和殿待制 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待制权六曹侍郎 太中大夫 观察使 太常卿 宗正卿 秘书监 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 马、步副都指挥使 中大夫 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 中奉、中散大夫 内客省使 通侍大夫 枢密都承旨 国子祭酒太常少卿 宗正少卿 秘书少监 正侍、宣正、履正、协忠大夫 中侍、中亮大夫 太子左、右庶子 中卫、翊卫 亲卫大夫 知閤门事 殿前都虞候 马军都虚候 步军都虞候 防御使 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 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团练使 诸州刺史 左、右金吾以下诸卫大将军 驸马都尉 集英殿修撰七寺少卿 朝议、奉直大夫 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 尚书左、右司郎中 右文殿修撰 国子司业 少府、将作、军器监 都水使者 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 宣政使 拱卫大夫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 入内内侍省、内侍省副都知 昭宣使 左武大夫 同知閤门事右武大夫入内内侍省、内侍省押班 枢密承旨枢密副都承旨 起居郎起居舍人 侍御史 带御器械 尚书左、右司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 秘阁修撰 开封少尹。太子侍读、侍讲 尚书吏部、司封、司勋、考功、户部、度支、金部、仓部、礼部、祠部、主客、膳部、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郎中 开封府判官、推官 直龙图阁 朝请、朝散、朝奉大夫 直天章阁 殿中侍御史 左、右司谏左、右正言 符宝郎 内行宝郎 枢密副承旨 武功、武德、和安、春官、成和、夏官、成安、中官、成全、秋官、武显、武节、平和、冬官、武略、保安、武经、武义、武翼大夫 尚书诸司员外郎 直宝文阁 开封府司禄参军事

枢密院诸房副承旨 朝请、朝散、朝奉郎 直显谟阁 少府、将作、军器少监 诸卫将军 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中亮、中卫、翊卫、亲卫、拱卫、左武、右武郎 监察御史 直徽猷、敷文阁 承议郎 中郎将 翰林良医 武功、武德、和安、成和、成安、成全、武显、武节、平和、武略、保安、武经、武义、武翼郎 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太常丞 判太医局 宗正、大宗正 秘书丞 直秘阁 左右郎将 奉议郎 大理正 著作郎 閤门舍人宣赞舍人 翰林医官 翰林医效 翰林医痊 两赤县令 太子左右卫、司御、清道 监门、内率府率 七寺丞 秘书郎 太常博士 枢密院计议、编修官 敕令所删定官 陵台令 著作佐郎 国子监丞 诸王宫大小学教授 国子博士 大理司直、评事 训武、通直、修武郎、内常侍、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 监尚书六部门 开封府功曹仓曹户兵曹法曹土曹参军事、左右军巡使、判官 主管太医局 秘书省校书郎、正字亲王府记室 太史局五官正 御史台检法官、主簿 九寺主簿 閤门祗候 枢密院逐房副承旨 从义、秉义郎 太子诸率府副率干办左、右厢公事 忠训、忠翊、宣教郎 太学、武学、律学博士 太常寺奉礼郎、太祝、郊社令、籍田令 光禄寺太官令 五监主簿 宣义、成忠、保义、承事、承奉、承务郎 国子、太学正 武学谕 国子、太学录 律学正 太医局丞 京府判官 京府司录参军 承直郎 京畿县令 两赤县丞 三京赤县令 承节、承信郎 节度、观察判官 节度掌书记 观察支使 防御、团练判官 京府、节度、观察推官 军事判官 防御、团练、军事推官 军、监判官 节镇录事参军 京府诸曹参军事 军巡判官 儒林、文林、从事郎 京畿县丞 三京赤县丞上、中、下州录事参军事 三京畿县丞。

两赤县主簿、尉 诸州上中下县令、丞 从政郎 诸府司理、诸曹参军事节镇、上中下州司理、司户、司法参军 修职郎 京畿县主簿、尉三京赤县、畿县主簿、尉 诸州上中下县簿、尉 城砦主簿 马监主簿 迪功郎 诸州司士、文学、助教

为官职杂压之序。

官品 绍兴、乾道、庆元。先后修定，间有官、勋已从罢省，而令仍不废，今具载焉。

诸太师，太传，太保，左、右丞相，少师，少传，少保，王，为正一品。

诸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太子太师、太传、太保，嗣王，郡王，国公，为从一品。

诸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太尉，开国郡公，上柱国，为正二品。

诸银青光禄大夫，签书枢密院事，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少传、少保，御史大夫，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左右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殿前都指挥使，节度使，开国县公，柱国，为从二品。

诸宣奉、正奉大夫，观文殿学士，翰林、资政、保和殿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枢密直学士，左、右散骑常侍，权六曹尚书，上护军，为正三品。

诸正议、通奉大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开封尹，尚书列曹侍郎，诸卫上将军，太子宾客、詹事，开国侯，护军，为从三品。

诸通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常卿，宗正卿，秘书

监，诸卫大将军，殿前副都指挥使，承宣使，开国伯，上轻车都尉，为正四品。

诸太中大夫，保和殿、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侍制，左、右谏议大夫，权六曹侍郎，七寺卿，国子祭酒，少府、将作监，诸卫将军、轻车都尉，为从四品。

诸中大夫，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观察使，通侍、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大夫，开国子，上骑都尉，为正五品。

诸中奉、中散大夫，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内客省使，延福宫使，景福殿使，太子左、右庶子，枢密都承旨，中亮、中卫、翊卫、亲卫大夫，殿前马、步军都虞候，防御使，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团练使，诸州刺史，驸马都尉，开国男，骑都尉，为从五品。

诸朝议、奉直大夫，集英殿修撰，七寺少卿，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尚书左、右司郎中，国子司业，军器监，都水使者，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副都知，宣庆、宣政、昭宣使，拱卫、左武、右武大夫，入内内侍省、内侍省押班，枢密承旨、副承旨，骁骑尉，为正六品。

诸朝请、朝散、朝奉大夫，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右文殿、秘阁修撰，开封少尹，尚书诸司郎中，开封府判官、推官，少府、将作、军器少监，和安、成和、成安大夫，陵台令，飞骑尉，为从六品。

诸朝请、朝散、朝奉郎，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尚书诸司员外郎，侍讲，直龙图、天章、宝文阁，开封府司录参军事，枢密副承旨，枢密院诸房副承旨，武功至武翼大夫，成全、平和、保安大夫，翰林良医，太子侍读、侍讲，两赤县令，云

骑尉，为正七品。

诸承议郎，左、右正言，符宝郎，监察御史，直显谟徽猷、敷文阁，太常、宗正、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崇政殿说书，内符宝郎，正侍至右武郎，武功至武翼郎，和安至保安郎，翰林医官，閤门宣赞舍人，太子中舍人、舍人、诸率府率，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判太医局令，翰林医效、医痊，武骑尉，为从七品。

诸奉议、通直郎，七寺丞，秘书郎，太常博士，枢密院计议官、编修官，敕令所删定官，直秘阁，著作佐郎，国子监丞，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国子博士，大理司直、评事，训武、修武郎，内常侍，开封府诸曹参军事、军巡使、判官，京府判官，亦畿县令，两赤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令，太史局五官正，中书、门下省录事，尚书省都事，为正八品。

诸宣教、宣议郎，御史台检法官、主簿，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太常寺奉礼郎、太祝，太学、武学、律学博士，主管太医局，閤门祗候，枢密院逐房副承旨，东、西头供奉官，从义、秉义郎，太子诸率府副率，亲王府记室，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监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京府、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推官，诸州签判，节镇、上中下州录事参军，京府诸曹参军事、军巡判官，承直、儒林、文林、从事、从政、修职郎，京畿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丞，诸州上中下县令、丞，两赤县主簿，尉，诸府诸曹，节镇、上州诸司参军事，节度副使、行军司马，防御、团练副使，太史局丞、直长、灵台郎、保章正，翰林医愈、医证、医诊、医候，三省枢密院主事，守阙主事、令史、书令史，为从八品。

诸承事、承奉郎，理亲民资序者，从八品，承务郎准此。

殿头高品，郊社、籍田、太官令，国子太学正、录，武学谕，律学正，太医局丞，忠训、忠翊、成忠、保义郎，挈壶正，京畿县主簿、尉，三京赤县主簿、尉，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枢密院守阙书令史，为正九品。

诸承务郎，高班，黄门内品，承节、承信、迪功郎，中、下州诸司参军，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城砦、马监主簿，诸州司土、文学、助教，翰林医学，为从九品。

志第一百二十二

职官九（叙迁之制）

群臣叙迁 流内铨 流外出官 文散官 武散官 爵
勋 功臣检校官兼官 试秩 绍兴以后阶官

文臣京官至三师叙迁之制

诸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 有出身转大理评事，无出身转太常寺奉礼郎。内带馆职同有出身，后族、两府之家转太祝。

太常寺太祝，奉礼郎 有出身转诸寺、监丞，无出身转大理评事，内带馆职同有出身。

大理评事 有出身转大理寺丞，第一人及第转著作佐郎；无出身转诸寺、监丞。内带馆职同有出身。后族、两府之家，审刑院详议，刑部详覆、详断、检法、法直官，转光禄寺丞。

诸寺、监丞 有出身转著作佐郎，无出身转大理寺丞。内带馆职同有出身。

大理寺丞有出身转殿中丞，元出身转太子中舍。内带馆职同有出身，或转太子中允。后族、两府之家，审刑院详议，刑部详覆、详断，中书堂后官，转太子右赞善大夫。

著作佐郎有出身转秘书丞，内第一人及第太常丞；无出身转太子左赞善大夫。内带馆职同有出身。特旨转秘书郎、著作

郎、宗正丞。

太子左右赞善大夫、中舍、洗马 转殿中丞。内带馆职转太常丞。太子中允转太常丞，特旨转秘书郎、著作郎、宗正丞。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秘书郎 转太常博士，特旨转左、右正言，监察御史。宗正丞，无出身转国子博士。

殿中丞 有出身转太常博士，无出身转国子监博士。内带馆职同有出身。

太常、国子博士转后行员外郎，特旨转左、右司谏，殿中侍御史。

左、右正言 转左、右司谏，带待制已上职转起居舍人。

监察御史 转殿中侍御史。

后行员外郎 转中行员外郎，特旨转起居舍人、侍御史。

左、右司谏 转起居郎、起居舍人，带待制已上职转吏部员外郎。

殿中侍御史 转侍御史。

中行员外郎 转前行员外郎。

起居郎，起居舍人 转兵部员外郎，带待制已上职转礼部郎中。

侍御史 转同封员外郎。

前行员外郎 转后行郎中。

后行郎中 转中行郎中。

中行郎中 转前行郎中。

右常调转员外郎者转右曹。内有出身自屯田，无出身自虞部，赃罪叙复人自水部转。水部 司门 库部 虞部 比部 驾部 屯田 都官 职方

任发运、转运使副，三司、天封府判官，侍读，侍讲，天章阁侍讲，崇政殿说书、开封府推官、府界提点，三司子司主

判官，大理少卿，提点刑狱，提点铸钱监，诸王府翊善、侍读、记室，中书提点五房公事堂后官转左曹。内有出身自祠部，无出身自主客，堂后官自膳部转。膳部 仓部 考功 主客 金部司勋 祠部 度支 司封

任发运、转运使副，三司、开封府判官，左曹转左名曹。内无出身只转祠部、度支、司封，有出身合转右名曹，准此。任三司副使，知杂，修撰，修起居注，直舍人院，转左名曹。工部 刑部兵部

带待制已上职，左右曹、右名曹转左名曹，仍隔一资超转。中行郎中转左、右司郎中。

户部转左司，刑部、度支、金部、仓部、都官、比部、司门转右司。礼部户部 吏部

前行郎中 有出身转太常少卿，无出身转司农少卿，内见任左曹卫尉少卿，带待制已上职转右谏议大夫。

左、右司郎中 带待制已上职转谏议大夫。左司转左谏议，右司转左谏议，带翰林学士者，转中书舍人。

卫尉、司农少卿 转光禄少卿，带馆职转光禄卿。

光禄少卿 转司家卿，带馆职转光禄卿。

太常少卿 转光禄卿，任三司副使、修撰，取旨。

司家卿 转少府监，带馆职转光禄卿。

少府监 转卫尉卿，带馆职转光禄卿。

卫尉 转光禄卿。

光禄卿 转秘书监。

秘书监 转太子宾客。

中书舍人 转礼部侍郎。

谏议大夫 转给事中。

给事中 转工部侍郎，带翰林学士已上职转礼部侍郎。

太子宾客 转工部侍郎。

工部侍郎 转刑部侍郎，两府转户部侍郎，宰相转兵部侍郎。

礼部侍郎 转户部侍郎，宰相转吏部侍郎。

刑部侍郎 转兵部侍郎，两府转吏部侍郎，宰相转礼部尚书。

户部侍郎 转吏部侍郎，宰相转礼部尚书。

兵部侍郎 转右丞，两府转左丞，宰相转礼部尚书。

吏部侍郎 转左丞，宰相转礼部尚书。

左、右丞 转工部尚书，两府转礼部尚书。

工部尚书 转礼部尚书，两府转刑部尚书。

礼部尚书 转刑部尚书，两府转户部尚书。

刑部尚书 转户部尚书，两府转兵部尚书。

户部尚书 转兵部尚书，两府转吏部尚书。

兵部尚书 转吏部尚书，两府转太子少保，宰相转右仆射。

吏部尚书 转太子少保，宰相转左仆射。

太子少保 转太子少傅。

右仆射 转左仆射。

太子少傅 转太子少师。

左仆射 转司空。

司空 转司徒。

太子少师 转太子太保

司徒 转太保。

太子太保 转太子太傅。

太子太傅 转太子太师。

太子太师 转傅太保。

太保 转太傅。

太傅 转太尉。

太尉 转太师。

太师 太师、太傅、太保谓之三师，太尉、司徒、司空谓之三公。凡除授，则自司徒迁太保，自太傅迁太尉，检校亦如之。治平三年，翰林学士贾黯奏：“近者皇子封拜，并除检校太傅。臣按官仪，自后魏以来，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国朝因之。《六典》曰：‘三师，训导之官也。’盖天子之所师法。今皇太子以师傅名官，于义弗安，莫甚于此，盖前世因循，失于厘正。臣愚以谓自今皇子及宗室卑者除官，并不可带师傅之名，随其叙迁改授三公之官。”诏候将来因加改正。自此，皇子及宗室卑行，遂不除三师官。

宋初，台、省、寺、监官犹多莅本司，亦各有员额资考之制，各以曹署闲剧著为月限，考满则迁，庆恩止转阶、勋、爵、邑。建隆二年，始以右监门卫将军魏仁洙为右神武将军，水部员外郎朱洞为都官员外郎，监察御史李铸为殿中侍御史，以仁洙等掌鞠、领关征外有羨也。自是，废岁满叙迁之典。是后，多掌事于外，诸司互以他官领之，虽有正官，非别受诏亦不领本司之务。又官有其名而不除者甚众，皆无定员、无月限，不计资品，任官者但常食其奉而已。时议以近职为贵，中外又以差遣别轻重焉。

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叙迁之制 三班借职以下，亦有磨勘转官法，缘未受真命，今不具录。

三班借职 转三班奉职。

三班奉职 转右班殿直。

右班殿直 转左班殿直。

左班殿直 转右侍禁

右侍禁 转右侍禁。

左侍禁 转西头供奉官。

西头供奉官 转东头供奉官。

东头供奉官 转内殿崇班。

内殿崇班 转内殿承制。

内殿承制 制转供备库使，有战功转礼宾副使，特旨东西染院、西京作坊副使，有战功，并谓曾经 转官酬奖。

供备库使 转西京左藏库副使，有战功转如京副使。

礼宾副使 转崇仪副使，有战功转洛苑副使。

西染院副使 转如京副使，有战功转内园副使。

东染院副使 转洛苑副使，有战功转六宅副使。

西染院使 转如京使，有战功转内园使。

东染院使 转洛苑使，有战功转文思使。

西京作坊使 转文思使，有战功转庄宅使。

西京左藏库使 转六宅使，有战功转西作坊使。

崇仪使 转六宅使，有战功转西作坊使。

如京使 转庄宅使，有战功转东作坊使。

洛苑使 转西作坊使，有战功转左藏库使。

内园使 转东作坊使，有战功转内藏库使。

文思转 转左藏库使，有战功转右骐驎使。

六宅使 转内藏库使，有战功转左骐驎使。

庄宅使 转右骐驎使，有战功转宫苑使。

西作坊使 转左骐驎使，有战功转宫苑使。

东作坊使 转宫苑使。

左藏、内藏、左右骐驎、宫苑使 并转皇城使。

皇城使 转遥郡刺史。凡已上使、副，除皇城系东班，馀并西班。其东班翰林以下十九司使、副，虽有见在官及迁转法，并授伎术官。

遥郡刺史 转遥郡团练使，特旨转正刺史。

遥郡团练使 转遥郡防御使，特旨转正团练使。

刺史 转团练使。

团练使，遥郡防御使 转防御使。

防御使 转观察使。

观察使 转节度观察留后。

节度观察留后 转节度使。

节度使

武臣自通事舍人转横班例

通事舍人 转西上閤门副使。其东上閤门副使，非特恩不迁。

东、西上閤门副使 转引进副使。

引进副使 转客省副使。

客省副使 转西上閤门使。

西上閤门使 转东上閤门使。

东上閤门使 转四方馆使。

四方馆使 转引进使。

引进使 转客省使。

客省使

右内客省使至閤门使谓之横班，皇城使以下二十名谓之东班，洛苑使以下二十名谓之西班，初犹有正官充者，其后但以检校官为之，或领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景祐元年诏：“副使自今改正使，于本额下五资迁之。”旧无定员，庆历四年诏：“客省、引进、四方馆使各一人，东、西上閤门使共四人，閤门、引进、客省副使共六人，閤门通事舍人八人。”治平二年，枢密院奏：“嘉祐三年诏：‘非军职当罢、横行岁满当迁及有战功殊绩，皆不得除正任。当迁，则改州名，或加检

校官、勋、封，食邑。'自降诏以来，正任刺史以上绝升进之望。今欲因知藩要州郡，或路分总管，如再经改州名或加检校官、勋、封食邑已及十年者，与迁官，至节度观察留后止。又客省、引进、四方馆旧置使三员，东、西上閤门旧置使四员，今并增为六员。閤门、引进、客省，旧制副使六员，今并增为八员。閤门旧通事舍人八员，今增为十员。凡所增置，须见任官当迁及有阙乃补。其皇城使改官及七年，如曾历边任、有本路监司总管五人已上共荐者，欲除遥郡刺史至遥郡防御使止。”诏：“自今皇城、宫苑副使当磨勘者，各于本班使额自下升五资改诸司使。其自左藏库副使已上因酬奖及非次改官者，听如旧。余皆从枢密院之请。”初，英宗谓执政曰：“诸司副使改转使，当从供备库使始，今对行升五资，太优。”于是合议条奏而为此例。

宗室自率府副率至侍中叙迁之制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 转太子右监门率府率。

太子右监门率府率 转右千牛卫将军。

右千牛卫将军 转右监门卫大将军。

右监门卫大将军 转遥郡刺史。

遥郡刺史 转遥郡团练使，继诸王后、见封国公及特旨，即转正刺史。

遥郡团练使 转遥郡防御使。继诸王后、见封国公及特旨，即转正团练使。

刺史 转团练使

团练使 转防御使

防御使 转观察使。

观察使 转节度观察留后。

节度观察留后 转节度使，特旨转左、右卫上将军。

左、右卫上将军节度使 转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转节度使兼侍中。

节度使兼侍中。

内臣自皇城使特恩迁转例 合该磨勘，并临时用例，取旨改转。

皇城使 转昭宣使。国朝亦有外官为昭宣使者。

昭宣使 转宣政使。

宣政使 转宣庆使。

宣庆使 转景福殿使。

景福殿使 转延福宫使。

延福宫使 凡不转昭宣已上五使者，并转遥郡。

入内内侍省内臣叙迁之制。

祗候班 虽有转官法，近年无迁转之人，惟叙官者一级当一官，内侍省同。

北班内品 转后苑散内品。

后苑散内品 转后苑勾当事内品

后苑勾当事内品 转后苑内品。

后苑内品 转把门内品。

把门内品 转入内内品。

入内内品 转贴祗候内品。

贴祗候内品 转祗候小内品。

祗候小内品 转祗候内品。

祗候内品 转祗候高班内品。

祗候高班内品 转祗候高品。

祗候高品 转祗候殿头。

祗候殿头

右系责降及责降人保引。

内待班 转黄门。

黄门 转高班。

高班 转高品。

高品 转殿头。

内侍殿头 转内西头供奉官。

内西头供奉官 转内东头供奉官。

内东头供奉官 东头供奉官已上转官，依外官。

内侍省内臣叙迁之制。

祗候班

后苑散内品 转散内品。

散内品 转北班内品。

北班内品 转后苑勾当事内品。

后苑勾当事内品 转后苑内品。

把门内品、后苑内品 转内品。

内品 转贴祗候内品。

贴祗候内品 转祗候内品。

祗候内品 转祗候高班内品。

祗候高班内品 转祗候高品。

祗候高品

右系责降及责降人保引 亦有非卖降由奏荐而除者。入内侍省同。

内侍班

黄门 转高班。

高班 转高品。

高品 转殿头。

殿头 转内西头供奉官。

内西头供奉官 转内东头供奉官。

内东头供奉官 东头供奉官已上转官，依外官例。

右宋初以来，内侍未尝磨勘转官，唯有功乃迁。至景祐中，诏：“内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勤劳，经十年未尝迁者，奏听旨。”犹无磨勘定格也。庆历以后，其制渐隳。黄门有劳至减十五年，而入仕才五七年有劳至高品已上者，两省因著十年磨勘之例，而减年复在其中。嘉祐六年，枢密院始议厘革。乃诏：“内臣入仕并三十年磨勘，已磨勘者，其以劳得减年者毋得过五年。”

选人选京官之制

有出身：

判、司、簿、尉，七考除大理寺丞。不及七考，光禄寺丞。不及五考，大理评事。不及三考，奉礼郎。

初等职官，知令、录，六考除大理寺丞。不及六考，光禄寺丞。不及三考，大理评事。

两使职官，知令、录，六考除著作佐郎。不及六考，大理寺丞。不及三考，光禄寺丞。

支、掌、防、团判官，六考除太子中允。不及六考，著作佐郎。

节、察判官，六考除太常丞，不及六考，太子中允。

无出身：

判、司、簿、尉，七考除卫尉寺丞。不及七考，大理评事。不及五考，奉礼郎。不及三考，守将作监主簿。

初等职官，知令、录，六考除卫尉寺丞。不及六考，大理评事。不及三考，奉礼郎。

两使职官，知令、录，六考除大理寺丞。不及六考，卫尉寺丞，不及三考，大理评事。

支、掌、防、团判官，六考除著作佐郎。不及六考，大理寺丞。

节、察判官，六考除太子中允。不及六考，著作佐郎。

吏部流内铨诸色入流及循资磨勘选格入流

有出身：

进士、明经入望州判、司，次畿簿、尉。

《九经》入紧州判、司，望县簿、尉。

诸科、《五经》、《三礼》、《三史》、《三传》，今虽无此科，缘见有逐色人。明法入上州判、司，紧县簿、尉。

学究、武举得班行人换授，入中州判、司，上县簿、尉。

无出身：

太庙齐郎 旧室长同。入中下州判、司，中县簿、尉。

郊社齐郎、旧掌坐同。试衔白衣送铨注官，司士、文学、参军、长史、司马、助教得正官，并班行试换文资，入下州判、司，中下县簿、尉。

三色人：

摄官入小县簿、尉。

进纳授试衔，入下州判、司，中下县簿、尉。”

授太庙齐郎，入中州判、司，中县簿、尉；流外入下县簿、尉。

已上并许超折地望注授。

循资

常调：

判、司、簿、尉有出身两任四考，无出身两任五考，摄官出判、司三任七考，并入录事参军。但有举主四人或有合使举主二人，并许通注县令，流外出身四任十考，入录事参军。内系驱使官、沿堂五院人，只注大郡判、司，大县簿、尉。进纳出身三任七考，曾省试下第二任五考，入下州令、录，仍差监当。

酬奖：

判、司、簿、尉初任循一资入知令、录，次任二考已上入正令、录。

知令、录循一资入初等职官，正令录入两使职官。

初等职官循一资入两使职官，两资入支、掌、防、团判官，三资入节、察判官。

恩例：

判、司、簿、尉用祖父五路及广、桂知州带安抚。并知成都府、梓州及川、广转运提刑等恩例陈乞，循入试衔知县，仍差监当。

奏荐：

判、司、簿、尉。

举职官，有出身四考、有举主三人，移初等职官，仍差知县。有出身四考、无出身六考注初等职官。有出身六考、无出身七考注两使职官。

举县令，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摄官出身六考、有举主三人，进纳出身六考、有举主四人，流外出身三任七考、有举主六人，并移县令。内流外人入录事参军。

令、录系举人入，任内有京官举主二人，循两使职官、知县。

初等职官、知县系举人入，任内有京官职举主二人，循两使职官，如愿知县者听。

磨勘：

判、司、簿、尉七考，知令、录、职官六考，有京官举主五人，内一员转运使、副或提刑，并磨勘引见，转合入京朝官。

两使职官、知县系举人入，并因举循入，任内有京官举主二人，磨勘引见，转合入京官。

令、录流外出身，系举人入，任内有班行举主三人，磨勘引见，改换班行。

差摄：

长史、文学 两举进士 三举诸科 特恩与摄官

已上，广南东路长史、文学与举人，中半差摄；西路长史、文学七分，举人二分，特恩摄官一分。

试补：

正额及额外摄官并试公案，以合格名次高下差摄。内试不中及不能就试者，并在试中人之下。

解发：

入额人一任实满四年与解发。如差监当、监税，即以二年为一任，理两摄，并解发赴铨。海北摄官差往海南，减一年。犯公罪展摄二年，监当亏少课利罚半月奉者，添摄一任，罚一月奉者添摄两任。

流外出官法

尚书省 书令史、都省二十四司、礼部贡院、吏部流内铨、官诰院七选，都省敕库、兵部甲库八选，诸司驱使官、都省散官十九选，贡院散官十八选：并补正名后理，或酬奖，减一等出簿、尉。

门下省 白院令史七选，画头、书院、甲库令史赞者八选，并补正名后理；驱使官九选，授勒留官后理：并出簿、尉。中书省 白院令史七选，甲库令史八选，并补正名后理；驱使官九选，授勒留后理，并出簿、尉。学士院录事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奉职。孔目官遇大礼，从上出一名，不遇大礼七选；驱使官遇大礼，从上三人并出簿、尉，不遇恩十选，并授勒留官后理。

御史台 令史七选补正名，驱使官九选授勒留官，并出簿、

尉。引赞官补正名后，遇大礼出录事参军。试中刑罚人充主推，五年出奉职。书史五年，出借职。系诸处取到人充主推，八年出借职。书史出三班差使。

三司 三部都孔目官三年出西头供奉官；前、后行入仕三十年已上，遇大礼，从上各出二人，前行出奉职，后行出借职；子司勾覆、开拆官五年出左、右班殿直，前、后行出二人。同三部衙司都押衙三年出奉职，衙佐三年出借职；通引官行首司五年出奉职：并补正名后理。

开封府 孔目官补正名后理，五年出右班殿直。左知客押衙六年、通引官左番行首七年的出奉职，并补正名后理。支计官、勾覆官、开拆官、接押官出奉职，诸司行首前行出借职，并遇大礼，以入仕及三十年已上者三人出职。

殿前司 孔目官五年出右侍禁，通引官行首三年出奉职，并补正名后理。

马步军司 孔目官五年出右班殿直，通引官行首三年出借职，并补正名后理。

入内、内侍两省 前、后行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奉职。

大宗正司 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借职。

三班院 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五年出奉职。

审官院 令史授勒留官后理，七年出簿、尉。

九寺 府史，太常、大理寺七选；宗正、光禄、太府、太仆、卫尉、鸿胪、司农寺十选；驱使官十九选；宗正司楷书八选：并补正名后理，出簿、尉。

诸监 都水监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奉职。少府、将作监府史十选，国子监八选，司天监礼生、历生选，少府，将作监驱使官十九选：并补正名后理，出簿、尉。

群牧司 都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奉职。

客省 行首补正名后理三年，勾押官五年，并出奉职。承受并驱使官授勒留官后理，七选出簿、尉。

四方馆 书令史补正名后理，八选；表奏官、驱使官授勒留官后理，九选，并出簿、尉。

閤门 行首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右侍禁。承受授勒留官后理，七选出簿、尉。

太常礼院 礼直官自补副礼直官后，六经大礼，出西头供奉官。礼生补正名后理，六选出簿、尉。

审刑院 充本院书令史后理，六选出簿、尉。

秘书殿中省 令史、楷书并补正名后理，八选出簿、尉。

起居院 楷书八选、驱使官十九选，并补正名后理，出簿、尉。

崇文院 孔目官补正名后理，遇大礼，出奉职。

三馆 孔目官、四库书直官八选，楷书七选，书直、书库、表奏官九选，守当官十选，并授勒留官后理；楷书补正名后理：并出簿、尉。

秘阁 典书、楷书并补正名后理，七选出簿、尉。

军头引见司 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五年出右班殿直。

皇城司 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奉职。

内东门司 押司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借职。

管勾往来国信所 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奉职。

翰林司 专知官三年界满，大将，出奉职。

内藏库 专知官三年界满，出借职。

御药院 押司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借职。

御书院 待诏五年出左班殿直，书艺十年出右班殿直，御书祗候十五年出借职，并补正名后理。

进奏院 进奏官补正名后理，十五年遇大礼，无过犯，从

上五人出职。有过犯经洗雪，曾经决责，出借职。人数无定限。

进厨 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职。

金吾街司、仗司 孔目官，表奏、勾押、驱使官，并补正名后理，十九选出簿、尉。文臣换右职之制

秘书监 换防御使。

大卿、监 换团练使。

秘书少监，太常、光禄少卿 换刺史。

少卿、监 换皇城命名、遥郡刺史。

带职郎中 换閤门使。

前行郎中 换宫苑使。

中行郎中 换内藏库使。

后行郎中 换庄宅使。

带职前行员外郎前行员外郎并 并换洛苑使。

带职中行员外郎，起居舍人，侍御史，中行员外郎 并换西京作坊使。

带职后行员外郎，左、右司谏，殿中侍御史，后行员外郎 并换供备为使。已上并带遥郡刺史。

带职博士，左、右正言，监察御史 换閤门副使。

太常博士 换内藏库副使。

国子博士 换左藏库副使。

太常丞 换庄宅副合，

秘书丞 换六宅副使。

殿中丞，著作郎 换文思副使。

太子中允 换礼宾副使。

太子左右赞善大夫、中舍、洗马 换供备库副使。

秘书郎，著作佐郎 换内殿承旨。

大理寺丞 换内殿崇班。

诸司监丞，节度、观察判官 换东头供奉官。

大理评事，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 换西头供奉官。

太常寺太祝，奉礼郎 换左侍禁。

初等职官，知令、录并两使职官，防御、团练判官，令、录未及三考换左班殿直。

初等职官，知令、录未及三考 换右班殿直。

判、司、簿、尉 换三班奉职。

试衔齐郎并判、司、簿、尉未及三考 换三班借职，已上京官至太常丞带职，加一资换。

右文官换右职者，除流外、进纳及犯私罪情重并赃罪外，年四十以下并许试换右职。三班使臣补换及三年、差使及五年，方许试换。已上并召京朝官或使臣二人委保。其文臣待制、武臣观察使已上原换官，取旨。

绍兴复修试换之令，淳熙增广尚左、尚右、待左、侍右换官之格，列而书之，以见新式。若中大夫而下文臣换官。仍政和旧制，则不书。

诸训武郎至进武校尉，不曾犯赃私罪及笞刑经决而愿换文资者，听召保官二员，具家状连保状二本，诣登闻鼓院投进乞试。外任人候替罢就试。文资换武者听。准此，即授小使臣后未及三年，授进武校尉后未及五年，三省、枢密院书令史以下授使臣、进武校尉；若保甲及试武艺并进纳、流外出身，不用此令。诸武臣试换文资，于《易》、《诗》、《周礼》、《礼记》各专一经，仍兼《论》、《孟》；原试诗赋及依法官条试断案、《刑统》大义者，听。

换官：尚右，训武、修武郎换宣教郎。侍左，承直郎换从义郎。文林、从政郎奏 举职官、知县同。换忠翊郎，未满三考成忠郎。从事、修职换成忠郎，未满三考保义郎。迪功郎换

成节郎，未满三考承信郎。将仕郎换承信郎，侍右，从义郎换宣义郎。秉义郎换承事郎。忠训郎换承奉郎。忠翊郎换承务郎。成忠郎换从事郎。保义郎换修职郎。承节、承信郎换迪功郎。进武校尉、进义校尉换将仕郎。荫补换使臣。承奉郎换忠翊郎。承务郎换成忠郎。文林郎换保义郎。从事、从政、迪功、通事郎换成节郎。登仕、将仁郎换承信郎。

文散官二十九

开府仪同三司 从一 特进 正二 光禄大夫 从二

金紫光禄大夫 正三 银青光禄大夫 从三 正奉大夫 正

四上阶

中奉大夫 正四 太中大夫 从四上阶 中大夫 从四

中散大夫 正五上 朝奉大夫 正五 朝散大夫 从五上

朝请大夫 从五 朝奉郎 正六上 承直郎 正六

奉直郎 从六上 通直郎 从六 朝请郎 正七上

宣德郎 正七 朝散郎 从七上 宣奉郎 从七

给事郎 正八上 承事郎 正八 承奉郎 从八上

承务郎 从八 儒林郎 正九上 登仕郎 正九

文林郎 从九上 将仕郎 从九

右朝官阶、勋高，遇恩加八大夫。

武散官三十一

骠骑大将军 从一 辅国大将军 正二上 镇国大将军

正二

冠军大将军 正三上 怀化大将军 正三 云麾将军 从三上

归德将军 从三 忠武将军 正四上 壮武将军 正四

宣威将军 从四上 明威将军 从四 定远将军 正五上

宁远将军 正五 游骑将军 从五上 游击将 从五

昭武校尉 正六上 昭武副尉 正六 振威校尉 从六上

振威副尉 从六 致果校尉 正七上 致果副尉 正七
 翊麾校尉 从七上 翊麾副尉 从七 宣节校尉 正八上
 宣节副尉 正八 御武校尉 从八上 御武副尉 从八
 仁勇校尉 正九上 仁勇副尉 正九 陪戎校尉 从九上
 陪戎副尉 从九

右文散官阶上经恩加一阶，郎阶上京朝官加五阶，选人加一阶，武散官冠军大将军、使相、节度使起复，改授游击将军，虽中书主事、诸司吏人加授，亦无累加法，馀不常授。已上文武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绯，九品已上服绿。

《元丰寄禄格》以阶易官，杂取唐及国朝旧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定为二十四阶，崇宁初，因刑部尚书邓洵武请，又换选人七阶。大观初又增宣奉、正奉、中奉、奉直等阶。政和末，又改从政、修职、迪功，而寄禄之格始备。自开府至迪功凡三十七阶。

新官旧官

开府仪同三司使相谓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或同平章事特进左、右仆射

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

银青光禄大夫五曹尚书

光禄大夫左、右丞

宣奉大夫 大观新置。

正奉大夫 大观新置。

正议大夫六曹侍郎

通奉大夫 大观新置。

通议大夫给事中

太中大夫右、右谏议大夫

中大夫 秘书监

中奉大夫 大观新置。

中散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

朝议大夫太常卿、少卿，左、右司郎中

奉直大夫 大观新置。

朝请大夫前行郎中

朝散大夫中行郎中

朝奉大夫后行郎中

朝请郎 前行员外郎，侍御史

朝散郎 中行员外郎，起居舍人

朝奉郎 后行员外郎，左、右司谏

承议郎 左、右正言，太常、国子博士

奉议郎 太常、秘书、殿中丞，著作郎

通直郎 太子中允、赞善大夫、洗马

宣教郎 著作佐郎，大理寺丞

元丰本"宣德"，政和避宣德门改。

宣义郎 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

承事郎 大理评事

承奉郎 太祝，奉礼郎

承务郎 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

承直郎 留守、节察判官

儒林郎 节察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

文林郎 留守、节察推官，军、监判官

从事郎 承直至此四阶，并崇宁初换。防、团推官，监判官

从政郎崇 宁通仕，政和再换。录事参军，县令

修职郎 崇宁登仕，政和再换。知录事参军，知县令

迪功郎 崇宁将仕，政和再换。军巡判官，司理，司法，

司户，主簿、尉

国朝武选，自内客省至閤门使、副为横班，自皇城至供备库使为诸司正使，副为诸司副使，自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职为使臣，元丰未及更，政和二年，乃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六年，及增置宣正、履正、协忠、翊卫、亲卫大夫郎，凡十阶，通为横班。自太尉至下班祇应，凡五十二阶。

新官 旧官

太尉 政和新置，以太尉本秦之主兵官、遂定为武阶之首。

通侍大夫 内客省使

正侍大夫 延福宫使

宣正大夫 履正大夫

协忠大夫 并政和新置。

中侍大夫 景福殿使

中亮大夫 客省使

中卫大夫 引进使

翊卫大夫

亲卫大夫

拱卫大夫 并政和增置。

左武大夫 东上閤门使

右武大夫 西上閤门使

正侍郎

宣正郎

履正郎

协忠郎

中侍郎 并政和增置。

中亮郎客省副使

中卫郎引进副使

翊卫郎

拱卫郎 并政和增置。

左武郎东上閤门副使

右武郎西上閤门副使

武功大夫 皇城使

武德大夫 宫苑、左右骐驎、内藏库使

武显大夫 左藏库、东西作坊使

武节大夫 庄宅、六宅、文思使

武略大夫 内园、洛苑、如京、崇仪使

武经大夫 西京左藏库使

武义大夫 西京作坊、东西染院、礼宾使

武翼大夫 供备库使

武功郎皇城副使

武德郎宫苑、左右骐驎、内藏库副使

武德郎左藏库、东西作坊副使

武节郎庄宅、六宅、文思副使

武略郎内园、洛苑、如京、崇仪副使

武经郎西京左藏库副使

武义郎西京作坊、东西染院、礼宾副使。

武郎翼供备库副使

敦武郎内殿承制

修武郎内殿崇班

从义郎东头供奉官

秉义郎西头供奉官

忠训郎左侍禁

忠翊郎右侍禁

成忠郎左班殿直

保义郎右班殿直

承节郎三班奉职

承信郎三班借职

下班祇应 殿侍

元丰官制定，有请并易内侍官名者，神宗曰：“祖宗为此名，有深意，岂可轻议？”政和二年，始遂改焉。凡十有二阶。

新官 旧官

供奉官内东头供奉官

左侍禁内西头供奉官

右侍禁殿头

左班殿直 高品

右班殿直 高班

黄门 黄门

祇候侍禁 祇候殿头

祇候殿直 祇候高品

祇候黄门 祇候高班内品

内品

祇候内品

贴祇候内品 已上三名仍旧不改。

政和初，既易武阶，遂改医官之名，凡十有四阶。

新官旧官

和安、成和、成安、成全大夫 军器库使

保和大夫西绫锦使

保安大夫榷易使

翰林良医翰林医官使

和安、成和、成安、成全郎军器库副使

保和郎 西绫锦副使

保安郎 樵易副使

翰林医正翰林医官副使

凡除职事官，以寄禄官品之高下为准：高一品已上为行，下一品为守，下二品已下为试，品同者否。绍圣三年，户部侍郎吴居厚言：“神宗官制，凡台、省、寺、监之制，有行、守、试三等之别。元祐中，裁减冗费，而职事官带行者第存虚名而已，请付有司讲复旧制。”从之。四年，翰林学士蒋之奇言：“所谓试，则非正官也。今尚书、侍郎皆正官，而谓之试，失之矣。如以其阶卑，则谓之守可也。臣请凡为正官者皆改试为守。”崇宁中，吏部授选人差遣，亦用资序高下分行、守、试三等。政和三年，诏选人在京职事官，依品序带行、守、试，其外任则否。宣和以后，官高而仍旧职者谓之领，官卑而职高者谓之视，故有庶官视从官，从官视执政，执政视宰相。凡道官亦视文阶云。

爵一十二

王 嗣王 郡王 国公 郡公 开国公 开国郡公 开国县公 开国侯 开国伯 开国子 开国男

右封爵，皇子、兄弟封国，谓之亲王。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宗室近亲承袭，特旨者封郡王，遇恩及宗室祖宗后承袭及特旨者封国公。馀宗室近亲并封郡公。其开国公、侯、伯、子、男皆随食邑：二千户已上封公，一千户已上封侯，七百户已上封伯，五百户已上封子，三百户已上封男。见任、前任宰相食邑、实封共万户。嗣王、开国郡公、县公后不封。

勋一十二

上柱国 柱国 上护军 护军 上轻车都尉 轻车都尉 上骑都尉

骑都尉 骁骑尉 飞骑尉 云骑尉 武骑尉

右骑都尉已上，两府并武臣正任已上经恩加两转，文武朝官加一转。武骑尉已上，京官加一转，朝官虽未至骁骑尉，经恩亦便加骑都尉。

功臣

推忠 佐理 协谋 同德 守正 亮节

翊戴 赞治 崇仁 保连 经邦

右赐中书、枢密臣僚。宰相初加六字，馀官初加四字，其次并加两字，旧有功臣者改赐。

推忠 保德 翊戴 守正 亮节 同德

佐运 崇仁 协恭 赞治 宣德 纯诚

保节 保顺 忠亮 竭诚 奉化 效顺

顺化

右赐皇子、皇亲、文武臣僚、外臣 初加四字，次加两字。

拱卫 翊卫 卫圣 保顺 忠勇 拱极 护圣 奉庆
果毅 肃卫

右赐诸班直将士禁军初加二字，再加亦如之。

检校官一十九

太师 太尉 太传 太保 司徒

司空 左仆射 右仆射 吏部尚书 兵部尚书 户部尚书
刑部尚书 礼部尚书 工部尚书 左散骑常侍

右散骑常侍 太子宾客 国子祭酒 水部员外郎

右皇子初授官加太尉，初授枢密使、使相及曾任宰相、枢密使除节度使加太传，初除宣徽、节度加太保。宗室初除使相加尚书左仆射，特除并换授诸司使已上加工部尚书，诸司副使加右散骑常侍。除通事舍人、内殿崇班已上，初授加太子宾客；副率已上并三班及吏职、蕃官军员，该恩加国子祭酒。四厢都

指挥使止于司徒，诸军都指挥使、忠佐马步都军头止于司空，军班都虞候、忠佐副都军头已上止于左、右仆射，诸军指挥使止于吏部尚书。其官止，遇恩则或加阶、爵、功臣。

兼官四

御史大夫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监察御史

右通事舍人、内殿崇班已上，初除加兼御史大夫。宗室副率已上，初授军头等，经恩加兼监察御史，余经恩以次迁入。

试秩

大理司直 大理评事 秘书省校书郎 正字 寺、监主簿 助教

右幕职，初授则试秘书省校书郎，再任至两使推官，则试大理评事。掌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判官则试大理司直、评事，又加则兼监察御史。亦有解褐试大理评事、校书郎、正字、寺监主簿、助教者，谓之试衔。有选集，同出身例。

绍兴以后阶官

元丰新制以阶易官，定为二十四阶。崇宁、大观、政和相继润色之。绍兴举行元祐之法，分置左右：文臣为左，余人为右。浮熙初，因宗室善俊建言，阶官并去“左”“右”字，今任子、杂流，惟扭转通直郎、奉直、中散二大夫如故，若带贴职，则超资。自开府至迪功，序次于后。

文阶

开府仪同三司

特进

金紫光禄大夫 银青光禄大夫

光禄大夫 宣奉大夫 大观新置

正奉大夫 正议大夫

通奉大夫 大观新置。通议大夫

太中大夫 以上旧为侍从官中大夫

中奉大夫 大观新置 中散大夫

朝议大夫 以上系卿、监。奉直大夫 大观新置。

朝请大夫 朝散大夫

朝奉大夫 以上系正郎。朝请郎

朝散郎朝奉郎 以上系员外郎。

承议郎奉议郎

通直郎宣教郎

宣义郎承事郎

承奉郎承务郎 以上系京官。

右四年一转，无出身人逐资转，有出身人超资转，至奉议并逐资转，至朝议大夫有止法，仍七年一转。内奉直、中散二大夫有出身人不转。

承直郎儒林郎

文林郎从事郎 以上崇宁新置。

从政郎修职郎

迪功郎 以上政和更定，并系选人用举状及功赏改官。通仕郎

登仕郎将仕郎 以上系奏补未出身官人。

武阶

武阶旧有横行正使、横行副使，有诸司正使、诸司副使，有使臣。政和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横行正、副亦然，于是有郎居大夫之上。至绍兴，始厘正其序。

太尉

通侍大夫 正侍大夫

宣正大夫 政和新置。履正大夫 政和新置。

协忠大夫 政和新置。中侍大夫

中亮大夫 中卫大夫

翊卫大夫 亲卫大夫

拱卫大夫 自翊卫至此，并政和新置。左武大夫

右武大夫 以上为横行十三阶。

右并政和新置。内通侍大夫旧为内客省使，国朝未尝除人，自易武阶，不迁通侍沿初意也。转至中侍，无磨勘，特绋除。

武功大夫武德大夫

武显大夫武节大夫

武略大夫武经大夫

武义大夫武翼大夫 以上系旧诸司正使，八阶。

正侍郎 宣正郎

履正郎 协忠郎

中侍郎 自正侍至此，并政和新置。中亮郎

中卫郎 翊卫郎

亲卫郎 拱卫郎 自翊卫至此，并政和新置。

左武郎 右武郎 以上，旧为横行副使，

政和更新，增益共十二阶。

右自正侍至右武，旧在右武大夫之下，武功大夫之上，今从绍兴厘正书。

武功郎 武德郎

武显郎 武节郎

武略郎 武经郎

武义郎 武翼郎 以上旧诸司副使，八阶。

训武郎 修武郎 以上为大使臣。

从义郎 秉节郎

忠训郎 忠翊郎

成忠郎 保义郎

承节郎 承信郎 以上为小使臣。

右并五年一转，至武功大夫，有止法。

进武校尉进义校尉

下班祇应进武副尉

进义副尉守阙进义副尉

进勇副尉守阙进勇副尉 以上无品，二校尉参

吏部，下班参兵部，以下并参刑部。

内侍官十二阶，并政和旧制。

医官 政和既易武阶，而医官亦更定焉，绍兴因之，特损其额。旧额和安大夫至良医二十员，绍兴置五员；和安郎至医官三十员，置四员；医效十员，置二员；医痊十员，置一员；医愈至祇候、大方脉一百五十员，置十五员。

和安、成和、成安、成全大夫

保和大夫 保安大夫

翰林良医 和安、成和、成安、成全郎

保和郎保安郎

翰林医正 翰林医官

翰林医效 翰林医痊

翰林医愈 翰林医证

翰林医诊 翰林医候

翰林医学

右医正而止，十四阶，并政和制，馀续增焉。

志第一百二十三

职官十（杂制）

赞引 导从 赐 食邑 实封 使职 宫观 赠官 叙
封 致仕 荫补

赞引

旧中书门下、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并绯衣双引，仍传呼。开宝中，学士止令一吏前导，亦罢传呼，惟谢恩初上日，双引传呼云。使相、仆射、两省五品已上，一吏前引。枢密使兼相者，二吏，不赞引。大中祥符五年，止令于本厅赞引。不带相及副使，止令本院紫衣吏前赞引之。

淳化四年，令东宫三少、尚书、丞、郎入朝以绯衣吏前导，并通官呵止。二品已上用朝堂驱使官，馀用本司驱使官，宰臣、亲王仍令紫衣二吏引马。

导从

中书、枢密、宣徽院、御史台、开封府、金吾司皆有常从。景德三年诏：“诸行尚书、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给从七人；学士、丞郎，六人；给事、谏议、舍人，五人；诸司三品，四人。于开封府、金吾司差借，每季代之。”中书先差金吾从人，自今亦令参用开封府散从官。宰臣、参知政事、仆射、御史大夫、中丞、知杂，皆通官呵止行人。淳化四年，令东宫

三少、尚书丞、郎，并通官呵止。

大中祥符五年，以群官导从不合品式，命翰林学士李宗谔、龙图直学士陈彭年与礼官详定。宗谔等请：自今除中书、枢密、宣徽使、御史中丞、知杂御史、金吾并摄事清道如旧制呵导外，仆射已上及三司使、知开封府，止四节；尚书、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三节；丞郎已上、三司副使，两节；大两省、卿、监，一节；小两制御史、郎中、员外、诸司四品，三司、开封府判官推官，二人前行引，不得过五步。合于金吾借从人者，以诸军剩员代之。又外任节镇知州、都监，从军士七十人；通判，十五人；防、团、军事知州都监，五十人；通判，十人；河北、河东、陕西见泊兵处，第镇知州、都监百人，防、团、军事知州都监七十人。转运使，三十人；咸平二年，诏节度、观察、防、团、刺史，或别镇、他镇，其给使者，止令本使给之。景德六年，令牧守以州兵随行者以一年为限。副使，二十五人；提点刑狱官，亦给军士；副留守、节度行军副使、留守两使判官，给散从官十五人；小尹、掌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副使、两使推官，十人；两浙推官、防团军事判官推官、军监判官，七人；录事诸曹，给承符人；县令、簿、尉、手力、弓手，其代还者，给人护送有差。

赐六

剑履上殿 诏书不名 赞拜不名 入朝不趋 紫金鱼袋 绯鱼袋

右升朝官该恩。著绿二十周年赐绯鱼袋，着绯及二十周年赐紫金鱼袋。特旨者，系临时指挥。

食邑

一万户 八千户 七千户 六千户 五千户 四千户
三千户 二千户 一千户 七百户 五百户 四百户 三百户

二百户

右宰相、亲王、枢密使经恩加一千户，两府、使相、节度使七百户。宣徽、三司使，观文殿大学士以下至直学士，文臣侍郎、武臣观察使、宗室正任以上、皇子上将军、驸马都尉加五百户。宗室大将军以上加四百户。知制诰、待制并文臣少卿监、武臣诸司副使、宗室副率已上，并承制、崇班、军员等，初该恩加三百户；承制、崇班、军员再该恩二百户。二千户以上虽有加例，缘无定法，亲王、重臣特加有至万户者。

食实封

一千户 八百户 五百户 四百户 三百户 二百户一百户

右宰臣、亲王、枢密使经恩加四百户。两府、使相、节度、宣徽使、皇子上将军，并宗室驸马都尉任观察使已上加三百户。观文殿学士并宗室正任已上，骑都尉加二百户。武臣崇班、宗室副率已上加一百户。五百户已上虽有加例，缘无定法。亲王、重臣有特加至数千户者。

《三朝志》云：检校、兼、试官之制，检校则三师、三公、仆射、尚书、散骑常侍、宾客、祭酒、卿、监、诸行郎中、员外郎之类，兼官则御史大夫、中丞，侍御、殿中、监察御史，试秩则大理司直、评事、秘书省校书郎。凡武官内职、军职及刺史已上，皆有检校官、兼官。内殿崇班初授检校祭酒兼御史大夫。三班及吏职、蕃官、诸军副都头加恩，初授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自此累加焉。厢军都指挥使止于司徒，军都指挥使、忠佐马步都头止于司空，亲军都虞候、忠佐副都头以上止于仆射，诸军指挥使止于吏部尚书。其官止，若遇恩例，则或加阶、爵、功臣。幕职初授则试校书郎，再任如至两使推官，则试大理评事。掌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判官以上试大理司直、

评事，又加则兼监察御史，亦有至检校员外郎已上者。行军副使皆检校员外已上。朝官阶、勋高，遇恩亦有加检校官，郎中则卿、监、少监，员外郎则郎中，太常博士以下则员外郎，并无兼官。其解褐评事、校书郎、正字、寺监主簿、助教者，谓之试衔。有选集，同出身例。

使职

兼领者：亲祀南郊，则有大礼、礼仪、仪仗、卤簿、桥道顿递五使，藉田、泰山封禅、汾阴奉祀、恭上宝册、南郊恭谢皆如之。自馀行礼，或止有大礼、礼仪使。建隆中南郊，置仪仗都部署、副部署。经始大礼，则有经度制置使、副。巡幸，有行宫都部署，行宫有三司使、副使、判官、行宫使、都监。旧，南郊止有御营使，咸平中，置行宫使。又有车驾前后、行宫四面、阍前收后、郊坛巡检巡阍仪仗勾当，编排卤簿。其百司皆有行在之名。旧巡幸，百司皆称随驾。大中祥符初，并同行在某司。京师居留，则有大内都部署、皇城都点检、巡检及增新旧巡检。大阅亦置。征行，则有招讨使、招安使、或云捉贼、招安、安抚使名者。排陈使、都监，前军、先锋、大陈、行营、壕砦、头车、洞子、招收部署、钤辖、都监，策应之名。又有拐子马、无地名马，选武干者别领之。亲征，则冠以驾前之号。廉访民瘼，则有巡抚大使、副大使，字抚使、副使、都监，采访使、副使。或官卑者止云巡抚、安抚，无使字。加礼外国，则有国信、接伴、送伴使副；吊祭，大帅若是；又有翻译润文使，宰相为使，以翰林学士为润文官。伸达冤滥，则有理检使。劝课农桑，则有劝农使。讲修马政，则有群牧制置使。最后明堂祫飨，置五使，如南郊。其一时特置者，则各具志传。或临事更制才者，事毕即停。内外名务繁细者，犹不具载。

叙阶之法 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为文散官，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为武散官。太平兴国元年，改正议大夫为正奉，通议大夫为朝奉，朝议郎为朝奉郎，承议郎为承直郎，奉议郎为奉直郎，宣义郎为通直郎。京朝官、幕职自将仕郎至朝奉郎，每加五阶；至朝散大夫已上，每加一阶。朝散、银青者须已服绯紫者。入令录、判司簿尉，每加一阶；并幕职计考当服绯紫者，皆奏加朝散、银青阶。诸司使已上，如使额高者加金紫阶。内殿崇班初授则银青阶。三班军职、使职遇恩检校，兼官，并除银青阶。丁尤者起复，使相则授云麾将军，使相仍加金吾上将军，同正节度使，大将军同正留后，以下无之。其胥吏掌事而至衣绯者，则授游击将军，千牛备身则授陪戎副尉以上。

改赐功臣勋官，自上柱国至武骑尉。五代以来，初叙勋官，即授柱国。淳化元年诏：“自今京官、幕职州县官始武骑尉，朝官始骑都尉，三班及军员、吏职经恩并授武骑尉。”又诏：“古之勋爵，悉有职奉之荫赎，宜以今之所授与散官等，不得用以荫勋。”封爵之差，唐制：王，食邑五千户；郡王、国公，三千户；开国郡公，二千户；县公，千五百户；县侯，千户伯，七百户；子，五百户；男，三百户。又有食实封者，户给缣帛，每赐爵，递加一级。唐末及五代始有加邑特户，而罢去实封之给，又去县公之名，封侯以郡。宋初沿其制，文臣少监、少卿以上，武臣副率以上，内职崇班以上有封爵；丞、郎、学士、刺史、大将军、诸司使以上有实封。但以增户数为差，不系爵级。邑过其爵，则并进爵焉，止于郡公。每加食邑，自千户至二百户，实封自六百户至百户。亲王、重臣或特加，有逾千户者。郡公食邑有累加至万馀，实封至数千户者。皇属特封郡公、县公或赠侯者，无“开国”字。侯亦在开国郡公之上。又采秦制赐爵曰“公士”。端拱二年，赐诸州高年一百二十七人爵公士，

景德中，福建民有擒获强盗者，当授镇将，以远俗非所乐，并赐公士，自后率为例。

功臣者，唐开元间赐号“开元功臣”，代宗时有“宝应功臣”，德宗时有“奉天定难元从功臣”之号，僖宗将相多加功臣美名，五代浸增其制。宋初因之，凡宣制而授者，多赐焉。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刺史以上阶、勋高者亦赐之。中书、枢密则“推忠”、“协谋”，亲王则“崇仁”、“佐运”，馀官则“推诚”，“保德”、“翊戴”，掌兵则“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则“纯诚”、“顺化”。宰相初加即六字，馀并四安，其累加则二字，中书、枢密所赐，若罢免或出镇，则改之。其诸班直将士禁军，则赐“拱卫”、“翊卫”等号，遇恩累加，但改其名，不过两字。

宫观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先时员数绝少，熙宁以后乃增置焉。在京宫观，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或丞、郎、学士以上充副使，两省或五品以上为判官，内侍官或诸司使、副政和改武臣官制，以使为大夫，以副使为郎。为都监，又有提举、提点、主管。其戚里、近属及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时朝廷方经理时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废职，欲悉罢之。乃使任宫观，以食其禄。王安石亦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诏：“宫观毋限员。并差知州资序人。以三十月为任。”又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自今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灵仙观置管干或提举、提点官。”“奉给，大两省、卿、监及职司资序人视小郡知州，知州资序人视小郡通判，武臣仿此。”四年，诏：“宫观、岳庙留官一员，馀听如分司、致仕例，人便居住。”六年，诏：“卿、监、职司以上提举，馀官管干。”又有以京官为干当者。又诏：

“年六十以上者乃听差，毋过两任。又诏：“兼用执政恩例者，通不得过三任。”

元丰中，王安石以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为集禧观使，吕公著、韩维以资政殿学士兼侍读、仍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元祐间，冯京以观文殿学士、梁焘以资政殿学士为中太一宫、醴泉观使。范镇落致仕，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三年，诏：“横行使、副无兼领者，许兼宫观一处。”六年，诏：“横行狄谿、宋球既领皇城司，罢提点醴泉观。”元符元年，高遵固年八十一，乞再任宫观，高遵礼年七十六，乞再任亳州太清宫，又从其再任之请，以待遇宣仁亲属故也。大观元年，赵挺之以观文殿大学士为佑神观使。政和六年诏：“措置宫观，如万寿、醴泉近百员，更不立额。”靖康元年，诏内外官见带提举、主管神霄玉清万寿宫并罢。大抵祠馆之设，均为佚老优贤，而有内外之别，京祠以前宰相、见任使相充使，次充提举；余则为提点，为主管，皆随官之高下，处以外祠。选人为监岳庙，非自陈而朝廷特差者，如黜降之例。

绍兴以来，士大夫多流离，困厄之余，未有阙以处之。于是许以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续又有选人在部无阙可入与破格岳庙者，亦有以宰执恩例陈乞而与之者，月破供给。非责降官并月破供给，依资序降二等支。理为资任，意至厚也。然初将以抚安不调之人，未乃重饶求泛与之弊。于是臣僚交章，欲罢供给以绝干请，变理任以抑侥幸，严按格以去泛滥。上并从而之。自是以后，稍复祖宗条法之旧。又有年及七十，耄昏不堪牧养而不肯自陈宫观者，复申明旧法，著为定令以律之。旧制，六十以上知州资序人，本部长官体量精神不致昏昧堪厘务者，许差一任，兼用执政官陈乞者加一任。绍兴二十二年，臣僚言：“郡守之职，其任至重，昨朝廷以年及七十，令吏部与

自陈宫观，乞将前项指挥永为著令。”从之。盖不当请而请，则冗琐者流竞窃优闲廩稍；或当请而不请，则知进而不知退，识者羞焉。一祠馆之与夺，不可不谨如是。故重内祠，专使职，所以崇大臣之体貌，一次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绍熙五年庆寿赦，应文武臣宫观、岳庙已满，不应再陈者，该今来庆寿恩，年八十以上，特许更陈一次。京官以上二年，选人三年，凡待庶僚者，皆于优厚之中寓闲制之意焉。

赠官

建隆已来，凡有恩例，文武朝官、诸司使副、禁军及藩方马步都指挥使以上，父亡皆赠官。亲王赠三官，可赠者赠二官，追加大国。皇属近亲如之。追加封爵。服疏及诸亲之服近者赠一官。宰相、枢密使赠二官。使相、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尚书已上、三司使、节度使、留后、观察使、统军上将军、内臣任都知副都知者，赠一官。此皇族及臣僚薨卒赠官之法也。其官秩未至，而因勋旧褒录或没王事，虽卑秩皆赠官加等者，并系临时取旨。至于母后、后族、臣僚，录其先世，各有等差。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并赠三世，婕妤二世，贵人止赠其父而已。宰相、本师、三公、王、尚书令、中书令、侍中、枢密使副、知院、同知院事、参知政事、宣徽使、度签书同签书枢密院事、观文殿大学士、节度使，并赠三世。东宫三师、仆射、留守、节度使、三司使、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并赠二世。馀官或见任，或致仕，并赠一世。有兄弟同赠者，赠官加一等，父在止一资，文臣有出身，赠至秘书监，无出身，至光禄卿。武臣至金吾卫上将军止。

凡赠官至三世者，初赠东宫三少，次陈宫三太，次三公，次中书令，次尚书令，次封小国，自小国升次国，自次国升大国，已大国者移国名而已。亦有不移者。若父、祖旧官

已高者，自从旧官加赠。凡追封，不得至王爵。两省官及待制、大卿监、诸卫上将军、观察使、正任防御使、遥郡观察使、景福殿使、客省使，若子见任或父曾任此官，并赠至三公止。父子官俱不至者，文臣赠至诸行尚书止，武臣赠至节度使、诸卫上将军止，即父曾任中书、枢密使、使相、节度使并一品官者，无止限。待制已上持服经恩，服阕亦许封赠。

尚药奉御至医官使曾任文资，许换南班官。司天监官赠不得过大卿、监，仍不许换南班官。凡赠至正郎，许以所赠官换朝散大夫阶，大卿、监以上许换银青阶，赠至二世者即除朝散大夫阶，三世则金紫阶。咸平四年，诏舍人院详定。知制诰李宗谔等请：“追赠三世如旧。其东宫一品以下虽曾任宰相，止从本品。文武群臣功隆位极者，特恩追封王爵亦如旧。若因子孙封赠，虽任将相，并不许封王，仍须历品而赠，勿得超越。”从之。宰相初拜，有即赠三世者。其后签书枢密以上皆即时赠，他官须经恩，学士及刺史以上，内侍都知、押班皆中书奉行，余则有司奏请。

叙封

唐制，视本官阶爵。建隆三年，诏定文武郡臣母妻封号：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曾祖母、祖母、母并封国太夫人；诸妃曾祖母、祖母、母并封郡太夫人，婕妤祖母、母并封郡太君；贵人母封县太君。宰相、使相、三师、三公、王、侍中、中书令，旧有尚书令。曾祖母、祖母、母封国太夫人；妻，国夫人。枢密使副、知院、同知、参知政事、宣徽节度使，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夫人；妻，郡夫人。签书枢密院事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君；妻，郡君。同知枢密院以上至枢密使、参知政事再经恩及再除者，曾祖母、祖母、母加国太夫人。三司使祖母、母封郡太君妻，郡君。东宫三太、文武二品、御史大夫、六尚

书、两省侍郎、太常卿、留守、节度使、诸卫上将军、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母，郡太夫人；妻，郡夫人。常侍、宾客、中丞、左右丞、侍郎、翰林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卿、监、祭酒、詹事、诸王传、大将军、都督、中都护、副都护、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并母郡太君；妻，郡君。庶子、少卿监、司业、郎中、京府少尹、赤县令、少詹事、谕德、将军、刺史、下都督、下都护、家令、率更令、仆，母封县太君；妻，县君，其馀升朝官已上遇恩。并母封县太君；妻，县君，杂五品官至三任与叙封，官当叙封者不复论阶爵。致仕同见任。亡母及亡祖母当封者并如之。父亡无嫡、继母，听封所生母。伎术官不得叙封。自宰相至签书枢密院叙封与三世同，他官惟品至者即时拟封，馀皆俟恩乃封。咸平四年，从舍人院详定群臣母、妻所封郡县，依本姓望封。天禧元年，令文武升朝官无嫡母者听封生母，曾任升朝而致仕，即许叙封。令给谏、舍人母并封郡太君，妻，郡君。四年，又令翰林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如给、舍例。封赠之典，旧制有三代、二代、一代之等，因其官之高下而次第焉。凡初除及每遇大礼封赠三代者，太师、太傅、太保、左右丞相、少师、少傅、少保、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凡遇大礼封赠三代者，节度使。三代初封，曾祖，朝奉郎；祖，朝散郎；父，朝请郎。签书枢密院事降一等，谓如父与朝散郎之类。凡封父、祖系武臣者，视文武臣封赠对换格。封赠一代亦如之。初赠，曾祖，太子少保；祖，太子少傅；父，太子少师。封赠曾祖母、祖母、母、妻国夫人。执政官、签书枢密院事，郡夫人。凡遇大礼封赠二代者，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御史大

夫、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左右卫上将军。二代初封，祖，通直郎，父，奉议郎。初赠，祖，朝奉郎；父，朝散郎。封赠祖母、母、妻郡夫人。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并淑人。凡遇大礼封赠一代者，文臣通直郎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一代初封赠父，文臣承事郎，武臣、内侍、伎术官、将校并忠训郎，母、妻孺人。

凡文臣赠官

通直郎以上，寺、监官以上未升朝者，杂压在通直郎之上同。每赠两官，至奉直大夫一官。有出身不赠奉直大夫、中散大夫。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御史大夫、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六曹尚书、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左右散骑常侍、权六曹尚书、御史中丞、开封尹、六曹侍郎、枢密直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直学士，每赠三官，至奉直大夫二官，至通议大夫一官。有出身人不赠奉直、中散二大夫。

凡文武臣封赠封换诸文武臣封赠对换，以所加官准格对换，并听从高。

承事郎换忠训郎，宣义郎换从义、秉义郎，宣教郎换训武、修武郎，通直郎换武义、武翼郎，奉议郎换武节、武略、武经郎，承议郎换武功、武德、武显郎。朝奉郎换武义、武翼大夫，朝散郎换武节、武略、武经大夫，朝请郎换武功、武德、武显大夫。朝奉大夫换遥郡刺史，朝散大夫换遥郡团练使，朝请大夫换遥郡防御使。奉直、朝议大夫换刺史，中散、中奉大夫换团练使，中大夫换防御使，太中大夫、通议、通奉大夫换观察

使，正议、正奉、宣奉大夫换承宣使，光禄大夫、银青、金紫光禄大夫换节度使。

凡文武官父任承直郎以下赠官

承直郎，留守、节察判官——留守府判官、节度判官，承议郎。儒林郎，支、掌、防、团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防御判官、团练判官，奉议郎。文林郎、从事郎、从政郎，两使初等职官、令、录——留守推官、观察推官、军事判官、军事推官、司录参军、录事参军，团练推官、军监判官、防御判官，县令，通直郎。修职郎，知令、录——知司录参军、知录事参军、县丞，宣教郎。迪功郎，判、司、簿、尉——军巡判官、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主簿、县尉，宣义郎。

致仕

凡文武朝官、内职引年辞疾者，多增秩从其请，或加恩其子孙。乾德元所，太子太师致仕侯益来预郊祀，太祖优待之，因诏曰：“群官列位，自有通规，旧德来朝，所宜加礼，且表优贤之意，用敦尚齿之风。自今一品致仕官曾带平章事者，每遇朝会，宜缀中书门下班。”二年，令藩镇带平章事求休致者亦如之。

咸平五年，诏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因疾及有赃犯者听从便。牧伯、内职、三班皆换环卫、幕职、州县外官。景德元年三月，诏三班使臣七十以上视听未衰者与厘务，其老味不任及年七十五以上者，借职授支郡上佐，奉职、殿直授节镇上佐，不愿者听归乡里。凡升朝官遇庆恩，父在者授致仕官，其不在者，文官始大理评事，武官始副率，再经恩累加焉。祖在而求回授者亦听。皆不给奉，亦有子居要近加赐章服者。

天圣、明道间，员外郎已上致仕者，录其子试秘书省校书

郎。三丞已上为太庙齐郎。无子，听降等官其嫡孙若弟侄一。景祐三年诏曰：“致仕官旧皆给半奉，而未尝为显官者或贫不能自给，岂所以遇高年养廉耻也。其大两省、大卿监、正刺史、阁门使以上致仕者，自今给奉并如分司官例，仍岁时赐羊酒、米面，令所在长吏常加存问。”其后，又许致仕官子孙免选除近官。四年，臣僚有请致仕，未及录其子孙而遽亡者，命既出，辅臣皆谓法当追收，仁宗悯之，竟官其后。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言：“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劾以闻。”庆历中，权御史中丞贾昌朝又言：“臣僚年七十而筋力衰者，并优与改官致仕；虽七十而未衰及别有功状、朝廷固留任使者，勿拘此令。在京若尚书工部侍郎俞献卿、少府监毕世长、太常少卿李孝若、尚书驾部郎中李士良，在外若给事中盛京、光禄卿王盘、太常少卿张效、尚书兵部郎中张亿，皆耄昏不可任事，并请除致仕。”诏：“在京者令中书体量，在外者下诸处晓谕之。”

皇祐中，知谏院包拯、吴奎亦言：“愿令御史台监察年七十已上，移文趣其请老不即自陈者，直除致仕。”朝廷未行。奎复言：“国家谨礼法以维君子，明威罚以御小人。君子所顾者，礼法也；小人所畏者，威罚也。繇文武二选为士大夫，是皆君子之地也，傥不以礼法待之，则是废名器而轻爵禄。七十致仕，学者所知，而臣下引年自陈，分之常也，人君好贤乐善而留之，仁之至也。自三代以来，用此以塞贪墨、耸廉隅，近者句希仲、陆轸等，皆以年高特与分司，初欲风动群臣，而在位殊未有引去者，是臣言未效也。请详前奏施行。”于是诏：“少卿监以下年七十不任厘务者，外任令监司、在京委御史台及所属以状闻。尝任馆阁、台谏官及提点刑狱者，令中书裁处。待制已上能自引年，则优加恩礼。”

然是时言事之人，竟欲击劾大臣，有高年者俱不自安。仁

宗手诏曰：“老臣，朕之所眷礼也，进退体貌，恩意岂不有异哉！凡尝预政事之臣，自今毋或遽求引去，台谏官勿以为言。”其风动劝励之方又如此。至于因事责降分司，或老病不任官职之事，或居官犯法，或以不治为所部劾奏，冲替而求致仕者，子孙更不推恩，虽或推恩，其除官例皆降等，若耆老旧臣体貌优异，赏或延于子孙，奉或全给半给。岁时问劳，皆有礼意。

治平四年，神宗即位，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李柬之、李受相继致仕。旧制，阁门无谢辞例，帝特召柬之对延和殿，命坐赐茶；以受先朝藩府旧僚，升其子一任差遣，并录其孙。皆宴饯资善堂，命讲读官赋诗，御制诗序以宠其行，示异数也，是岁，又以果州团练使何诚用、惠州防御使冯承用、嘉州团练使刘保吉、昭州刺史邓保寿皆年七十以上至八十馀，并特令致仕，以枢密院言，致仕虽有著令，臣僚鲜能自陈故也。熙宁元年，以定国军节度使李端愿为太子少保致仕。故事，多除上将军，帝令讨阅唐制，优加是命。二年，以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赵概为太子少师致仕。故事，再请则许；概三乞始从，优耆旧也。三年，编修中书条例所言：

人臣非有罪恶，致仕而去，人君遇之如在位时，礼也。近世致仕并与转官，盖以昧利者多，知退者少，欲加优恩，以示劝奖。推行既久，姑从旧制。若两省正言以上官，三班使臣、大使臣、横行、正任等，并不除为致仕官。致仕带职者，皆落职而后优迁其官。看详别无义理，但致仕恩例不均。如谏议大夫不可改给事中，并转工部侍郎，乃是超转两资；工部尚书并除太子少保，乃是超转六资，若知制诰、待制官卑者除卿监，缘知制诰、待制待遇非与卿监比。今他官致仕皆得迁官，此独因致仕更见退抑。供奉官、侍禁八品，除率府副率，盖六品。诸司副使、承制、崇班七品，除将军，乃三品。至于节度使除

上将军，防御、团练、刺史并除大将军，缘诸卫名额不一，至有刺史除官高于防御使者。今若令文武官带职致仕人许仍旧职，上转一官，及文臣正言、武臣借职以上皆得除为致仕官，则无轻重不等之患。

若选人令、录以上并除朝官，经恩皆得封赠，荫及四世，旁支例得赎罪、免役。又京官致仕亦止迁一官，若光禄寺丞致仕，有出身除秘书省著作佐郎，无出身除大理寺丞，而令、录职官乃除太子中允或中舍，殊未为当。若进纳出身人例除京官，至有经覃恩迁至升朝官者，类多兼并有力之家，皆免州县色役及封赠父母。如京官七品，除衙前外，亦名余色役，尤为侥幸。条例繁杂，无所适从。如录事参军或除卫尉寺丞，或除大理评事，或除奉礼郎恩例不同，可以因缘生弊。

今定：凡文臣京朝官以上各转一官，带职仍旧不转官，乞亲属恩泽者依旧条。选人依本资序转合入京朝官，进纳及流外人判、司、簿、尉除司马，令、录除别驾。在京诸司勒留官依簿、尉以上，亲贤劳旧合别推恩者取旨。历任有入已赃，不得乞亲戚恩泽，仍不迁官，其致仕官除中书、枢密院外，并在见任官之上，致仕及三年之上，元非因过犯，年未及七十，不曾叙封及陈乞亲戚恩泽，却愿仕宦，并许进状叙述。若有荐举者，各依元资序授官。其才行为众所知，朝廷特任使者，不拘此法。

从之。自此宰相以下并带职致仕。

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尚书右丞王素为工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致仕，观文殿学士、兵部尚书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带职致仕，自素始也。五年，守司空兼侍中曾公亮迁守太傅致仕，特许入谢。以公亮逮事三朝，既加优礼，仍给见任支赐。十月，诏两省以上致仕官毋得因大礼用子升朝叙封

迁官。先是，王安石言，李端愿、李柬之叙封，中书失检旧例，法当改正。帝曰：“如此，则独不被恩。”安石曰：“叙封初元义理，今既未能遽革，庸可承误为例？如三师、三公官，因子孙郊恩叙授，尤非宜也。”帝从之。

元丰三年，诏：“自今致仕官遇诞节及大礼，许缀旧班。”以礼部侍郎范镇居都城外，遇同天节，乞随散官班上寿，帝令镇班见任翰林学士上，故有是诏。又诏：“致仕官朝失仪，勿劾，并著为令。”又诏：“自今致仕官领职事者，许带致仕，该迁转者转寄禄官，若止系寄禄官，即以本官致仕。其见任致仕官，除三师、三公、东宫三师三少外，馀并易之。”六年，以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知河南府文彦博为河东、永兴节度使、守太师致仕。彦博辞两镇，止以河东旧镇贴麻行下。彦博又言：“前辞阙下之日，尝奏得致仕后，当亲辞天陛，今既得请，欲赴阙廷。”降诏从之。七年，诏文臣中大夫、武臣诸司使以下致仕，更不加恩。元祐元年，枢密院奏：“诸军年七十，若以疾假满百日不堪医治差使者，诸厢都指挥使除诸卫大将军致仕，诸军都指挥使、诸班直都虞候带遥郡除诸卫将军致仕，诸班直上四军除屯卫，拱圣以下除领军卫，并有功劳者为左，无则为右。”从之。四年，诏：“应乞致仕而不原转官者，受敕后，所属保明以闻，当与推恩。中大夫至朝奉郎及诸司使，本宗有服亲一人荫补恩泽。横行、诸司副使见有身自荫补人，及内殿承制、崇班、閤门祗候见理亲民，并承议、奉议郎，许陈乞有服亲一人恩例。中大夫、中散大夫、诸司使带遥郡者，荫补外准此。即朝奉郎以上及诸司使，虽未授敕而身亡，在外者以乞致仕状到门下省日，在京以得旨日，亦许陈乞有服亲一人恩例。”六年，监察御史徐君平言：“文臣致仕以年七十为断，而使臣年七十犹与近地监当，至八十乃致仕，愿许其致仕之年如文臣

法，而给其奉。”从之。三省言：“张方平元系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傅、太子少师致仕。元丰官制行，废宣徽使，元祐三年复置，仪品恩数如旧制，方平依旧带宣徽南院使致仕。”绍圣三年诏：“文武官该转官致仕，依旧出告外，其馀守本官致仕者并降敕，更不给告。内因致仕合该乞恩泽人更不具钞，令尚省通书三司入熟状，仍不候印画。”又诏：“应臣僚丁忧中不许陈乞致仕。”

建中靖国元年，尚书省言：“臣僚在忧制中不得陈乞致仕，其间有官序合得致仕恩泽之人，合行立法。”诏：“臣僚丁忧中遇疾病危笃，其官序合该致仕恩泽者，听以前官经所属自陈。”大观二年，诏致仕官年八十以上应给奉者，以缗钱充。政和六年，提举广东学事孙璘言：“诸州致仕官居乡者，乞许令赴贡士宴，择其年弥高者而惇事之，使长幼有序，献酬有礼，人知里选之法，孝悌之义。”从之。宣和四年，诏六曹尚书致仕遗表恩泽，共与四人，其馀侍从官三人，立为定制。

建炎间，尝诏：“文武官陈乞致仕，朝廷不从，致有身亡之人，许依条陈乞致仕恩泽，及陈乞致仕而道路不通，不曾被受敕命，亦许州、军保明推恩。”时强行父博学清修，不缘事故疾病，慨然请老，叶份言之，许令再仕。王次翁年未六十，浩然全退，吕頴止言之，落致仕，特令再仕。凡类此者，盖因其材而挽留之也。直秘阁致仕郑南挂冠已久，年德俱高，大臣言之，诏除秘阁修撰，仍旧致仕。优其恩不夺其志也。吕颐浩以少保乞除一寄禄官致仕，诏除少傅，依前镇南军节度使、成国公致仕；韩世忠以太傅、镇南武安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咸安郡王乞身，诏除太师致仕。因将相之知止而优其归也。杨惟忠、邢焕皆以节度致仕。臣僚言：“祖宗时，节将、臣僚得谢，不以文武，并纳节除一官。”以今日不复纳节换官为非。

诏今后依祖宗典故，盖不以私恩胜公法也。昭庆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万寿观使韦渊乞守本官致仕，诏免赴朝参，仍依两府例，合破请给人从。优亲之恩而异之也。

隆兴以后，因臣僚言年七十不陈乞致仕者，除合得致仕或遗表恩泽外，并不许遇郊奏荐。已而复诏：郊祀在近，未致仕人更许陈乞奏荐一次。可以不予而予之，示厚恩也。执政在谪籍者陈乞致仕，虽许叙复而寝罢合得恩泽，只据见存阶官荫补。淳熙十六年，宁武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王友直复奉国军节度使致仕，臣僚论列，仍守本官职致仕。可以予而不予，严公法也。抑扬轻重间，可以见优老恤贤之意，可以识制情抑幸之术，故备录于篇。

文臣荫补

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子，承事郎；孙及期亲，承奉郎；大功以下及异姓亲，登仕郎；门客，登仕郎。不理选限。

知枢密院事至同知枢密院事：子，承奉郎；孙及期亲，承务郎；大功以下及异姓亲，登仕郎；门客，登仕郎，不理选限。

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子，承奉郎；孙及期亲，承务郎；大功以下，登仕郎；异姓亲，将仕郎。

太子少师至通奉大夫：子孙及期亲，承务郎；大功亲，登仕郎；异姓亲，登仕郎；小功以下亲，将仕郎。

御史中丞至侍御史：子，承务郎；孙及期亲，登仕郎；大功，将仕郎；小功以下及异姓亲，将仕郎，

中大夫至中散大夫：子，通仕郎；孙及期亲，登仕郎；大功，将仕郎；小功以下，将仕郎。

太常卿至奉直大夫：子，登仕郎；孙及期亲，将仕郎；大功小功亲，将仕郎。

国子祭酒至开封少尹：子孙及小功以上，将仕郎。

朝请大夫、带职朝奉郎以上：理职司资序及不带职致仕者同。子，将仕郎；小功以上亲，将仕郎；缌麻，上州文学。注权官一任，回注正官，谓带职朝奉郎以上亡殁应荫补者。

广南东、西路转运副使：子，登仕郎；孙及期亲，将仕郎。提点刑狱：子，将仕郎；孙及期亲，将仁郎。

武臣荫补

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子，秉义郎；孙及期亲，忠翊郎；大功以下亲，承节郎；异姓亲，承信郎。

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太尉、节度使：子，忠训郎；孙及期亲，成忠郎；大功，承节郎；小功以下及异姓亲，承信郎。

诸卫上将军，承宣使、观察使、通侍大夫：子，成忠郎，孙及期亲，保义郎；大功以下，承信郎；及异姓亲，承信郎。

枢密都承旨、正侍大夫至右武大夫、防御使、团练使、延福宫使至昭宣使任入内侍省都知以上：子，保义郎；孙及期亲，承节郎；大功以下亲，内各奏异姓亲者同。承信郎。刺史：子，承节郎；孙及期亲，承信郎；大功以下，进武校尉。

诸卫大将军、武功至武翼大夫、枢密承旨至诸房副承旨：子，承节郎；孙及期亲，承信；郎大功以下，进武校尉。

诸卫将军、正侍至右武郎、武功至武翼郎：子，承信郎；孙，进武校尉；期亲，进义校尉。

枢密院逐房副承旨；子，承信郎。

训武、修武郎及閤门祗候：子，进义校尉。

忠佐带遥郡者，每两遇大礼荫补，子：刺史，进武校尉；团练使、防御使，承信郎。

臣僚大礼荫补

宰相、执政官：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东宫三

师、三少至谏议大夫：权六曹侍郎、侍御史同。本宗一人。

寺长贰、监长贰、秘书少监、国子司业、起居郎舍人、中书门下省检正、沿书省左右司郎官、枢密院检详、若六曹郎中、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开封少尹：子或孙一人。

致仕荫补

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三人。曾任三少、使相、执政官、见任节度使；二人，太中大夫及曾任尚书侍郎及右武大夫以上，并曾任谏议大夫以上及侍御史：一人。

遗表荫补

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五人。曾任执政官、见任节度使：四人。太中大夫以上：一人。诸卫上将军、承宣使：四人。观察使：三人。

志第一百二十四

职官十一（奉禄制上）

奉禄匹帛 职钱 禄粟 僦人衣粮 厨料 薪炭诸物

奉禄 自宰臣而下至岳渎庙令，凡四十一等。

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冬绵百两。枢密使带使相，侍中枢密使，春、冬衣同宰相、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及带宣徽使，并前两府除节度使及节度使移镇，枢密使、副、知院带节度使，四百千。

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及宣徽使不带节度使，或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二百千。春、冬各绫十匹，春绢十匹，冬二十匹，绵五十两。自宰相而下，春各加罗一匹。检校太保签书者，春、冬绢二十匹，绵五十两。节度观察留后知枢密院事及充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并带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三百千，绫、绢、罗、绵同参知政事。

观文殿大学士，料钱、衣赐随本官。资政殿大学士，料钱、衣赐随本官。

翰林学士承旨、学士，龙图、天章阁直学士，知制诰，龙图、天章阁学士，绫各五匹，绢十七匹，自承旨而下加罗一匹，绵五十两。已上奉随本官，衣赐如本官例，大即依本官例，

小即依逐等。三师，三公，百二十千绢三十匹。东宫三师，仆射，九十千。绫各五匹，绢二十匹。东宫三少，御史大夫，尚书，六十千。门下、中书侍郎，太常、宗正卿，左、右丞，诸行侍郎，御史中丞，五十五千。春、冬各绫五匹，绢十七匹，惟中丞绫七匹，绢二十匹。权御史中丞者给本官奉。太子宾客，四十五千。绫、绢同中丞。左、右散骑常侍，六十千。给事中，中书舍人，大卿、监，国子祭酒，太子詹事，四十五千。谏议，四十千。春、冬绫各三匹，绢十五匹。旧志：太常宗正卿、左右丞、侍郎充翰林承旨及侍读、侍讲，各绫七匹，绢二十匹；中书舍人若充翰林学士，绫五匹，绢十七匹；他官充龙图阁学士、枢密直学士，并准此。龙图阁学士知制诰，同谏议之数。权三司使，并权发遣使公事，料钱、衣赐并同本官。副使，五十千。春绫二匹，冬绫五匹，春、冬绢各十五匹。自三师以下，春各加罗一匹，冬绵五十两，权者同。判官并权及发遣，以至子司主判，河渠勾当公事，同管勾河渠公事，料钱、衣赐并同本官数。

左、右谕德，少卿、监，司业，郎中，三十五千。左、右庶子，起居郎、舍人，侍御史，知杂事同。如正郎知杂，即支本官奉料。左、右司谏，殿中侍御史，员外郎，赤令，三十千；丞，十五千。如京朝官愿请本官衣奉者，仍支米麦。少詹事，二十九千。春、冬绢各十三匹，惟赤县令衣赐随本官。左、右正言，监察御史，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国子五经博士，太常、宗正、秘书、殿中丞，著作郎，大理正，二十千。太子率更令、中允、赞善中舍、洗马，殿中省六尚奉御，十八千。太常博士以上春、冬绢各十匹，谕德以下春加罗一匹，冬绵三十两，馀各绢七匹。太常博士、著作、洗马旧各有增减。

司天五官正，十三千。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

秘书郎，著作佐郎，十七千。春冬绢各六匹，冬绵各二十两。五官正以下春罗各一匹。秘书郎旧无奉，兼三馆职事者给八十千；至道二年，令同著作佐郎给之。大理夺丞，十四千，诸寺、监丞，十二千，春、冬绢各五匹。大理评事，十千。春、冬各绢三匹。自大理寺丞以下冬绵各加十五两。诸寺、监丞，大理评事，旧有增损不同。太祝，奉礼，八千，司天监丞，五千，春、冬绢各五匹。主簿，五千，春、冬绢各三匹，丞，簿各绵十五两。灵台郎，三千，保章正，二千。春、冬绢各三匹，惟灵台郎冬随衣钱三千。

节度使，四百千。管军同。如皇子充节度使兼侍中、带诸王，皇族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散节度使及带王爵，奉同节度使。惟春、冬加绢各百匹，大绫各二十匹，小绫各三十匹，罗各十匹，绵各五百两。节度观察留后，官制行，改承宣使。三百千。管军同。两省都知押班、诸司使遥领者准此。如皇族充留后及带郡王同，惟春加绢二十匹，冬三十匹，大小绫各十匹，春罗一匹，冬绵百两。

观察使，二百千。管军同。两省都知押班、诸司使并横行遥领者，奉准此。春、冬加绢各十匹，绵五十两。如皇族充观察者，即三百千，仍春、冬加绢各十五匹，绫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防御使，三百千。管军、皇族同。其皇族及两省都知押班、诸司使并横行、诸卫大将军将军遥领者，百五十千，皇族春、冬加绢各十五匹，绫十匹，春罗一匹，绵五十两。两省都知押班并横行，诸卫大将军领者，春、冬绢各十匹，绵五十两。团练使，百五十千。管军及皇族并军班除充者同。其皇族及两省都知押班、诸司使并横行、诸卫大将军遥领者，百千。皇族春、冬加绢各十五匹，绫十匹，春罗一匹，绵五十两。两省都知押班并横行、诸卫大将军将军领者，春、

冬绢各十匹，冬绵五十两。

六军统军，百千，诸卫上将军，六十千。春、冬绫各五匹，绢十匹，绵五十两，如皇子充诸卫上将军，二百千，春、冬绫各十匹，春绢十匹，罗一匹，冬绢二十匹，绵五十两。左、右金吾卫大将军，三十五千。诸卫大将军，二十五千。春、冬绫各三匹，绢七匹，冬绵三十两。将军，二十千。春、冬绫各二匹，绢五匹，绵二十两。率府率、副，中郎将，十三千。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自诸卫上将军以下，春衣罗一匹。

内客省使，六十千。客省使，三十七千。延福宫、景福殿、宣庆、引进、四方馆、宣政、昭宣、閤门使，二十七千。皇城以下诸司使，二十五千。春绢各十匹，冬十匹，绵三十两，惟客省使春、冬绢各一十匹。

客省及皇城以下诸司副使，二十千。内殿承制，十七千，崇班，十四千。春绢各五匹，冬十匹，绵三十两。带閤门祗候并同。供奉官，十千。閤带閤门祗候者，十二千。春绢四匹，冬五匹，绵二十两，侍禁，七千。带閤门祗候者，一十千。殿直，五千。带閤门祗候者，九千。并春、冬绢各四匹，冬绵十五两。三班奉职、借职，四千。春、冬绢各三匹，钱二千。下茶酒班殿侍，一千。春、冬绢七匹，冬绵十五两。下班殿侍，七百。春、冬绢各五匹，二项并蕃官并土人补充者。

皇亲任诸卫大将军领刺史，八千；将军刺史，六十千。春、冬绫十匹，春绢十二匹，冬十三匹，绵五十两，旧志：春、冬绫十匹，绢十五匹，各加罗一匹。将军，三十千。春、冬绫三匹，绢五匹，罗一匹，冬绵四十两。

率府率，二十千；副率，十五千。春、冬绫各二匹，绢五

匹，罗一匹，绵四十两。

旧志：诸卫将军有五十千、四十千、三十千三等。一等春、冬各绫五匹，绢十匹；一等绫二匹，绢五匹。春并加罗一匹，冬并绵二十两。诸司使有四十千、三十千二等。副使以下与异姓同，并给实钱。自诸司使至殿直，春、冬各罗一匹，绫一匹，绢各五匹，冬绵各四十两。

入内内侍省都知、副都知、押班，不带遥郡诸司使充者，二十五千。春绢七匹，冬十匹，绵三十两。副使充者，二十千。春绢五匹，冬七匹，绵二十两。入内内侍省供奉官，十二千。春绢五匹，冬七匹，绵三十两。

殿头，七千。高品、高班，五千。春绢各五匹，冬六匹，绵二十两。黄门，三千。春、冬绢各五匹，绵十五两。祇候殿头，祇候高品，祇候高班内品，祇候内品，祇候小内品，贴祇候内品，入内内品，后苑内品，后苑散内品，七百。春、冬绢各五匹，绵十五两。云韶部内品，七百。春、冬绢各四匹，绵十五两。入内内品管勾，二千。奉替祇应，一千五百。打牧祇应，一千。春、冬绢各五匹，绵各十五两。

内侍省内常侍，供奉官，十千，春、冬绢各五匹，内常侍春加罗一匹，冬绵十五两。供奉官冬止加绵二十两。殿头，五千。高品、高班，三千，春、冬绢各四匹，冬绵各二十两。黄门，二千。春、冬绢各四匹，冬绵十五两。殿头内侍，入内高品，二千。春、冬绢各三匹，钱二千。高班内品，一千五百，衣粮带旧。黄门内品在京人事，一千。春、冬各碧罗、碧绫半匹，黄绢、生白绢各一匹，绵八两。寄班小底，二千。春、冬绢各十匹。入内小黄门，前殿祇候内品，北班内品，外处拣来并城北班、后苑、把门内品，扫洒院子及西京内品依北班内品，依旧在西京收管，七百。西京内品，五百。春、冬

绢各五匹，绵各十五两，惟入内小黄门、前殿祗候内品，春、冬绢各四匹。郢、唐、复州内品，三百。春、冬绢各二匹。布半匹，钱一千。旧志载内官不详，奉料皆减少。

枢密都承旨，四十千。副都承旨，副承旨，枢密院诸房副承旨，逐房副承旨，已上如带南班官同。中书堂后官提点五房公事，三十千，都承旨以下春、冬绢各十五匹，春罗一匹，逐房副承旨绢各十三匹。都承旨、承旨春加绫三匹，冬五匹，绵五十两。副都承旨以下，绵各三十两。中书堂后官，二十千；特支五千。已上如带京朝官同。中书、枢密主事，二十千。录事、令史，二千。春、冬绢各十匹，春罗一匹，主事已上，冬绵五十两，录事、令史三十两。主书，七千。守当官，书令史，五千。春、冬绢各二匹。主书书令史春钱三千，冬绵十二两、钱一千，守当官春钱一千。

自中书、枢密并曾任两府，虽不带职，曾任两府而致仕同。宣徽，三司，观文、资政、翰林、端明、翰林侍读侍讲、龙图、天章学士，枢密、龙图，天章直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待制，御史台，开封府，节度使至刺史，三馆，秘阁，审刑院，刑部，大理寺，诸王府记室、翊善以下至诸王宫教授，知审官院，勾当三班院，纠察刑狱，判吏部铨、南曹，登闻检院、鼓院，司农寺及国子监直讲、丞、簿，河北、河东、陕西转运使，皇子亲王，诸卫大将军至率府副率，两省都知、押班，不带遥郡诸司使、副，两府供奉官以下至内品，惟内品特给一分见钱。及枢密都承旨以下，并给见钱。馀官并防御使以下诸卫将军、横行、诸司使遥领者，悉一分见钱，二分他物。其两省都知、副都知遥领刺史以上者，即给一半见钱。

三司检法官，十千。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愿请前任请受者听，若转京朝官，随本官料钱、衣赐。权知开封

府并判官、推官，料钱、衣赐并随本官。旧志云：判官三十千，推官二十千，并给见钱。司录，二十千。如差员外郎已上充。随本官料钱、衣赐。功曹，法曹，十二千。仓、户、土、兵四曹，十千。差京朝官充，随本官料钱、衣赐。刑部检法官、法直官，大理寺法直官、副法直官，十千。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如转京朝官。随本官料钱、衣赐。西京军巡判官，十五千。内开封府转至京官，支本官衣奉。

西京、南京、北京留守判官，河南、应天、大名府判官，三十千。春、冬绢各十二匹，冬绵二十两。节度、观察判官，二十五千。春、冬绢各六匹，冬绵十二两半。节度副使，三十千。行军司马，二十五千。如签书本州公事，衣奉依节、观察判官。若监当即给一半折支，衣赐、厨料不给。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二十千。绵、绢如推官。留守推官，府推官，节度、观察推官，十五千。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两。防御、团练副使。二十千。如监当即给一半折支。防御、团练判官，十五千。《两朝志》云：奉给依本州录事参军，如无，依倚郭县令。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七千，军事判官如本州录事参军之数。

京府司录参军，二十千。诸曹参军，十千。以京官知者奉从多给。景德三年，诏司录、六曹悉给春、冬衣。五万户已上州三京同。录事参军，二十千；司理，司法，十二千；司户，十千；三万户已上州录事，十八千；司理，司法，十二千；司户，九千。一万户已上州录事，十五千；司理，司法，十千；司户，八千。五千户已上州录事，十二千；司理，司法，十千；司户，七千。不满五千户州录事，司理，司法，十千；司户，七千。别驾，长史，司马，司士参军，如授土曹，依司士。文学参军，七千。

东京畿县七千户已上知县，朝官二十二千，京官二十千；五千户已上知县，朝官二十千，京官十八千；三千户已上知县，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三千户已下知县，止命京官，十二千。已上衣赐并随本官。主簿，尉，十二千至七千，有四等。并给见钱。

河南府河南、洛阳县令，三十千。诸路州军万户已上县令，二十千；簿、尉，十二千。七千户已上令，十八千；簿、尉，十千。五千户已上令，十五千；簿、尉，八千。三千户已上令，十二千；簿、尉，七千。不满三千户令，十千；簿、尉，六千。京朝官及三班知县者，亦许给县令奉。本官奉多者，以从多给。兼监兵者，止请本奉添给。岳渎庙令，十千。丞，主簿，七千。全折。

幕职、州县料钱，诸路支一半见钱，一半折支。县尉全给见钱。广东、川峡并给见钱。

元丰制行：宰相，三百千。衣赐绫、绢、绵皆如旧制。然以左、右仆射为宰相。政和中，以三公为真相。靖康依旧制。枢密使带使相，侍中，枢密使，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上及带宣徽使，并前两府除节度使移镇，枢密使、副知院带节度使，四百千。自治平末至元丰四年，如文彦博、吕公弼、冯京、吴充先后为使、副，是年十一月，始诏枢密院置知院、同知院，余并罢。至是，既罢使、副，只置知院、同知院，直至靖康不改。

知枢密院，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同知枢密院事，二百千。衣赐如旧。元祐中，复置签书枢密院事，绍圣中罢。

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四百千。春服罗三匹，小绫三十匹，绢四十匹，冬服小绫三十匹，绢四十匹，

绵二百两。旧制，奉钱百二十千，春服小绫十匹，绢三十匹，罗一匹，冬服小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大观间增改。

开府仪同三司，百二十千。春、冬各小绫十匹，绢三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大观二年，以无特任者，遂删去。特进，九十千。春、冬各小绫十匹，绢二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六十千。春、冬各小绫七匹，绢二十匹，春罗一匹，绵五十两。宣奉、正奉、正议、通奉大夫，五十五千。春、冬各小绫五匹，绢十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通议、太中大夫，五十千。《无丰令》，太中大夫以上丁忧解官，给旧官料钱。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四十五千。春、冬各小绫三匹，绢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朝议、奉直、朝请、朝散、朝奉大夫，三十五千。春、冬绢各十三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

朝请、朝散、朝奉郎，三十千。春、冬服同正郎。承议、奉议、通直郎，二十千。承议春、冬绢各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奉议、通直，春、冬各绢七匹。宣教郎，十七千。春、冬绢各六匹，春罗一匹，冬绵二十两。《无丰格》：有出身十七千，无出身十四千。六年，敕不以资考有无出身，并十五千，衣无罗。

宣义郎，十二千。春、冬各绢五匹，冬绵十五两。承事郎，十千。春、冬绢各三匹，冬绵十五两。承奉郎，八千。承务郎，七千。元丰以来，厘务止支驿料。大观二年，定支。

承直郎，二十五千。春、冬绢各六匹，绵十二两半。元丰，留守判官、府判官，奉钱三十千，春、冬绢各十二匹，绵二十两；节度、观察判官，奉钱二十五千，春、冬绢各六匹，绵十二两半，凡二等，崇宁二年，改从一等。

儒林郎，二十千。春、冬绢各五匹，绵十两。元丰，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奉钱衣赐如上；防、团军事判官考任合入令录者，奉钱十五千，凡二等。崇宁改从一等。文林郎，十五千。春、冬服同儒林。从事、从政、修职郎，十五千。从事郎，元丰旧制，考第合入令录者，视令录支，未合入令录者，视判、司、簿、尉支。从政郎，元丰，三京、州、府、军、监司录、录事参军，五万户以上二十千，三万户以上十八千，一万户以上十五千，五千户以上十二千，不满五千户十千。县令，一万户以上二十千，七千户以上十八千，五千户以上十五千，三千户以上十二千，不满二千户十千，凡二等。崇宁改从一等。迪功郎，十二千。元丰，四京军巡判官，十五千。三京，州、府、军、监司法参军，五万、三万户以上十二千，二万户及不满五千户七千。三京、州、府、军、监司户参军，及五万户以上十千，三万户以上九千，一万户以上八千，不满五千户七千，凡三等。崇宁改。初，熙宁四年，中书门下言：“天下选人奉薄而多少不均，不足以劝廉吏。今欲月增料钱：县令、录事参军三百六十七员，旧请十千、十二千者，增至十五千；司理、司法、司户参军，主簿、县尉二千一百五十三员，旧请七千、八千、十千者，增至十二千；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一百七十二员，旧请七千者，增至十二千。月通增奉钱一万二千馀贯，米麦亦有增数。”从之。

太尉，一百千。春、冬各小绫十匹，春罗一匹，绢十匹，冬绢二十匹，绵五十两。带节度使依本格。

节度使，四百千。曾任执政以上除，及移镇、初除，及管军，并同旧制。承宣使，三百千。即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二百千。团练使，百五十千。刺史，一百千。自节度使以下至诸卫中郎将，并如旧制。

通侍大夫，三十七千。正侍、宣正、协忠、中侍、中亮、中卫、翊卫、亲卫、拱卫、左武、右武大夫，二十七千。武功、武德、武显、武节、武略、武经、武义、武翼大夫，二十五千。春、冬绢各十匹，绵二十两。惟通侍大夫十二匹。

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中亮、中卫、翊卫、亲卫、拱卫、左武、右武、武功、武德、武显、武节、武略、武经、武义、武翼郎，二十千。敦武郎，十七千。修武郎，十四千。春绢五匹，冬七匹，绵二十两。带合门祗候并同。从义、秉义郎，十千。带閤门祗候十二千。成忠、保义郎，五千。带閤门祗候者九千，并春、冬绢各四匹，冬绵十五两。承节、承信郎，四千。春、冬绢各三匹，钱二千。

进武校尉，三千，进义校尉，二千。春、冬绢各三匹。进武副尉，三千。守阙进武副尉、进义副尉、守阙进义副尉，一千。

凡文武官料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曾任两府虽不带职，料钱亦支见钱。

职钱

御史大夫，六曹尚书，行，六十千。守，五十五千；试，五十千。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五十千。衣赐，本官例。官小，春、冬服小绫各三匹，绢各十五匹，绵五十两。左、右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开封尹，行，一百千。守，九十千；试，八十千。崇宁四年重定。六曹侍郎，元祐中，置权六曹书，奉给依守侍郎。绍圣中罢。行，五十五千。守，五十千；试，四十五千。太子宾客、詹事，行，五十千。守，四十七千；试，四十五千。给事中，中书舍人，行，五十千。守，四十五千；试，四十千。左、右谏议大夫，元祐中，置权六曹侍郎，奉给依谏议大夫，绍圣中，罢。行，四十五千。守，

四十千；试，三十七千。太常、宗正卿，行，三十八千。守，三十五千；试，三十二千。秘书监，行，四十二千。守，三十八千；试，三十五千。七寺卿，国子祭酒，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行，三十五千。守，三十二千；试，三十千。太子左、右庶子，行，四十千。守，三十七千；试，三十五千。七寺少卿，行，三十二千。守，三十千；试，二十八千。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尚书左、右司郎中，行，四十千。守，三十七千；试三十四千。国子司业，少府、将作、军器监，行，三十二千。守，三十千；试，二十八千。太子少詹事，行，三十五千。守，三十二千；试，三十千。太子左、右谕德，行，三十二千。守，三十千；试，二十九千。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左、右司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尚书六曹郎中，行，三十七千。守，三十五千；试，三十二千。

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行，三十五千。守，三十二千；试，三十千。左、右正言，行，三十二千。守，三十千；试，二十七千。诸司员外郎，行，三十五千。守，三十二千；试，三十千。少府、将作、军器少监，行，三十千。守，二十八千；试，二十五千。太子侍读、侍讲，行，二十五千。守，二十二千；试，二十千。监察御史，行，三十二千。守，三十千；试，二十七千。

太子中舍，太子舍人，行，二十二千。守，二十千；试，十八千。太常、宗正、知大宗正，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太医令，行，二十五千。守，二十二千；试，二十千。七寺丞，行，二十二千。守，二十千；试，十八千。秘书郎，行，二十二千。守，二十千；试，十八千。太常博士，著作佐郎，行、守，二十千。试，十八千。国子监丞，行，二十二千。守，

二十千。大理司直、评事，行，二十二千。守，二十千；试，十八千。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行，二十千。守，十八千。秘书省校书郎，行，十八千。守，十六千；试，十四千。秘书省正字，行，十六千。守，十五千；试，十四千。御史检法官，主簿，行，二十千。守，十八千。宗学、太学、武学博士，行，二十千。守，十八千；试，十六千。律学博士，行，十八千。守，十七千；试，十六千。太常寺奉礼郎，行，十六千，太常寺太祝、郊社令，行，十八千。守，十六千。太学正、录，武学谕，行，十八千。守，十七千；试，十六千。律学正，行，十六千。守，十五千；试，十四千。

凡职事官职钱，不言“行”、“守”、“试”者，准“行”给，衣随寄禄官例支。及无立定例者，并随寄禄官給料钱，米麦计实数给，应两给者，谓职钱、米麦。

从多给。承直郎以下充职事官，谓大理司直、评事，秘书省正字，太学博士、正、录，武学博士、谕，律学博士、正。听支阶官请给。衣及厨料、米麦不支。

唐贞元四年，定百官月俸。僖、昭乱离，国用窘阙，至天祐中，止给其半。梁开平三年，始令全给。后唐同光初，租庸使以军储不充，百官奉钱虽多，而折支非实，请减半数而支实钱。是后所支半奉，复从虚折。周显德三年，复给实钱。

宋初之制，大凡约后唐所定之数。乾德四年七月，诏曰：“州县官奉皆给他物，颇闻货鬻不充其直，责以廉隅，斯亦难矣。至有赋于廛肆，重增烦扰，且复抵冒公宪，自罹刑辟，甚无谓也。汉乾祐中，置州县官奉户，除二税外，蠲其他役，周显德始革其制。自今宜逐处置回易料钱户，每本官所受物，凡一千，分纳两户，恣其贸易，户输钱五百，蠲役之令，悉如汉诏；所赋官物，令诸州计度充一岁所给之数，与蚕盐同时并给

之。其万户县令、五万户州录事、两京司录，旧月奉钱二万者，给四十户，率是为差；簿、尉及户、法掾，旧月奉六千者，增一千，如其所增之数，给与奉户。”是岁，令西川官全给实钱。开宝三年，令西川州县官常奉外别给铁钱五千。四年十二月，诏：“节、察、防、团副使权知州事，节度掌书记自朝廷除授及判别厅公事者，亦给之。副使非知州、掌书记奏授而不厘务者，悉如故，给以折色。”

太平兴国元年，诏曰：“耕织之家，农桑为本，奉户月输缗钱，蠹兹细民，不易营置，罢天下奉户。其本官奉钱，并给以官物，令货鬻及七分，仍依显德五年十二月诏，增给米麦。”二年二月，诏：“诸道所给幕职、州县官奉，颇闻官估价高，不能充七分之数。宜令三分给一分见钱，二折色，令通判面估定官物，不得亏损其价。”四月，令西川诸州幕职官奉外，更增给钱五千。雍熙三年，文武官折支奉钱，旧以二分者，自今并给以实价。端拱元年六月，诏曰：“州郡从事之职，皆参赞郡画，助宣条教；而州县之任，并饬躬莅政，以绥吾民。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除川峡、岭南已给见钱外，其诸州府幕职、州县官料钱，旧三分之二给以他物，自今半给缗钱，半给他物。”淳化元年五月，诏：“致仕官有曾历外职任者给半奉，以他物充。”三年十一月，令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幕职州县官料钱，当给以他物者，每千给钱七百。初，川峡、广南、福建幕职州县，并许预借奉钱。大中祥符间，又诏江、浙、荆湖远地，麟、府等州，河北、河东缘边州军，自今许预借两月，近地一月奉钱。至道二年诏；先是，京官满三十月罢给，自今续给之。

真宗即位，以三司估百官奉给折支直，率增数倍，诏有司重定，率优其数。咸平元年六月，诏：“文武群臣有分奉他所

而身没，未闻讣已给者，例追索，可悯。自今川峡、广南、福建一季，馀处两月，悉蠲之。”大中祥符七年诏。”三班使臣自今父母亡，勿住奉。”三年九月，诏群臣月奉折支物，无收其算。五年七月，增川峡路朝官使臣等月给添支。景德四年九月，上以承平既久，赋敛至薄，军国用度之外，未尝广费自奉，且以庶官食贫劝事，遂诏：“自今掌事文武官月奉给折支，京师每一千给实钱六百，在外四百，愿给他物者听。”大中祥符五年，诏文武官并增奉。三师、三公、东宫三师、仆射各增二十千。三司、御史大夫、六尚书中丞、郎、两省侍郎、太常宗正卿、内客省使、上将军各增十千。横班诸司各增五千。朝官五品正、中郎将已上、诸司使、副各增三千。京官、内殿承制、崇班、閤门祗候各增二千。供奉官各增一千五百。奉职、借职增一千。余如旧。自乾兴以后，更革为多。至嘉祐始著《录令》。

元丰一新官制，职事官职钱以寄禄官高下分行、守、试三等。大率官以《录令》为准，而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既请大夫奉，又给郎官职钱，视嘉祐为优矣。至崇宁间，蔡京秉政，吴居厚、张康国辈，于奉钱、职钱外，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奉外，又请司空奉，其余僭从钱米并支本色，馀执政皆然，视元丰制禄复倍增矣。

武臣奉给

殿前司，自宣武都指挥使三十千，差降至归明神武、开封府马步军都指挥使十五千，凡二等。殿前左、右班虞候三十千，至天武、剩员都虞候十九千，凡四等。殿前班指挥使二十千，至拣中、剩员僚直、广德指挥使十千，凡三等。殿前班都知十三千，至招箭班都知四千，凡七等。殿前班副都知十千，至招箭班副都知三千，凡五等。殿前押班七千，至招箭押班二千，

凡五等。散指挥都头复有押班之名者，如押班给焉。兵士内员僚直复有副指挥使、行首、副行首，招箭班亦有行，七千至三千，凡三等。御龙直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十将、虞候十千至三千，凡五等。殿前指挥使五千，至殿侍一千，凡五等。捧日、天武指挥使十千，至拣中、广德指挥使四千，凡四等。捧日、天武副指挥使七千，至擒戎副指挥使三千，凡五等。捧日军使、天武都头五千，至擒戎军使千五百，凡五等。捧日副兵马使三千，至擒戎副兵马使一千，凡四等。天武副都头二千，至广德副都头千五百，凡二等。捧日军将二千，至龙猛、骁骑、带甲剩员军头、十将三百，凡八等。天武将虞候而下五百，至飞猛骁雄将虞候已下三百，凡六等。此奉钱之差也。

其外，月给粟：自殿前班都头、虞候十五石，至广健副都头、吐浑十将二石五斗，凡六等。殿前指挥使五石，鞭箭、清朔二石，凡五等。殿前班都虞候已下至军士，岁给春、冬服三十匹至油绢六匹，而加绵布钱有差。复月给廉粮自十人以至一人。诸班、诸直至捧日、天武、拱圣、龙猛、骁骑、吐浑、归明渤海、契丹归明神武、契丹直、宁朔、飞猛、宣武、虎翼、神骑、骁雄、威虎、卫圣、清朔、擒戎军士，皆给廉一人以至半分，馀军不给焉。

侍卫马军、步军司，自员僚直、龙神卫都虞候月给二十千，至有马劲勇员七千，凡五等。指挥使自员僚直、龙神卫十千，至顺化三千，凡五等。副指挥使自员僚直、龙神卫七千，至顺化二千，凡七等。军使、都头自龙、神卫五千，至看船神卫一千，凡七等。副兵马使、副都头自龙、神卫三千，至顺化一千，凡五等。军头、十将自龙、神卫千三百，至顺化三百，凡五等。此外员僚直有行首、副行首、押番军头、都知、副都知之名，自行首五千，至副都知一千，凡六等。而高阳关有骁捷左、右

厢都指挥使，月给三十千。开封府有马步军都虞候，月给二十千。六军复有都虞候，月给五千。

员僚直、龙神卫而下，皆月给粟，自都虞候五石，至顺化、忠勇军士二石，凡五等。自都虞候以下至军士，皆岁给春冬服，自绢三十匹至油绢五匹，又加绵布钱有差。复有给廉粮，自十人至一人。其员僚直、龙神卫、云骑、骁捷、横塞、及神卫上将、虎翼、清卫、振武、忠猛军士，皆给廉一人至半分，他军不给焉。宣徽院、军头司，自员僚至军士，咸月给钱粟及春冬服有差。

诸道州府厢军，自马步军都指挥使至牢城副都头，凡五等，月给奉钱凡十五千至五百，凡十有二等。自河南府等五十州、府，邓州等三十四州，莱州等一百四十四州、军，广济军等三十九军、监，所给之数，差而减焉，咸著有司之籍。外有给司马刍秣，岁给春、冬服加绌、绵、钱、布，亦各有差。

禄粟 自宰相至入内高品十八等

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及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节度观察留后知枢密院事及充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并带宣徽使签书，检校太保签书，及三司使，中书、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太尉，月各一百石。

枢密使带使相，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及带宣徽使，并前两府除节度使，枢密使、副、知院事带节度使，月各给二百石。

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公事，七十石。权发遣使，三十五石。内客省使，二十五石。

节度使，一百五十石。管军同。如皇族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并散节度使及带王爵者，并一百石。留后改

承宣使，观察、防御使，一百石。管军并两省都知押班、诸卫大将军、横行遥领者同。惟皇族遥领防御使七十石。团练使，七十石。管军并皇族及军班除充者同。其余正任并五十石。若皇族并两省都知押班、诸卫大将军、将军、横行遥领者同。刺史，五十石。皇族并军班除充者同。其余正任并管军三十石。两省都知押班、通侍大夫遥领者二十五石。诸卫大将军、将军遥领者十石。横行遥领者全分二十五石，减定十石。捧日、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龙卫、神卫右厢都指挥使带遥郡团练使五十石。殿前诸班直、都虞候、龙卫、神卫及诸军都指挥使带遥郡刺史二十五石。凡一石给六斗，米麦各半。管军支六分米，四分麦。

赤令，七石；丞，四石，京府司录，五石。诸曹参军，四石至三石，有二等。畿县知县六石至三石，有四等。主簿、尉米麦三石至二石，有二等。诸州录事，五石至三石，有三等。司理、司法，四石至三石，有二等。司户，三石、二石，有二等。诸县令，五石至三石，有三等。惟河南洛阳县令随户口支。簿、尉，三石、二石，有二等。四京军巡、判官，四石。军、监判官，防、团推官，二石。司天监丞，四石。主簿，灵台郎，保章正，二石。已上并给米麦。

入内内侍省供奉官，四石。殿头，高品，三石。高班，黄门，入内内品，管勾奉辇祇应，入辇祇应，二石。打牧祇应，一石五斗。已上并给粳米。祇候殿头，祇候高品，祇候高班内品，祇候内品，祇候小内品，贴祇候内品，入内内品，后苑内品，后苑散内品，三石。云韶部内品，一石。已上并给丹粮。惟云韶内品给细色。

内侍省供奉官，三石。殿头，高品，高班，二石。黄门，一石五斗。已上并给粳米。黄门内品在京人事，二石五斗。

北班内品，前殿祗候内品，处处拣来并城北班、后苑、把门内品，扫洒院子及西京内品与北班内品，依旧在西京收管，西京内品，郢、唐、复州内品，二石。入内小黄门，一石。寄班小底，四石。已上并给月粮。惟入内小黄门给细色。殿头内侍，入内高班，一石。米麦各半。

熙宁四年，中书门下言：“天下选人奉薄，多少不一，不足以劝廉吏。欲月增米麦、料钱：县令、录事参军三百七十六员，旧请米麦三石者，并增至四石。司理、司法、司户、主簿、县尉二千五百一十三员，旧请米麦两石者，并增至三石。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一百七十二员，旧请米麦二石者，并增至三石。每月通增米麦三千七十馀石。”从之。

元随僦人衣粮任宰相执政者有随身，任使相至正任刺史已上者有随身，余止僦人。

宰相，并文臣充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枢密使，七十人。宰相旧五十人衣粮，二十人日食，后加。

枢密使带使相，侍中枢密使，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及带宣徽使，并前两府除节度使及节度使移镇，枢密使、副、知院事带节度使，一百人。

参知政事，文臣充枢密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及宣徽使不带节度使签书枢密院事，节度观察留后知枢密院事并充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并带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五十人。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三十五人。权三司使，三十人。权发遣公事，十五人。副使、判官、判子司，五人。副使、判官权并权发遣同。

观文殿大学士，二十人。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十人。资政、端明、翰林侍读侍讲、龙图、天章学士，枢密直学士，保和、宣和、延康殿学士，宝文、显谟、徽猷阁学士，七

人。旧止给日食，政和月粮二石。

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三副使，十人；判官，五人。

节度使，留后改承宣使，观察使。五十人。管军同。如皇族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并散节度使带王爵，及节度观察留后带郡王，并五十人。观察使，二十人。两省都知、押班带诸司使领节度观察留后，五十人。两省都知、押班并横行领观察使，十五人。防御使，三十人。管军同。皇族并遥领，并二十人。两省都知、押班带诸司使。并诸卫大将军，及横行遥领，并十五人。团练使，三十人。管军及军班除充者同。其余除授者，二十人。皇族充及带领，十五人。两省都知、押班带诸司使，并横行遥领者，十人。刺史，二十人。军班除充者同。其余除授并管军，十人。皇族充，十五人。两省都知、押班带诸司使，五人。横行遥领全分者，五人。减定者不给。内客省使。旧有景福殿使。二十人。

枢密都承旨，十人。副都承旨，副承旨，诸房副承旨，中书堂后官提点五房公事，七人。逐房副承旨，五人。中书堂后官至枢密院主事已上，各二人。录事，令史，寄班小底，各一人。

僦人餐钱 中书、枢密、宣徽、三司及正刺史已上，皆有衣粮，馀止给餐钱。

自判三馆、秘书监、两制、两省带修撰，五千。郎中以下带修撰者三千。直馆阁，校理，史馆检讨，校勘，各三千。直龙图阁，审刑院详议官，国子监书库官，五千。自修撰已上又有职钱五千，校勘已上三千。

京畿诸司库、务、仓、场监官：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閤门通事舍人，承制，崇班，二十千至五千，凡九等，閤门祇候及三班，

十五千至三千，凡十等。内侍，十七千至三千，凡九等。寄班，八千至五千，凡三等。旧志讹舛，今并从《两朝志》。

茶、酒、厨料之给

学士、权三司使以上兼秘书监，日给酒自五升至一升，有四等，法、糯酒自一升至二升，有二等。又宫观副使，文明殿学士，即观文。次政殿大学士，龙图、枢密直学士，并有给茶。节度使、副以下，各给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二斗。

薪、蒿、炭、盐诸物之给 宰相旧无，后加。

宰相，枢密使，月给薪千二百束。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三部使，权三司使，四百束。三部副使，枢密都承旨，一百五十束。枢密副都承旨，中书提点五房，一百束。开封判官，节度判官，薪二十束，蒿四十束。开封推官，掌书记，支使，留守、节度推官，防、团军事判官，薪十五束，蒿三十束。留守判官，薪二十束，蒿三十束，防、团军事推官，薪十束，蒿二十束。

宰相，枢密使，岁给炭自十月至正月二百秤，馀月一百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三部使，三十秤，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龙图阁学士，十五秤。都承旨，二十秤。

给盐：宰相，枢密使，七石。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签书院事，宣徽使，三司使，三部使，权三司使，二石。节度使，七石。掌兵遥领，五石。留后，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五石。掌兵、遥领皆不给。

给马刍粟者，自二十匹至一匹，凡七等。其军职，内侍，三班，伎术，中书，枢密、宣徽院侍卫，殿前司，皇城司，内侍省，入内侍省吏属借官马者，其本厩马刍粟随给焉。

给纸者，中书，枢密，宣徽，三司，宫观副使、判官，判

官，谏官，皆月给焉。自给茶、酒而下，《两朝志》无，《三朝志》虽不详备，亦足以见一代之制云。

志第一百二十五

职官十二（奉禄制下）

增给 公用钱 给券 职田

增给

权三司使，知开封府，百千。权发遣三司使，五十千。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三副使，观文殿大学士，三十千。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元丰添保和殿大学士。宫观、三司判官，判子司，权及权发遣同。开封府判官，提举诸司库务，管辖三司军大将，提点内弓箭库，二十千。宫观都监、勾当官，十七千。任都知、押班者，二十千。资政、端明、翰林侍读、元祐复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绍圣中罢。龙图、天章学士，元丰添保和、延康、定文、显谟、徽猷学士。枢密直、后改述古殿。龙图、天章直学士，元丰添定文、显谟、徽猷直学士，保和、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待制。十五千。春、冬绫各五匹，绢十七匹，罗一匹，绵五十两。已上大学士至待制，奉随本官，衣赐如本官例，大即依本官例；小即依逐等。大观二年，户部尚书左谏言：“见编修《禄格》，学士添支比正任料钱相去辽邈，如观文殿大学士、节度使从二品，大学士添支三十千而已，节度使料钱乃四百千，谦从、栗帛等称是。或谓大学士有寄禄官料钱，故添支数少。今以银青

光禄大夫任观文殿大学士较之，则通料钱不及节度使之半，其厚薄不均明矣。自馀学士视诸正任，率皆不等。欲将职钱改作贴职钱以别之。正任料钱、公使为率，参酌立定。自学士至直阁以上贴职钱，不以内外，并给。观文殿大学士，百千。观文学士，资政大学士，八十千。端明后改延康殿学士，五十千。前执政加二十千。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学士，枢密直改述古学士，四十千。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直学士，三十千。待制，二十千。集贤改集英殿修撰，十五千。直龙图阁至直秘阁，十千。”诏从之。宣和三年，户部尚书沈积中、侍郎王蕃言：“元丰法，带职人依《嘉祐禄令》，该载观文殿大学士以下至直学士，添支钱三等，自三十千至十五千。大观中，因敕令所启请，改作贴职钱，观文大学士至直秘阁，自百千至十千，凡九等。兼增添在京供职米麦，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自五十石至二十五石四等，比旧法增多数倍。”又奏：“学士提举在京官，除本身请给外，更请贴职，并差遣添支，比六曹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几及一倍以上，非称事制禄之意。”诏并依元丰法，御史中丞二十千，察案御史十千，籍田令七千；并依元丰三年诏，司农寺丞十五千，主簿京朝官十二千，选人十千。熙宁三年，诏广亲、睦亲宅记室、讲书十五千，教授十二千，军巡使十七千，权使及判官七千。已上并元丰制，已下惟增散官而已。群牧使、副使，开封推官，三司河渠勾当公事、同管勾河渠案公事，十五千。群牧都监，十三千。银台司，审官院，三班院，吏部铨，登闻检院、鼓院，太常礼院主判官，纠察在京刑狱，群牧判官，监察使，十千。判司农寺，七千。

其知、判诸路州、军、府，有六十千至七千，凡八等。有以官者：三师，三公，六十千。仆射，东宫三师，并曾任中书、枢密，特进，五十千。尚书并左、右丞，东宫三少，金紫光禄

大夫至光禄大夫，学士，给事中，谏议，舍人，待制已上，并横班使、副，三十千。横班有二百千者。待制已上充益、梓、利、夔州路知州，给铁钱二百千。横班副使知夔州，一百五十千，知诸州、军者，八十千。大卿监，诸司使、副至供奉官，中大夫至中散大夫，武功郎至秉义郎，閤门祗候已上，十五千。十五千已上有从州、府地望给者。不系大卿，充益、梓、利、夔知州，给铁钱一百五十千。诸司副使至供奉官、閤门祗候已上知四州同。若知诸州、军，八十千。惟诸司使一百千。朝官忠翊郎，侍禁，閤门祗候，十千。朝官权知军、州、府者同。若知四路诸州、府，给铁钱八十千，知军六十千。侍禁、閤门祗候、知诸军、州同。保义郎，殿直，閤门祗候，八千。若知四路诸州、军者，给铁钱五十千。

京官十千至七千，有二等。知四路州、府，给铁钱六十千；知军，五十千。试衔及州县官，职官兼知春州，七千。有以州望者：河南、大名、荆南、永兴、江宁，杭、扬，潭、并、代州，三十千。应天、真定、凤翔、陕府，秦、青、洪州，二十千。河中，郢、许、襄、孟、滑、郑、沧、邢、澶、贝、相、华、晋、潞、庐、寿、宿、泗、楚、苏、越、润、常州，十五千。广州知州，岁七百千，逐月均给。旧月给百千，大中祥符六年，令岁取五百千，馀充添给。益州给铁钱三百千，梓州二百千，夔州百五十千，馀州约铜钱数而给之。

有都总管、经略安抚等使者、河北四路，真定、瀛州、定州、大名。陕西逐路，永兴、秦州、渭州、庆州、延州。河东路，太原。前任两府，并五十千；谏议、舍人、待制、太中大夫已上，三十千。并特添二十千。知大名府带河北路安抚使同。知并州带学士即五十千，而无特给。三路管勾机宜文字，朝官十千，京官七千。石桂州充文南西路都钤辖、经略安

抚使，自谏议、舍人、待制及大卿监、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已上，三十千。朝臣充广西路兵马都钤辖兼本路安抚管勾经略司公事，即二十。河北沿边安抚副使、都监以横行使充者，三十千。自横行副使并诸司使、副至崇班、武功大夫、敦武郎以上充者，二十千。供奉官、秉义郎、閤门祗候充都监，十五千。同管勾河东缘边安抚司公事，以横行副使至内殿崇班、敦武郎以上，二十千。

通判，大藩有二十千至十五千者。馀州、军，朝官有十千至七千者，京官七千。朝官通判益州，给铁钱八十千，京官六十千。朝官通判益、梓、利、夔路州、军、府，给铁钱七十千，京官五十千。签判，朝官十千，京官七千。朝官签判益、梓州，给铁钱七十千，京官五十千。

三路转运使，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盐等税都大发运使，谏议、待制、大卿监以下，太中、中散以上，三十千。朝官充发运使、副，二十千。武功大夫至武翼郎、诸司使副充发运使副、都监同朝官；充判官，十千。三门、白波发运使，朝官二十千；朝官充判官，十千，京官七千。诸路转运使、副，朝官宣德郎以下，二十千，任四路者，给铁钱一百五十千。判官十千。任福建、广南东西路，十五千。任益、梓、利、夔四路，给铁钱八十千。诸路提点刑狱，劝农使、副，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二十千。忠翊郎、侍禁、閤门祗候以下任诸路提点刑狱、劝农使副并府界同提点，武郎、内殿崇班已上者，十五千。朝官并秉义郎、供奉官、閤门祗候已上任四路提点刑狱，给铁钱一百五十千。忠翊郎、侍禁、閤门祗候以下，一百千。

诸路副都总管，权总管，都钤辖，路分钤辖，州钤辖，路分都监，有五十千至八千，凡六等。任四路，给铁钱有二百千

至一百千，凡三等。府界及诸路州、府、军、监、县、镇都监、巡检、砦主、监押，自诸司使以下至三班借职，武功大夫至承信郎已上，十五千至五千，凡六等。任四路，给铁钱有一百千至五十千，凡四等。陕西、河东沿边诸族蕃官巡检，自十五千至四千，凡六等。诸路走马承受公事，自从义郎至保义郎。供奉官至殿直，并两省自供奉官至黄门，自十千至五千，凡四等。任四路，给铁钱自六十千至四十千，凡三等。府界并诸路州、府、军、监、县、镇监当，朝官七千，京官五千至四千，凡二等。武功大夫以下至进义校尉，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自十千至三千，同七等。朝官任川峡州、府、军、监，给铁钱五十千，京官三十千至二十五千，凡二等。三班使臣任四路者，自六十千至二十五千，凡五等。

朝官充陕西及江、浙、荆湖、福建、广南提举、提点铸钱等公事，自二十千至十五千，凡二等。朝官充都大提举河渠司，勾当及提举宫观，并催遣辇运、催纳，诸州监物务等，自十五千至七千，凡三等。任四路，给铁钱七十千。京官充催促辇运、催装斛斗纲船，并诸州监物务等，自七千至五千，凡二等。任四路，给铁钱五十千。都大提举修护黄河堤埽岸，诸处巡检，并监北京大内军器库，并蔡河拨发催纲等。并以两省供奉官以下至内品充，自十千至三千，凡七等。旧志有诸路都部署、钤辖，有五十千至十五千，凡四等。驻泊都监，兵马都监，有二十千至十五千，凡六等。诸州监场务，朝官供奉以上七千，京官殿直五千，奉职内品三千，内课颐大者，京朝官与京官同，使臣与兵马监押同。

大中祥符二年，诏外任官不得挈家属赴任者，许分添给钱贍本家。添给羊，凡外任给羊有二十口至二口，凡六等。给米，有二十石至二石，凡七等。给面，有三十石至二石，凡七等。

僦从，有二十人至二人，凡七等。马，有十匹至一匹，凡六等。旧志数不同。今从《四朝志》。

建炎南渡以后，奉禄之制，参用嘉祐、元丰、政和之旧，少所增损。惟兵兴之始，宰执请受权支三分之一，或支三分之二，或支赐一半，隆兴及开禧自陈损半支給，皆权宜也。其后，内外官有添支料钱，职事官有职钱、厨食钱，职纂修者有折食钱，在京厘务官有添支钱、添支米，选人、使臣职田不及者有茶汤钱，其余禄粟、僦人，悉还畴昔。今合新旧制而参记之。

元丰定制，以官寄禄。南渡重加修定、开府仪同三司，料钱一百贯。特进，九十贯。春、冬衣绢各二十五匹，小绫一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料钱各六十贯，春、冬绢各二十匹，小绫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宣奉大夫，正奉大夫，正议大夫，通奉大夫。料钱各五十贯，春、冬绢各十七匹，小绫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料钱各四十五贯，春、冬绢各二直五匹，小绫三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朝议大夫，奉直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以上料钱各三十五贯，春、冬绢各一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以上料钱各三十贯，春、冬绢各一十三匹春罗一匹，绵三十两议郎。料钱二十贯，春、冬绢各一十匹，冬绵三十两。奉议郎。料钱二十贯，春、冬绢各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通直郎。料钱十八贯，春、冬绢各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宣教郎。料钱十五贯，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宣议郎。料钱十二贯，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承事郎。料钱十贯，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承奉郎。料钱八贯。

承务郎。料钱七贯，元丰以来，厘务止支驿料，大观二

年定支。以上料钱，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每贯折钱，在京六百文，在外四百文。到任添给驿料。

承直郎。料钱二十五贯，茶汤钱一十贯，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五斗，藁四十束，柴二十束，马一匹，春、冬绢六匹，绵一十二两。儒林郎。料钱二十贯，茶汤钱一十贯，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五斗，藁三十束，柴一十五束，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两，文林郎料钱一十五贯，茶汤钱十贯，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五斗，藁三十束，柴一十五束，春、冬绢各五匹，绵十两。从事郎，从政郎，修职郎。已上料钱各一十五贯，茶汤钱一十贯，米、麦各二石。迪功郎。料钱一十二贯，茶汤钱一十贯，米麦各一石五斗。以上钱折支中给一半见钱，一半折支。每贯折见钱七百文。厘务日给，满替日住。

武臣请奉：太尉。料钱一百贯，春服罗一匹，小绫及绢各十匹，冬服小绫十匹，绢二十匹，绵五十两。正任节度使。在光禄大夫之下，初授及带管军同，料钱四百贯，禄粟一百五十石。承宣使。在通议大夫之下，料钱三百贯，禄粟一百石。观察使。在中大夫之下，料钱各二百贯，禄粟一百石，米麦十五石。防御使。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二百贯，禄粟一百石，米麦各十二石五斗。团练使。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一百五十贯，禄粟七十石，米麦各九石。诸州刺史。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一百贯，禄粟五十石，米、麦各七石五斗。自承宣使以下，不带阶官者为正任，带阶官者为遥郡，遥郡各在正任之下，请奉与次任、正任一同。靖康指挥：遥郡以上奉钱、衣赐、僦人、奉马，权支三分之二。

殿前三衙四厢、捧日、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遥郡团练使。料钱一百贯文。春、冬服绢各十匹。殿前诸班直都虞候，诸军都指挥使遥郡刺史。料钱五十贯，衣同前。龙卫、神卫右厢

都指挥使遥郡团练使。同捧日、天武。龙、神卫诸军都指挥使遥郡刺史。同殿前。

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左、右卫上将军，在光禄大夫之下。诸卫上将军。在通奉大夫之下。以上料钱各六十贯，春、冬綾各五匹，绢各一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三十五贯，春、冬綾三匹，绢七匹，春罗一匹，绵三十两。诸卫大将军。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二十五贯，春、冬綾三匹，绢各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二十两。诸卫将军。在朝奉郎之下，料钱二十五贯，春、冬綾各二匹，绢各七匹，春罗一匹，冬绵十五两。

率府率，在奉议郎之下。率府副率。在通直郎之下。料钱十三贯，春、冬绢各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一十五两。

通侍大夫。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五十贯，禄粟二十五石。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僉二十人，马三匹。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大夫，协忠大夫，中侍大夫。以上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各三十七贯，禄粟二十五石，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僉二十人，马三匹。中亮大夫。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三十七贯，禄粟二十五石，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僉二十人，马三匹。中卫大夫，翊卫大夫，亲卫大夫，在中散大夫之下，防御使之上。拱卫大夫，左武大夫，右武大夫。并在奉直大夫之下，诸司正使之上。以上料钱并二十七贯，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

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显大夫，武节大夫，武略大夫，武经大夫，武义大夫，武翼大夫。并在朝奉大夫之下。以上各料钱二十五贯，厨料米一石、面二石，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

正侍郎，宣正郎，履正郎，协忠郎，中侍郎，中亮郎，中

卫郎，翊卫郎，亲卫郎，拱卫郎，左武郎，右武郎。以上并在朝奉郎之下。钱各二十贯，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三十两。武功郎，武德郎，武显郎，武节郎，武略郎，武翼郎，武义郎。并在承议郎之下。以上各料钱二十贯，厨料米、面各一石，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三十两。训武郎。料钱一十七贯，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二十两。

修武郎。料钱一十七贯，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二十两。从义郎，秉义郎。并料钱十贯，带职钱十二贯，春绢四匹，冬绢五匹，绵一十两。忠训郎，忠翊郎。并料钱七贯，带职钱十贯，春、冬绢各四匹，冬绵十五两。成忠郎，保义郎。并料钱五贯，带职钱七贯，春、冬绢各四匹，绵一十五两。承节郎，承信郎。并料钱四贯，春、冬绢各三匹，钱二贯文。

进武校尉。料钱三贯，春、冬绢各三匹。进义校尉。料钱二贯，春、冬绢各三匹。下班祇应。各随差使理年不等。自三年至十二月，料钱七百文，粮二石五斗，春、冬绢各五匹。进武副尉。料钱三贯。进义副尉。料钱一贯。

守阙进义副尉。料钱二贯。

料钱、职钱，绍兴仍政和之旧：宰相，枢密使，料钱月三百贯。政和左辅、右弼为宰相，绍兴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旧制，春、冬服小绫各二十匹，绢各三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一百两。初，建炎元年指挥，宰执请受并权支三分之二，支赐支一半。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料钱二百贯，春、冬服小绫各十匹，绢各二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料钱三百贯，春服罗三匹，权支一匹；小绫三十匹，支二十匹；绢四十匹，支三十匹，冬服绫、绢同。绵二百两，支一百两。

以下职事官并支职钱：开封牧，钱一百贯。春服罗一匹，小绫、绢各十匹，冬服小绫十匹，绢二十匹。绵五十两。太子太师，太傅，太保，职钱二百贯。春服罗一匹，小绫十匹，绢二十五匹，冬服绫、绢同，绵五十两。

少师，少傅，少保，百五十贯。春、冬服小绫各七匹，绢各二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御史大夫，六部尚书。行，六十贯；守，五十五贯；试，五十贯。春服罗一匹，小绫五匹，绢十七匹，冬服绫、绢同，绵五十两。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五十贯。春服同上。左、右散骑常侍。行，五十五贯；守，五十贯；试，四十五贯。春服小绫三匹，绢十五匹，罗一匹，冬绫、绢同，绵五十两。权六曹尚书，御史中丞，六曹侍郎并同常侍，太子宾客。行，五十贯；守，四十七贯；试，四十五贯。春服小绫七匹，绢二十匹，罗一匹，冬绫、绢同，绵三十两。

太子詹事。钱、衣同宾客，小绫各止三匹。给事中，中书舍人。行，五十贯；守，四十五贯；试，四十贯。服同詹事。左、右谏议大夫。行，四十五贯；守，四十贯；试，三十七贯。馀同舍人。权六曹侍郎。职钱四十贯，绢同上。太常、宗正卿。行，三十八贯；守，三十五贯；试，三十二贯。春、冬衣随官序。

秘书监。行，四十二贯；守，三十八贯；试，三十五贯。七寺卿，国子祭酒。行，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三十贯。太常、宗正少卿，秘和少监。行，三十二贯；守，三十贯；试，二十八贯。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左、右司郎中。行，四十贯；守，三十七贯；试，三十五贯。国子司业，少府、将作、军器监。行，三十二贯；守，三十贯；试，二十八贯。太子少詹事。行，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

三十贯。

太子左、右谕德。行，三十三贯；守，三十贯；试，二十九贯；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行，三十七贯；守，三十五贯；试，三十二贯。左、右司员外郎，六曹郎中。同上。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行，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三十贯。

左、右正言。行，三十二贯；守，三十贯；试，二十七贯。诸司员外郎。同司谏。少府、将作、军器少监。行，三十贯；守，二十八贯；试，二十五贯。

太子侍读、侍讲。行，二十五贯；守，二十二贯；试，二十贯。监察御史。同正言。太子中舍人，太子舍人。行，二十贯；守，十九贯；试，十八贯。

太常丞，太医令，宗正丞，知大宗正丞，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行，二十五贯；守，二十二贯；试，二十贯。绍兴元年指挥，宣教郎任馆职，寺监丞、簿、评事，台法、主簿，寺簿、正、司直，添给职钱一十六贯，指挥每月特支米三石。

七寺丞。行，二十二贯；守，二十贯。秘书郎。行，二十二贯；守，二十贯；试，一十八贯。

太常博士。同七寺丞。著作佐郎。同秘书郎。国子监丞。同七寺丞。

大理司直、评事。同著作郎。少府、将作、都水监丞。行，二十贯；守，十八贯。秘书省校书郎；行，十八贯；守，十六贯；试，十四贯。正官。行，十六贯；守，十五贯；试，十四贯。御史台检法、主簿，九寺簿，行，二十贯；守，十八贯。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太学、武学博士。行，二十贯；守，十八贯；试，十六贯。今诸王府翊善、赞读、直讲、记室料钱，并支见钱。律学博士。行，十八贯；守，十七贯；试，十六贯。

太常寺奉礼郎。十六贯。

太常寺太祝、郊社令。行，十八贯、守，十六贯。太官令。十六贯。五监主簿。行，十八贯；守，十六贯。太学正、录，武学谕。行，十八贯；守，十七贯；试，十六贯。律学正。行，十六贯；守，十五贯；试，十四贯。

枢密院官属：都承旨，承旨。料钱四十贯，职钱三十贯，承旨二十五贯。春服罗一匹，小绫三匹，绢十五匹，冬服小绫五匹，绢十五匹，绵五十两。副都承旨。料钱三十贯，职钱二十贯，副承旨、诸房副承旨十五贯，若诸房副承旨同主管承旨司公事，加五贯。春衣罗一匹，绢十五匹，冬绢同，绵三十两。检详诸房文字。职钱三十五贯，厨食钱每日五百。计议、编修官。添支钱十贯，第三等折食钱二十五贯，厨食钱每日五百。

凡诸职事官职钱不言“行”、“守”、“试”者，准“行”给。职事官衣，如寄禄官例，及无立定则例者，随寄禄官给。职料钱、米麦计实数给，两应给者，从多给。谓职钱、米麦。诸承直以下充职事官，谓大理司直、评事。秘书省正字，太学博士、正、录，武学博士、谕，律学博士、正。听支阶官请受、添给。诸称请受者，谓衣粮、料钱，馀并为添给。

旧制，观文殿大学士，三十贯。米三石，面五石。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二十贯。米三石，面五石。资政、保和殿学士，十五贯。米三石，面五石，同上。春、冬小绫各五匹，绢各十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直学士，十五贯。春、冬小绫各三匹，绢各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保和殿，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待制同。

先是，大观，或言添支厚薄不均，其后，自学士而下改名

贴职钱：观文殿大学士；贴职钱一百贯文，米麦各二十五石，添支米三石，面五石，万字茶二斤。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贴职钱八十贯，米麦同，添支钱十贯，添支米面同。资政、保和殿学士；贴职钱七十贯，米麦同，添支米面同，万字茶二斤，春、冬绫五匹，绢一十七匹，绵五十两。罗一匹，端明殿学士；贴职钱五十贯，米麦二十石，添支米三石，面五石，万字茶二斤，春、冬绫五匹，绢一十七匹。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枢密直学士；正三品，贴职钱四十贯，米麦各一十石，添支米二石，面五石，万字茶二斤，春、冬绫五匹，绢一十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龙图、天章、宝文、徽猷、敷文阁直学士，保和殿待制；贴职钱三十贯，米麦各一十七石五斗，春、冬绫各三匹，绢一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待制；贴职钱二十贯，米麦各一十二石五斗，春、冬绫各三匹，绢一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秘阁修撰；以上贴职钱各一十五贯。直龙图、天章、宝文阁，直显谟、徽猷、敷文阁，直秘阁。

宣和间，罢支贴职钱，仍旧制添支。绍兴因之，令诸观文殿大学士至保和殿大学士料钱、春冬服随本官；资政殿学士至待制料钱随本官，春、冬服从一多给。又诸学士添支钱，曾任执政官以上者，在京、外任并支；其馀在京支，外任不支。米、面、茶、炭、奉马、僦人衣粮，内外任并给。酒、添支、马草料，外任勿给。外依祖例添支，如六部尚书而下职事官，分等第支厨食钱，自十五贯至九贯，凡四等，并依宣和指挥。修书官折食钱，监修国史四十千，史馆修撰、直史馆、本省长贰三十七贯五百，检讨、著作三十五贯，并依自来体例。有特旨添支。如绍兴元年指挥：馆职，寺监丞、簿、评事，台法、主

簿，寺正、司直，博士，添职钱一十贯。六年指挥：五寺、三监、秘书、大宗正丞，太常博士，著作、秘书、校书郎，著作佐郎，正字，大理寺正、司直、评事，台簿，删定官，检、鼓、奏告院，特支米三石计议、编修官二石。

禄粟及随身、兼人：宰相，一百石，绍兴：三公，侍中，中书、尚书令，左、右仆射同平章事，并为宰相。随身七十人。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一百石，随身五十人。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一百石，旧制百五十石。随身一百人。太尉，一百石，随身五十人。节度使，禄粟已具奉禄类。随五十人，承宣使，元随五十人。观察使，防御使，元随三十人。团练使，已上并具奉禄类。元随三十人。诸州刺史，同上。元随二十人，通侍大夫，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协忠、中侍、中亮大夫，禄粟、兼人并具奉禄类。捧日、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遥郡团练使，五十石，兼十人。龙、神卫右厢都指挥使带遥郡团练使同。殿前诸班直都虞候，诸军都指挥使遥郡刺史，二十五石，兼五人。龙、神卫诸军都指挥使带遥郡刺史同。

诸学士添支米已附于前，今载：观文殿大学士，兼二十人。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兼十人。资政、保和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兼七人。枢密都承旨，兼十人；副都承旨、诸房副承旨，七人。其馀京畿守令、幕职曹官，自十石、七石、五石至于二石各有等。中书堂后官提点五房公事，逐房副承旨，自七人、五人至于一人各有数。因仍前制，旧史已书。凡任宰相、执政有随身，太尉至刺史有元随，馀止兼人。

绍兴折色：凡禄粟每石细色六斗米麦中支。管军给米六分，麦四公。随身、元随、兼人粮，每斗折钱三十文，衣绌绢每匹

一贯。布每匹三百五十文，绵每两四十文。

公用钱

自节度使兼使相，有给二万贯者。其次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节度观察留后，五千贯至二千贯，凡四等。观察使，三千贯至二千五百贯，凡二等。防御使，三千贯至千五百贯，凡四等。团练使，二千贯至千贯，凡三等。刺史，千五百贯至五百贯，凡三等。亦有不给者。观察使以下在禁军校者，皆不给。京守在边要或加钱给者，罢者如故，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咸平五年，令河北、河东、陕西诸州，皆逐季给。

京师月给者：玉清昭应宫使，百千。景灵宫使，崇文院，七十千。会灵观使，六十千。祥源观都大管勾，五十千。御史台，三百千。大理寺，二百五十三千。刑部，九十六千。舍人院，二十千。太常寺，二十五千，秘阁，二十千。宗正寺，十五千。太常礼院，起居院，十千。门下省，登闻检院、鼓院，官诰院，三班院，各五十千。

岁给者：尚书都省，银台司，审刑院，提举诸司库务司，每给三十千，用尽续给，不限年月；馀文武常参官内职知州者，岁给王千至百千，凡十三等，皆长吏与通判署籍连署以给用；少卿监以上，有增十千至百千者。淳化元年九月，诏诸州、军、监、县无公使处，遇诞降节给茶宴钱，节度州百千，防、团、刺史州五十千，监、三泉县三十千，岭南州、军以幕府州县官权知州十千。

给券

文武君臣奉使于外，藩郡入朝，皆往来备饗饩，又有宾幕、军将、随身、牙官，马驴、橐驼之差：节、察俱有宾幕以下；中书、枢密、三司使有随身而无牙官、军将随；诸司使以上有

军将、囊驼。馀皆有牙官、马 卢，惟节、察有宾幕。诸州及四夷贡奉使，诸司职掌祇事者，亦有给焉。四夷有译语、通事、书状、换医、十券头、首领、部署、子弟之名，贡奉使有厅头、子将、推船、防授之名，职掌有僦。

京朝官、三班外任无添给者，止续给之。京府按事畿内，幕职、州县出境比较钱谷，覆按刑狱，并给券。其赴任川峡者，给驿券，赴福建、广南者，所过给仓券，入本路给驿券，皆至任则止。车驾巡幸，群臣扈从者，中书、枢密、三司使给馆券，馀官给仓券。

职田

周自卿以下有圭田不税，晋有当 田，后魏宰人之官有公田，北齐一品以下公田有差，唐制内外官各给职田，五代以来遂废。咸平中，令馆阁检校故事。申定其制，以官庄及远年逃亡田充。悉免租税，佃户以浮客充，所得课租均分，如乡原例。州县长吏给十之五。自馀差给。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御、团练州三十顷，中、上刺史州二十顷，下州及军、监十五顷，边远小州、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七顷，转运使、副十顷，兵马都监押、砦主、厘务官、录事参军、判司等，比通判、幕职之数而均给之。

景德二年七月，诏诸州职田如有灾伤，准例蠲课。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王奇上言，请天下纳职田以助振货。帝曰：“奇未晓给纳之理。然朕每览法寺奏款，外官占田多翳往制，不能自备牛种，水旱之际又不蠲省，致民无告。”遂罢奇奏，因下诏戒饬之。

天圣中，上患职田有无不均，吏或多取以病民；诏罢天下职田，悉以岁入租课送官，具数上三司，计直而均给之。朝廷方议措置未下，仁宗阅具狱，见吏以贿败者多，惻然伤之；诏

复给职田，毋多占佃户，及无田而配出所租，违者以枉法论。

又十余年，至庆历中，诏限职田，有司始审定其数。凡大藩长吏二十顷，通判八顷，判官五顷，幕职官四顷。凡节镇长吏十五顷，通判七顷，判官四顷，幕职官三顷五十亩。凡防、团以下州军长吏十顷，通判六顷，判官三顷五十亩，幕职官三顷。其馀军、监长吏七顷，判官、幕官，并同防、团以下州军。凡县令，万户以上六顷，五千户以上五顷，不满五千户并四顷。凡簿、尉，万户以上三顷，五千户以上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二顷。录事参军比本判官。曹官比倚郭簿、尉。发运制置、转运使副，武臣总管，比节镇长吏。发运制置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安抚都监，路分都监，比节镇通判。大藩府都监，比本府判官。黄汴河、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比节镇判官。节镇以下至军监，诸路走马承受并砦主，都同巡检，提举捉贼，提点马监，都大巡河，不得过节镇判官。在州监当及催纲、拨发，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不得过簿、尉。自此人有定制，士有定限，吏以职田抵罪者，视昔为庶几焉。

至熙宁间，复诏详定：

凡知大藩府三京、京兆、成都、太原、荆南、江宁府，延、秦、扬、杭、潭、广州。二十顷，节镇十五顷，馀州及军淮阳、无为、临江、广德、兴国、南康、南安、建昌、邵武、兴化。并十顷，馀小军、监七顷。通判、藩府八顷，节镇七顷，馀州六顷。留守、节度、观察判官，藩府五顷，节镇四顷。掌书记以下幕职官三顷五十亩。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三顷。令、丞、簿、尉。万户以上，县令六顷，丞四顷；不满万户，令五顷，丞三顷；不满五千户，令四顷，丞二顷五十亩。簿、尉减令之半。藩府、节镇录参，视本州判官，馀视幕职官。藩府、节镇曹官，视万户县簿、尉，馀视不满万户者。

发运、转运使、副，视节镇知州。开封府界提点，视徐州。发运、转运判官，常平仓司提举官，视藩府通判。同提举，视万户县令。发运司干当公事，视节镇通判。转运司管干文字，提刑司检法官，提举常平仓司干当公事，视不满万户县令。蔡河、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管干机宜文字，府界提点司干当公事，视节镇判官。

总管，视节镇知州。路分钤辖，视徐州知州。安抚、路分都监，州钤辖，视节镇通判。藩府都监，视本州判官。诸路正将，视路分都监；副将，视藩府都监。走马承受，诸州都监，都同巡，都大巡河，并视节镇判官。巡检，堡砦都监，砦主，在州监当及催纲、拨发，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并视幕职官。巡辖马递铺，监堰并县、镇、砦监当，并视本县簿、尉。诸路州学教授，京朝视本州判官，选人视本州曹官。

又诏：“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司，以本路职田令逐州军岁以子利稻麦等拘收变钱，从本司以一路所收钱数，又纽而为斛斗价直，然后等第均给。”自熙宁三年始，知成都府，一千石。转运使，六百石。钤辖二员，各五百石。转运判官，视钤辖。通判二员，各四百五十石。签判，节推，察推，知录，干当粮料院，监军资库，都监，都巡检，巡检，系大使臣。走马承受，京朝官知县，各二百石。内职官系两使支掌以上资序者同。如系初等及权入者，各一百五十石。监商税、市卖院、交子务，系京朝官或大使臣充者。视职官。城外巡检，监排岸，十县巡检，系三班使臣者。各一百五十石。司理，司户，司法，府学教授，系敕扎正授者。监甲仗库，各一百石。知眉、蜀、彭、雅、邛、嘉、简、陵州，永康军，视成都通判。其通判减三之一。知威、黎茂州，视眉、蜀通判。其都监，监押，驻泊，都巡检，系大使臣者。签判，推、判官，系两使职官并支掌

以上资序。知录，京朝官并职官知县，监棚口镇，系京朝官。视成都职官。监押，巡检，同巡检，驻泊，系三班使臣。初等职官或权入职官，录事参军，县令，试衔知县，视成都城外巡检。司理，司户，司法，诸县主簿、尉，应监当场务选人监税、监盐，巡辖马铺，系三班使臣。

视成都曹官。应诸县令佐系职员权摄者不给。岁有丰凶，则数有少剩，皆随时等级为之增减。初，权御史中丞吕诲、御史知杂刘述奉诏同均定成都、梓、利、夔四路职田，诲等以成都路岁收子利稻麦、桑丝、麻竹等物逐处不同，遂计实直纽作稻谷一色，每斗中价百有二十，自知成都府以下官属等第均定。及再诏详定，而三路数少，均分不足，用定到成都路数目以闻，中书再行详定，而有是诏。

元丰中，诏熙河、泾原、兰州路州军官属职田，每顷岁给钱钞十千。以其元给田及新造之区，募弓箭手及留其地以为营田，元符三年，朝散郎杜子民奏：“职田之法，每患不均。神宗首变两川之法，无给上下，一路便之。元祐中推广此意，以限月之法，变而均给。士大夫贪冒者，或穷日之力以赴期会，或交书请属以幸权摄，奔竞之风长，廉耻之节丧。乞复元丰均给之法，以养士廉节。”从之。

建中靖国元年，知延安府范纯粹奏：“昨帅河东日，闻晋州守臣所得职田，因李君卿为州，谕意属邑增广租入，比旧数倍。后襄陵县令周汲力陈共弊，郡守时彦岁减所入十七八，佃户始脱苛敛之苦。而晋、绛、陕三州圭腴，素号优厚，多由违法所致。或改易种色，或遣子弟公皂监获，贪污猥贱，无所不有。乞下河东、陕西监司，悉令改正。”从之。

大观四年，臣僚言：“圭田欲以养廉，无法制以防之，则贪者奋矣。奸吏挟肥瘠之议，以逞其私，给田有限，课入无算，

祖宗深虑其弊，以提点弄狱官察之，而未尝给以圭租，庶不同其利而分其心也。近岁提点刑狱所受圭租，同于他司，故积年利病，壅于上闻。元丰旧制，检法官，其属也，当视其长。自元祐初并提举常平司职事入提刑司，兼领编敕，遂将提举官合给之数拨与提刑司，参详修立，而检法官亦预焉。”诏依旧法。

政和八年，臣僚言：“尚书省以县令之选轻，措置自不满五千户至满万户递增给职田一顷。夫天下圭租，多寡不均久矣，县令所得，亦复不齐。多至九百斛，如淄州高苑；八百斛，如常之江阴；六百斛，常之宜兴。亦六百斛。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三二百。凡在河北、京东京西、荆湖之间，少则有至三二十斛者；二广、福建有自来无圭租处；川峡四路自守倅至簿尉，又以一路岁入均给，令固不得而独有。今欲一概增给一顷，岂可得哉？”诏应县令职田顷亩未及条格者，催促揔拨。

宣和无年诏：“诸路职官各有职田，所以养廉也。县召客户、税户，租佃分收，灾伤检覆减放，所以防贪也。诸县多翦法抑都保正长，及中上户分佃认纳。不问所收厚薄，使之必输，甚至不知田亩所在，虚认租课。闻之恻然。应违法抑勒及诡名委保者，以违诏论；灾伤检放不尽者，计赃以枉法论；入己者以自盗论。”

靖康元年，诏诸路职田租存田亡者，并与落租额。绍兴间，惧其不均，则诏诸路提刑司依法揔拨，官多田少，即于邻近州县通融，须管数足。又诏将空闲之田为他司官属所占者，拨以足之，仍先自簿、尉始。其有无职田，选人并亲民小使臣，每员月支茶汤钱一十贯文。内虽有职田，每月不及十贯者，皆与补足，所以厚其养廉之利。惧其病民，则委通判、县令核实，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损其已定过多之额。凡职租不许辄令保正催纳，或抑令折纳见钱，或无田平白监租，或以虚数勒民代纳，

或额外过数多取，皆申严禁止之令。察以监司，坐以赃罪，所以防其不廉之害。罢废未几而复旧，拘借未久而给还，移充余本，转收马料，旋复免行，皆所以示优恩，厉清操也。

若其顷亩多寡，具有成式：知藩府，谓三京、颖昌、京兆、成都、太原、建康、江陵、延安、兴仁隆德、开德、临安府，秦、扬潭、广州。二十顷。发运、围运使副，总管，副总管，知节镇，一十五顷。知徐州及广济、淮阳、无为、临江、广德、兴国、南康、南安、建昌、邵武、兴化、汉阳、永康军，并路分钤辖，一十顷。发运、转运判官，提举淮南、两浙、江南、荆湖东西、河北路盐事官，通判藩府，八顷。知徐军及监，并通判节镇州，钤辖，安抚副使，都监，路分都监，将官，发运司干办公事，七顷。通判徐州及军，满万户县令，六顷。藩府判官，录事参军，州学教授，并谓承务郎以上者。都监，发运、转运司主管文字，满五千户县令，副将官，五顷。节镇判官，录事参军，州学教授，并谓承务郎以上者。转运司主管帐司，不满五千户县令，满万户县丞，徐州都监，走马承受公事，主管机宜文字，同巡检，都大巡河，提点马监，四顷。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藩府及节镇推官，巡检，县、镇、砦都监、砦主，巡捉私茶盐，驻泊捉贼，在城监当，徐州判官、学教授，并谓承务郎以上者。军、监都监，三顷五十亩。军、监判官，徐州推官，徐州及军、监录事参军，巡检，县、镇、砦都监，砦主，巡捉私茶盐，驻泊捉贼，在城监当，藩府及节镇曹官，州学教授，谓承直郎以下。满五千户县丞，满万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当及监堰，三顷。徐州及军、监曹官，州学教授，谓承直郎以下。不满五千户县丞，满五千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当及监堰，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

宋史

·2786·

当及监堰，二顷。

志第一百二十六

食货上一（农田）

昔武王克商，访箕子以治道，箕子为之陈《洪范》九畴，五行五事之次，即曰“农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货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国家之政兴焉。是故食货而下，五卿之职备举于是矣：宗伯掌邦礼，祀必有食货而后仪物备，宾必有食货而后委积丰；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奠于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兴于礼义；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货而后可远于刑罚；司马掌邦政，兵必有食货而后可用于征戍。其曰“农用八政”，农，食货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货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范》八政之意欤。

宋承唐、五季之后，太祖兴，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柰务尽地力。至于太宗，国用殷实，轻赋薄敛之制，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传至真宗，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由是食货之议，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然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国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进售其强兵富国之术，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

作。徽宗既立，蔡京为丰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敛，以济多欲，自速祸败。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然百五十年之间，公私粗给而已。

考其祖宗立国初意，以忠厚仁恕为基，向使究其所为，勉而进于王道，亦孰能御之哉？然终宋之世，享国不为不长，其租税征榷，规抚节目，烦简疏密，无以大异于前世，何哉？内则牵于繁文，外则挠于强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势不但已，徵求于民；谋国者处乎其间，又多伐异而党同，易动而轻变。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既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愈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非是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又谓汉文、景之殷富，得诸黄、老之清静，为黄、老之学者，大忌于纷更，宋法果能然乎？时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财，其数有限，国家用财，其端无穷，归于一是，则“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无他技也。

宋旧史志食货之法，或骤试而辄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则徒重篇帙，约之则不见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为鉴者焉。篇次离为上下：其一曰农田，二曰方田，三曰赋税，四曰布帛，五曰和余，六曰漕运，七曰屯田，八曰常平义仓，九曰课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动关民生；国以民为本，故列之上篇焉。其一曰会计，二曰铜铁钱，三曰会子，四曰盐，五曰茶，六曰酒，七曰坑冶，八曰矾，九曰商税，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输，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损或益，有系国体；国不以利为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为十有四卷

云。

农田之制 自五代以兵战为务，条章多阙，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来，命官分诣诸道均田，苛暴失实者辄谴黜。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男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羨、野无旷土者，议赏。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塉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遇丰岁，则谕民谨盖岁，节费用，以备不虞。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

太宗太平兴国中，两京、诸路许民共推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肥瘠及五种所宜，某家有种，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乡三老、里胥召集余夫，分画旷土，劝令种蒔，候岁熟共取其利。为农师者蠲税免役。民有饮博怠于农务者，农师谨察之，白州县论罪，以警游惰。所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其后以烦扰罢。初，农时，太宗尝令取畿内青苗观之，听政之次，出示近臣。是岁，畿内菽粟苗皆长数尺。帝顾谓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资，固当尽复其租税。”

端拱初，亲耕籍田，以劝农事。然畿甸民苦税重，兄弟既壮乃析居，其田亩聚税于一家，即弃去；县岁按所弃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闻而思革其弊，会知封丘县窦玘言之，乃诏赐绯鱼，绢百匹；擢太子中允，知开封府司录事，俾按察京畿诸县田租。玘专务苛刻以求课最，民实逃亡者，亦搜

索于邻里亲戚之家，益造新籍，甚为劳扰，数月罢之。时州县之吏多非其人，土地之利不尽出，租税减耗，赋役不均，上下相蒙，积习成敝。乃诏：“诸知州、通判具如何均平赋税，招辑流亡，惠恤孤贫，窒塞奸幸，凡民间未便事，限一月附疾置以闻。”而比年多稼不登，富者操奇赢之资，贫者取倍称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责偿愈急，税调未毕，资储罄然。遂令州县戒里胥、乡老察视，有取富民谷麦货财，出息不得逾倍，未输税毋得先偿私逋，违者罪之。

言者谓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旱，亦古之制。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淳化五年，宋、亳数州牛疫，死者过半，官借钱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属时雨沾足，帝虑其耕稼失时，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运以人力，即分命秘书丞、直史馆陈尧叟等即其州依式制造给民。

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官吏劝民垦田，悉书于印纸，以俟旌赏。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

“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于积谷而务农，盐铁榷酤斯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诸路地里复远，虽加劝督，未遽获利。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赋额岁减，国用不充。

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租调，宽以岁时。然乡县扰之，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损瘠。况民之流

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遁，则乡里检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归耕。

如授以闲旷之田，广募游惰，诱之耕垦，未计赋租，许令别置版图，便宜从事；酌民力丰寡、农田肥硠，均配督课，令其不倦。其逃民归业，丁口授田，烦碎之事，并取大司农裁决。耕桑之外，令益树杂木蔬果，孳畜羊犬鸡豚。给授桑土，潜拟井田，营造室居，使立保伍；养生送死之具，庆吊问遗之资，并立条制。候至三五年间，生计成立，即计户定征，量田输税。若民力不足，官借余钱，或以市馥粮，或以营耕具。凡此给受，委于司农，比及秋成，乃令偿直，依时价折纳，以其成数关白户部。”

帝览之喜，令靖条奏以闻。

靖又言：“逃民复业及浮客请佃者，委农官勘验以给授田土，收附版籍，州县未得议其差役；乏粮种、耕牛者，令司农以官钱给借。其田制为三品：以膏沃而无水旱之患者为上品；虽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塉瘠而无水旱之虑者为中品；既塉瘠复患于水旱者为下品。上田人授百亩，中田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并五年后收其租，亦只计百亩，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请加受田，如丁数五丁者从三丁之制，七丁者给五丁，十丁给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为限。若宽乡田多，即委农官裁度以赋之。其室庐、蔬韭及桑枣、榆柳种艺之地，每户十丁者给百五十亩，七丁者百亩，五丁者七十亩，三丁者五十亩，不及三丁者三十亩。除桑功五年后计其租，余悉蠲其课。”

宰相吕端谓靖所立田制，多改旧法，又大费资用，以其状付有司。诏盐铁使陈恕等共议，请如靖奏。乃以靖为京西劝农

使，按行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亮上言功难成，愿罢其事。帝志在勉农，犹诏靖经度。未几，三司以费官钱数多，万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寝。

真宗景德初，诏诸州不堪牧马闲田，依职田例招主客户多方种蒔，以沃瘠分三等输课。河朔戎寇之后，耕具颇阙，牛多瘠死。二年，内出踏犁式，诏河北转运使询于民间，如可用，则官造给之；且令有司议市牛送河北。又以兵罢，民始务农创什器，遂权除生熟铁度河之禁。是岁，命权三司使丁谓取户税条敕及臣民所陈田农利害，与盐铁判官张若谷、户部判官王曾等参详删定，成《景德农田敕》五卷，三年正月上之。谓等又取唐开元中宇文融请置劝农判田，检户口、田土伪滥；且虑别置官烦扰，而诸州长吏除当劝农，乃请少卿、监为刺史、合门使以上知州者，并兼管内劝农事，及通判并兼劝农事，诸路转运使、副兼本路劝农使。诏可。

大中祥符四年，诏曰：“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诸州县人畜田，并如乡土旧例，自余焚烧野草，须十月后方得纵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检察，毋使延燔。”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蒔之，盖早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后又种于玉宸殿，帝与近臣同观；毕刈，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六年，免诸路农器之税。明年，诸州牛疫，又诏民买卖耕牛勿算；继令群牧司选医牛古方，颁之天下。

天禧初，诏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丰稔，或已奏丰稔而非时灾沴者，即须上闻，违者重置其罪。先是，民诉水旱者，夏以

四月，秋以七月，荆湖、淮南、江浙、川峡、广南水田不得过期，过期者吏勿受；令、佐受诉，即分行检视，白州遣官覆检，三司定分数蠲税；亦有朝旨特增免数及应输者许其倚格，京畿则特遣官覆检。太祖时，亦或遣官往外州检视，不为常制；伤甚，有免覆检者。至是，又以覆检烦扰，止遣官就田所阅视，即定蠲数。时久罢畋游，令开封府谕民，京城四面禁围草城，许其耕牧。三年，诏民有孝弟力田、储蓄岁计者，长吏倍存恤之。

初，朝议置劝农之名，然无职局。四年，始诏诸路提点刑狱朝臣为劝农使、使臣为副使，所至，取民籍视其差等，不如式者惩革之；劝恤农民，以时耕垦，招集逃散，检括陷税，凡农田事悉领焉。置局案，铸印给之。凡奏举亲民之官，悉令条析劝农之绩，以为殿最黜陟。

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仁宗继之，益务约己爱人。即位之初，下诏曰：“今宿麦既登，秋种向茂，其令州县谕民，务谨盖藏，无或妄费。”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以田赏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牵于阴阳之说，至不敢举事。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

时又禁近臣置别业京师及寺观毋得市田。初，真宗崩，内遣中人持金赐玉泉山僧寺市田，言为先帝植福，后毋以为例。繇是寺观稍益市田。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顷岁中人至涟水军，称诏市民田给僧寺，非旧制。”诏还民田，收其直入官。后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

帝敦本务农，屡诏劝劭，观稼于郊，岁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景祐初，患百姓多去农为兵，诏大臣条上兵农得失，议更其法。遣尚书职方员外郎沈厚载出怀、卫、磁、相、邢、洺、镇、赵等州，教民种水田。京东转运司亦言：“济、兗间多闲田，而青州兵马都监郝仁禹知田事，请命规度水利，募民耕垦。”从之。是秋，诏曰：“仍岁饥歉，民多失职。今秋稼甫登，方事敛获，州县毋或追扰，以妨农时。刑狱须证逮者速决之。”

帝每以水旱为忧，宝元初，诏诸州旬上雨雪，著为令。庆历三年，诏民犯法可矜者别为赎令，乡民以谷麦，市人以钱帛。谓民重谷帛，免刑罚，则农桑自劝，然卒不果行。参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职，唐命相判尚书六曹，或兼诸道盐铁、转运使。请于职事中择其要者，以辅臣兼领。”于是以贾昌朝领农田，未及施为而仲淹罢，事遂止。皇祐中，于苑中作宝岐殿，每岁召辅臣观刈谷麦，自是罕复出郊矣。

帝闻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天圣初，诏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三年而后收，减旧额之半；后又诏流民能自复者，赋亦如之。既而又与流民限，百日复业，蠲赋役，五年减旧赋十之八；期尽不至，听他人得耕。至是，每下赦令，辄以招辑流亡、募人耕垦为言。民被灾而流者，又复其蠲复，缓其期招之。诏诸州长吏、令、佐能劝民修陂池、沟洫之久废者，及垦辟荒田、增税二十万已上，议赏；监司能督责部吏经画，赏亦如之。

久之，天下生齿益蕃，辟田益广。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请徙户实之，或议置屯田，或欲遂废唐州为县。嘉祐中，唐守赵尚宽言土旷可辟，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废。得汉邵信臣故陂渠遗迹而修复之，假牛犁、种食以

诱耕者，劝课劳来。岁余，流民自归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十余户；引水溉田几数万顷，变硗瘠为膏腴。监司上其状，三司使包拯亦以为言，遂留再任。治平中，岁满当去。英宗嘉其勤，且倚以兴辑，特进一官，赐钱二十万，复留再任。时患守令数易，诏察其有实课者增秩再任，而尚宽应诏为天下倡。后太守高赋继之，亦以能劝课被奖，留再任。

天下垦田：景德中，丁谓著《会计录》云，总得一百八十六万余顷。以是岁七百二十二万余户计之，是四户耕田一顷，繇是而知天下隐田多矣。又川峡、广南之田，顷亩不备，第以五赋约之。至天圣中，国史则云：开宝末，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而开宝之数乃倍于景德，则谓之所录，固未得其实。皇祐、治平，三司皆有《会计录》，而皇祐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治平中四百四十万余顷，其间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垦田之数增倍。以治平数视天禧则犹不及，而叙《治平录》者以谓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如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是时，累朝相承，重于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而废田见于籍者犹四十八万顷。

治平四年，诏曰：“岁比不登，今春时雨，农民桑蚕、谷麦，众作勤劳，一岁之功，并在此时。其委安抚、转运司敕戒州县吏，省事息民，无夺其时。”“诸路逃田三十年者除其税十四，四十年以上十五，五十年以上六分，百年以上七分；佃及十年输五分，二十年输七分，著为令。”

神宗熙宁元年，襄州宜城令朱紘复修水渠，溉田六千顷，诏迁一官。权京西转运使谢景温言：“在法，请田户五年内科役皆免。贬汝州四县客户，不一二年便为旧户纠抉，与之同役，

因此即又逃窜，田土荒莱。欲乞置垦田务，差官专领，籍四县荒田，召人请射。更不以其人隶属诸县版籍，须五年乃拨附，则五年内自无差科。如招及千户以上者，优奖。”诏不置务，余从所请。

明年，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埤、堤堰、沟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民占荒逃田若归业者，责相保任，逃税者保任为输之。已行新法县分，田土顷亩、川港陂塘之类，令、佐受代，具垦辟开修之数授诸代者，令照籍有实乃代。

中书议劝民栽桑。帝曰：“农桑，衣食之本。民不敢自力者，正以州县约以为贵，升其户等耳。宜申条禁。”于是司农寺诸立法，先行之开封，视可行，颁于天下。民种桑柘毋得增赋。安肃广信顺安军、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阡戎马。官计其活茂多寡，得差减在户租数；活不及数者罚，责之补种。

兴修水利田，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千九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神宗元丰元年，诏开废田，水利，民力不能给役者，贷以常平钱谷，京西南路流民买耕牛者免征。五年，都水使者范三渊奏：“自大名抵乾宁，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顷，乞募人耕种。”从之。

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首起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委之以政。诏天下臣民皆得以封事言民间疾苦。光抗疏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蚕妇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绌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

路耳。而况聚敛之臣，于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赏。青苗则强散重敛，给陈纳新；免役则刻剥穷民，收养浮食；保甲则劳于非业之作；保马则困于无益之费，可不念哉！今者浚发德音，使畎亩之民得上封事。虽其言辞鄙杂，皆身受实惠，直贡其诚，不可忽也。”

初，熙宁六年，立法劝民栽桑，有不趋令，则仿屋粟、里布为之罚。然长民之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为病。至是，楚丘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诏罢之，且蠲所负罚金。兴平县抑民田为牧地，民亦自言，诏悉还之。元祐四年，诏：“濒河州县，积水冒田。在任官能为民经画疏导沟畎，退出良田自百顷至千顷，第赏。”

崇宁中，广东南路转运判官王觉，以开辟荒田几及万顷，诏迁一官。其后，知州、部使者以能课民种桑枣者，率优其第秩焉。政和六年，立管干圩岸、围岸官法，在官三年，无隳损堙塞者赏之。京畿提点刑狱王本言：“前任提举常平，根括诸县天荒瘠鹵地一万二千余顷入稻田务，已佃者五千三百余顷，尚虑令、佐不肯究心。”诏比开垦碱地格推赏。平江府兴修围田二千余顷，令、佐而下以差减磨勘年。

八年，权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任谅奏：“高邮军有逃田四百四十六顷，楚州九百七十四顷，泰州五百七十二顷，平江府四百九十七顷，以六路计之，何可胜数。欲诸县专选官按籍根括。”诏无丞处委他官，余并从之。

宣和二年，臣僚上言：“监司、守令官带劝农，莫副上意，欲立四证验之：按田莱荒治之迹，较户产登降之籍，验米谷贵贱之价，考租赋盈亏之数。四证具，则其实著矣。”命中书审定取旨。五年，诏：“江东转运司根括到逃田一百六十顷一十六亩，两浙根括到四百五十六顷，召人出租，专充今年增屯戍

兵衣粮。”初，政和中，品官限田，一品百顷，以差降杀，至九品为十亩；限外之数，并同编户差科。七年，又诏：“内外宫观舍置田，在京不得过五十顷，在外不得过三十顷，不免科差、徭役、支移。虽奉御笔，许执奏不行。”

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命有司招诱农民，归业者振贷之，蠲欠租，免耕牛税。五年，广州州学教授林勋献《本政书》十三篇，大略谓：“国朝兵农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是以饥民窜卒，类为盗贼。宜仿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未作者，皆使为农，以耕田之羨。杂纽钱谷，以为什一之税。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为一井，提封百里，为三千四百井，率税米五万一千斛，钱万二千缗。每井赋二兵一马，率为兵六千八百人，马三千四百匹。此方百里之县所出赋税之数。岁取五之一以为上番之额，以给征役；无事则又分为四番，以直官府，以给守卫。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遍也。悉上则岁食米万九千余斛，钱三千六百缗，无事则减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税供之。匹妇之贡，绢三尺，绵一两，百里之县，岁收绢四千余匹，绵二千四百斤；非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所收视绵绢倍之。行之十年，则民之口算，官之酒酤，与凡茶、盐、香、矾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说甚备。寻以勋为桂州节度掌书记。

建炎以来，内外用兵，所在多逃绝之田。绍兴二年四月，诏两浙路收买牛具，贷淮东人户。七月，诏：知兴国军王綯、知永兴县陈升率先奉诏诱民垦田，各增一秩。三年九月，户部言：“百姓弃产，已诏二年外许人请射，十年内虽已请射及充职田者，并听归业。孤幼及亲属应得财产者，守令验实给还，冒占者论如律。州县奉行不虔，监司按劾。”从之。先是，臣

僚言：“近诏州县拘籍被虏百姓税赋，而苛酷之吏不考其实，其间有父母被虏儿女存者，有中道脱者，有全家被虏而亲属偶归者，一概籍没，人情皇皇。”故有是命。十月，募佃江东、西闲田，三等定租：上田亩输米一斗五升，中田一斗，下田七升。四年，贷庐州民钱万缗，以买耕牛。

五年五月，立《守令垦田殿最格》，残破州县垦田增及一分，郡守升三季名次，增及九分，迁一官；亏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亏及九分，镌一官。县令差减之。增亏各及十分者，取旨赏罚。其后以两淮、荆湖等路民稍复业，而旷土尚多，户部复立格上之：每州增垦田千顷，县半之，守宰各进一秩；州亏五百顷，县亏五之一，皆展磨勘年。诏颁之诸路。增，谓荒田开垦者；亏，谓熟田不因灾伤而致荒者。又令县具归业民数及垦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转运，转运岁上户部，户部置籍以考之。七月，都督行府言：“潭、鼎、岳、澧、荆南归业之民，其田已佃者，以附近闲田与之，免三年租税；无产愿受闲田者，亦与之。”上谕辅臣曰：“淮北之民襁负而至，亦可给田，以广招徕之意。”

六年，减江东诸路逃田税额。知平江府章谊言：“民所甚苦者，催科无法，税役不均。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为之破产。乞委通判一员均平赋役。”九年，宗正少卿方庭实言：“中原士民奔逃南州，十有四年，出违十年之限及流徙僻远卒未能归者，望诏有司别立限年。”户部议：“自复降赦日为始，再期五年，如期满无理认者，见佃人依旧承佃。中原士民流寓东南，往往有坟墓，或官拘籍，或民冒占，便行给还。”从之。十一年，复买牛贷淮南农户。

十二年，左司员外郎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岁入昔七十万有奇，今按籍虽三十九万斛，然实入才二十万

耳。询之士人，皆欺隐也。望考按核实，自平江始，然后施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谓宰执曰：“椿年之论，颇有条理。”秦桧亦言其说简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正缘经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以椿年为两浙路转运副使，措置经界。椿年请先往平江诸县，俟就绪即往诸州，要在均平，为民除害，不增税额。十三年，以提举洪州玉隆观胡思、直显谟阁徐林议沮经界，停官远徙。以民田不上税簿者没官，税簿不谨书者罪官吏。时量田不实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愿许陈首追正。”椿年为之轻刑、省费甚众。

十四年，以椿年权户部侍郎，措置经界。寻以母忧去，以两浙转运副使王鈇权户部侍郎措置。十五年，诏户部及所遣官委曲措置，务使赋税均而无扰。又因兴国军守臣宋时言，诏诸州县违期归业者，其田已佃及官卖者，即以官田之可耕者给还。十六年，王鈇以疾罢。十七年，复以李椿年权户部侍郎，措置经界。先是，真州兵燹之余，疮痍未复，洪兴祖为守，请复租二年，明年又复请之，自是流民浸归。十八年，垦荒田至七万余亩。

十九年，诏敕令所删定官郑克行四川经界法。克颇峻贵州县，所谓“省庄田”者，虽蔬果、桑柘莫不有征，而邛、蜀民田至什税其伍。通判嘉州杨承曰：“仁政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违令，下不扰民，则仁政得矣。”召诸邑令谓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其谨行之。无愧于心，何畏焉？”事迄成，为列郡最。其后，民有诉不均者，殿中侍御史曹筠劾椿年，罢之。上谓秦桧曰：“若下田受重税，将无以输。”桧曰：“臣已谕户部侍郎宋觐，有未均处亟与改正。”二十年，诏：两淮沃壤宜谷，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广官庄。知资州杨师锡言：有司

奉行失当，田亩不分腴瘠，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税产。于是降诏曰：“椿年乞行经界，去民十害，今闻浸失本意。凡便民者依已行，害民者与追正。”二十一年四月，宋觐罢。二十六年正月，上谓辅臣曰：“经界事李椿年主之，若推行就绪，不为不善。今诸路往往中辍，愿得一通晓经界者款曲议之。”会潼川府转运判官王之望上书，言蜀中经界利害甚悉。明年，以之望提点刑狱，毕经界事。

三月，户部言：“蜀地狭人夥，而京西、淮南膏腴官田尚多，许人承佃，官贷牛、种，八年仍偿。并边免租十年，次边半之，满三年与其业。愿往者给据津发。”上曰：“善。但贫民乍请荒田，安能便得牛、种？若不从官贷，未免为虚文，可令相度支給。”四月，通判安丰军王时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尽辟、民不加多者，缘豪强虚占良田，而无遍耕之力；流民襁负而至，而无开耕之地。望凡荒闲田许人划佃。”户部议：期以二年，未垦者即如所请；京西路如之。诏以时升为司农寺丞。十月，用御史中丞汤鹏举言，离军添差之人，授以江、淮、湖南荒田，人一顷，为世业。所在郡以一岁奉充牛、种费，仍免租税十年，丁役二十年。

二十八年，王之望言：“去年分遣官诣经界不均县裁正，今已迄事。此后吏民尚敢扇摇以疑百姓者，乞重置于法。”从之。二十九年，知潭州魏良臣言：“本州归业之民，以熟田为荒，不输租。今令给甲输税，自明年始，不实，许人告，以为田赏之。”户部议：“期逾百日，依匿税法。”诏可。三十年，初令纯州平江县民实田输税，亩输米二升四合。

孝宗隆兴元年，诏：“凡百姓逃弃田宅，出三十年无人归认者，依户绝法。”乾道元年正月，都省言：“淮民复业，宜先劝课农桑。令、丞植桑三万株至六万株，守、倅部内植二十万

株以上，并论赏有差。”二月，三省、枢密院言：“归正人贫乏者散居两淮，去冬淮民种麦甚广，逃亡未归，无人收获。”诏诸郡量口均给，其已归业者毋例扰之。四年，知鄂州李椿奏：“州虽在江南，荒田甚多，请佃者开垦未几，便起毛税，度田追呼，不任其扰，旋即逃去。今欲召人请射，免税三年；三年之后为世业，三分为率，输苗一分，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输。归业者别以荒田给之。”又诏楚州给归正人田及牛具、种粮钱五万缗。

六年二月，诏曰：“朕深惟治不加进，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严限田，抑游手，务农桑。凡是数者，卿等二三大臣为朕任之。”十有二月，监进奏院李结献《治田三议》：一曰务本，二曰协力，三曰因时。大略谓：“浙西低田恃堤为固，若堤岸高厚，则水不能入。乞于苏、湖、常、秀诸州水田塘浦要处，官以钱米贷田主，乘此农隙，作堰增令高阔，则堤成而水不为患。方此饥馑，俾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泾浜断流，车畎修筑，尤为省力。”诏令胡坚常相度以闻。其后，户部以三议切当，但工力浩瀚，欲晓有田之家，各依乡原亩步出钱米与租田之人，更相修筑，庶官无所费，民不告劳。从之。

七年二月，知扬州晁公武奏：“朝廷以沿淮荒残之久，未行租税，民复业与创户者，虽阡陌相望，然闻之官者十才二三，咸惧后来税重。昔晚唐民务稼穡则增其租，故播种少；吴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故无旷土。望诏两淮更不增赋，庶民知劝。”诏可。十月，司马伋请劝民种麦，为来春之计。于是诏江东西、湖南北、淮东西路帅漕，官为借种及谕大姓假贷农民广种，依赈济格推赏，仍上已种顷亩，议赏罚。九年，王之奇奏增定力田赏格，募人开耕荒田，给官告绫纸以备书填，及官会十万缗

充农具等用。以种粮不足，又诏淮东总领所借给稻三万石。

淳熙五年，诏：“湖北佃户开垦荒田，止输旧税。若包占顷亩，未悉开耕，诏下之日，期以二年，不能遍耕者拘作营田，其增税、划佃之令勿行。”六年五月，提举浙西常平茶盐颜师鲁奏：“设劝课之法，欲重农桑、广种植也。今乡民于己田连接闲旷硗确之地，垦成田园，用力甚勤。或以未陈起税，为人所讼，即以盗耕罪之，何以劝力田哉？止宜实田起税，非特可戢告讦之风，亦见盛世重农之意。”诏可。十有一月，臣僚奏：“比令诸路帅、漕督守令劝谕种麦，岁上所增顷亩。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数郡宜麦，余皆文具。望止谕民以时播种，免其岁上增种之数，庶得劝课之实。”

七年，复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自是每岁如之。八年五月，诏曰：“乃者得天之时，蚕麦既登，及命近甸取而视之，则穗短莠薄，非种植风厉之功有所未至欤？朕将稽勤惰而诏赏罚焉。”是岁连雨，下田被浸，诏两浙诸州军与常平司措置，再借种粮与下户播种，毋致失时。十有一月，辅臣奏：“田世雄言，民有麦田，虽垦无种，若贷与贫民，犹可种春麦。臣僚亦言，江、浙旱田虽已耕，亦无麦种。”于是诏诸路帅、漕、常平司，以常平麦贷之。

先是，知扬州郑良嗣言：“两淮民田，广至包占，多未起税。朝廷累限展首，今限满适旱，乞更展一年。”诏如其请。九年，著作郎袁枢振两淮还，奏：“民占田不知其数，二税既免，止输谷帛之课。力不能垦，则废为荒地；他人请佃，则以疆界为词，官无稽考。是以野不加辟，户不加多，而郡县之计益窘。望诏州县画疆立券，占田多而输课少者，随亩增之；其余闲田，给与佃人，庶几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莱不至多荒。”

绍熙元年，初，朱熹为泉之同安簿，知二郡经界不行之害。至是，知漳州。会臣僚请行闽中经界，诏监司条具，事下郡。熹访问讲求，纤悉备至。乃奏言：“经界最为民间莫大之利，绍兴已推行处，公私两利，独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劳逸，而后一州之利病，切独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择官吏，委任责成；度量步亩，算计精确；画图造帐，费从官给；随产均税，特许过乡通县均纽，庶几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今欲每亩随九等高下定计产钱，而合一州租税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每文输米几何，钱几何，止于一仓一库受纳。既输之后，却视原额分隶为省计，为职田，为学粮，为常平，各拨入诸仓库。版图一定，则民业有经矣。但此法之行，贫民下户固所深喜，然不能自达其情；豪家猾吏实所不乐，皆善为说辞，以惑群听；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风沮怯，此则不能无虑。”辅臣请行于漳州。明年春，诏漕臣陈公亮同熹协力奉行。会农事方兴，熹益加讲究，冀来岁行之。细民知其不扰而利于己，莫不鼓舞，而贵家豪右占田隐税、侵渔贫弱者，胥为异论以摇之，前诏遂格。熹请祠去。五年，蠲庐州旱伤百姓贷稻种三万二千一百石。

庆元元年二月，上以岁凶，百姓饥病，诏曰：“朕德菲薄，饥馑荐臻，使民陷于死亡，夙夜惨怛，宁敢诿过于下耶？顾使者、守令所与朕分寄而共忧也，乃涉春以来，闻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亩，捐沟壑，咎安在耶？岂振给不尽及民欤？得粟者未必饥，饥者未必得欤？偏聚于所近，不能均济欤？官吏视成而自不省欤？其各恪意措画，务使实惠不壅，毋以虚文蒙上，则朕汝嘉。”

宁宗开禧元年，夔路转运判官范荪言：“本路施、黔等州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富豪之家

诱客户举室迁去。乞将皇祐官庄客户逃移之法校定：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毋及其家属；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毋就租以充客户；凡贷钱，止凭文约交还，毋抑勒以为地客；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庶使深山穷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祐逃移旧法轻重适中，可以经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后凡理诉官庄客户，并用皇祐旧法从之。

嘉定八年，左司谏黄序奏：“雨泽愆期，地多荒白。知余杭县赵师恕请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盖种稻则费少利多，杂种则劳多获少。虑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课责输，则非徒无益；若使之从便杂种，多寡皆为己有，则不劝而勤，民可无饥。望如所陈，下两浙、两淮、江东西等路，凡有耕种失时者并令杂种，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苗，庶几农民得以续食，官免振救之费。”从之。

知婺州赵{与心}夫行经界于其州，整有伦绪，而{与心}夫报罢。士民相率请于朝，乃命赵师岩继之。后二年，魏豹文代师岩为守，行之益力。于是向之上户析为贫下之户，实田隐为逃绝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结甲册、户产簿、丁口簿、鱼鳞图、类姓簿二十三万九千有奇，创库匱以藏之，历三年而后上其事于朝。

淳祐二年九月，敕曰：“四川累经兵火，百姓弃业避难，官以其旷土权耕屯以给军食，及民归业，占据不还。自今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析在州县屯官随即归还。其有违戾，许民越诉，重罪之。”

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言：

“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权也。国朝驻蹕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

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所谓富贵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专，识者惧焉。夫百万生灵资生养之具，皆本于谷粟，而谷粟之产，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少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于斯时也，可不严立经制以为之防乎？

去年，谏官尝以限田为说，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敌人睥睨于外，盗贼窥伺于内，居此之时，与其多田厚货不可长保，曷若捐金助国共纾目前？在转移而开导之耳。乞谕二三大臣，摭臣僚论奏而行之，使经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国计。陛下勿牵贵近之言以摇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废良策，则天下幸甚。”从之。

十一年九月，敕曰：“监司、州县不许非法估籍民产，戒非不严，而贪官暴吏，往往不问所犯轻重，不顾同居有分财产，一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户绝之家不与命继；或经陈诉许以给还，辄假他名支破，竟成干没；或有典业不听收赎，遂使产主无辜失业。违戾官吏，重置典宪。”是岁，信常饶州、嘉兴府举行经界。

景德元年九月，敕曰：“州县检校孤幼财产，往往便行侵用，洎至年及陈乞，多称前官用过，不即给还。自今如尚违戾，以吏业估偿，官论以违制，不以去官、赦、降原减。”

咸淳元年，监察御史赵顺孙言：“经界将以便民，虽穷阎下户之所深愿，而未必豪宗大姓之所尽乐。自非有以深服其心，

则亦何以使其情意之悉乎哉？且今之所谓推排，非昔之所谓自实也。推排者，委之乡都，则径捷而易行；自实者，责之于人户，则散漫而难集。嘉定以来之经界，时至近也，官有正籍，乡都有副籍，彪列昉分，莫不具在，为乡都者不过按成牒而更业主之姓名。若夫绍兴之经界，其时则远矣，其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鳞差栉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由千而至万，稽其亩步，订其主佃，亦莫如乡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经界而辟自实者，正谓是也。州县能守朝廷乡都任责之令，又随诸州之便宜而为之区处，当必人情之悉乎，不令而行矣。”从之。

三年，司农卿兼户部侍郎李镛言：“夫经界尝议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尝令自实矣，而自实卒不竟。岂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财之名，下之不乐其成者又每倡为扰民之说。故宁坐视邑政之坏，而不敢诘猾吏奸民之欺；宁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盖经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尽量步亩，必审定等色，必纽折计等，奸弊转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过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选任才富公平者，订田亩税色，载之图册，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而已。臣守吴门，已尝见之施行。今闻绍兴亦渐就绪，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窃谓东南诸郡，皆奉行惟谨。其或田亩未实，则令乡局厘正之；图册未备，则令县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县之稽违，监司察郡之怠弛，严其号令，信其赏罚，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责之年岁以课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岁会以综核之。”于是诏诸路漕、帅施行焉。

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而诸籍没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旧额，每失之重，输纳之际，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额重而纳轻，承佃犹可；公租额重而纳重，则佃不堪命。州县胥吏与仓库百执事之人，皆得为侵渔之道于耕者也。

季世金人乍和乍战，战则军需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国用常苦不继，于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卖官田以给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诱之，其终不免于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后，又有所谓安边所田，收其租以助岁币。至其将亡，又限民名田，买其限外所有，谓之公田。初议欲省和余以纾民力，而其弊极多，其租尤重；宋亡，遗患犹不息也。凡水田、官田之法，公田见于史者，汇其始末而悉载于篇，有足鉴者焉。

绍兴元年，诏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二年，以修圩钱米及贷民种粮，并于宣州常平、义仓米拨借。三年，定州县圩田租额充军储。建康府永丰圩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余顷，近岁垦田不及三之一。至是，始立额。

五年，江东帅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无水旱之灾。本朝庆历、嘉祐间，始有盗湖为田者，其禁甚严。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余姚、上虞每县收租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莫若先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尚多，望诏漕臣尽废之。其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令监司守令条上。”于是诏诸路漕臣议之。其后议者虽称合废，竟仍其旧。

初，五代马氏于潭州东二十里，因诸山之泉，筑堤渚水，号曰龟塘，溉田万顷。其后堤坏，岁旱，民皆阻饥。七年，守臣吕颐浩始募民修复，以广耕稼。十六年，知袁州张成已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冈，望委守令讲陂塘灌溉之利。”其后比部员外郎李咏言，淮西高原处旧有陂塘，请给钱米，以时修浚。知江阴军蒋及祖亦请浚治本军五卸沟以泄水，修复横河支渠以

溉旱。乃并诏诸路常平司行之，每季以施行闻。

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望尽复太湖旧迹，使军民各安，田畴均利。”从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环言：“临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为积水所浸。缘溪山诸水并归太湖，自太湖分二派：东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东北一派由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决浦故道，俾水势分派流畅，实四州无穷之利。”诏两浙漕臣视之。

二十八年，两浙转运副使赵子濡、知平江府蒋璨言：“太湖者，数州之巨浸，而独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势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开二十四浦，疏而导之江；又于昆山之东开一十二浦，分而纳之海。三十六浦后为潮汐沙积，而开江之卒亦废，于是民田有淹没之患。天圣间，漕臣张纶尝于常熟、昆山各开众浦；景祐间，郡守范仲淹亦亲至海浦，浚开五河；政和间提举官赵霖复尝开浚。今诸浦湮塞，又非前比，计用工三百三十余万，钱三十三万余缗，米十万余斛。”于是诏监察御史任古复视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诚便，若依所请，以五千功，月余可毕。”诏以激赏库钱、平江府上供米如数给之。二十九年，子濡又言：“父老称福山塘与丁泾地势等，若不浚福山塘，则水必倒注于丁泾。”乃命并浚之。

隆兴二年八月，诏：“江、浙水利，久不讲修，势家围田，堙塞流水。诸州守臣按视以闻。”于是知湖州郑作肃、知宣州许尹、知秀州姚宪、知常州刘唐稽并乞开围田，浚港渎。诏湖州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慥，平江府委陈弥作，常州、江阴军委

叶谦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枢措置。九月，刑部侍郎吴芾言：“昨守绍兴，尝请开鉴湖废田二百七十顷，复湖之旧，水无泛滥，民田九千余顷，悉获倍收。今尚有低田二万余亩，本亦湖也，百姓交佃，亩直才两三缗。欲官给其半，尽废其田，去其租。”户部请符浙东常平司同绍兴府守臣审细标迁。从之。

乾道二年四月，诏漕臣王炎开浙西势家新围田，草荡、荷荡、菱荡及陂湖溪港岸际旋筑塍畦、围裹耕种者，所至守令同共措置。炎既开诸围田，凡租户贷主家种粮债负，并奏蠲之。六月，知秀州孙大雅代还，言：“州有柘湖、淀山湖、当湖、陈湖，支港相贯，西北可入于江，东南可达于海。旁海农家作坝以却碱潮，虽利及一方，而水患实害邻郡；设疏导之，则又害及旁海之田。若于诸港浦置闸启闭，不惟可以泄水，而旱亦获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钱，下户出力，于农隙修治之。”于是以两浙转运副使姜诜与守臣视之，诜寻与秀常州、平江府、江阴军条上利便。诏：“秀州华亭县张泾闸并淀山东北通陂塘港浅处，俟今年十一月兴修；江阴军、常州蔡泾闸及申港，明年春兴修；利港俟休役一年兴修；平江府姑缓之。”三年三月，诜使还，奏：“开浚毕功，通泄积水，久浸民田露出塍岸。臣已谕民趁时耕种。恐下户阙本，良田复荒，望令浙西常平司贷给种粮。”又奏措置、提督、监修等官知江阴军徐藏等减磨勘年有差。

四年，以彭州守臣梁介修复三县一十余堰，灌溉之利及于邻邦，诏介直秘阁、利路转运判官。七年，王炎言：“兴元府山河堰世传汉萧、曹所作。本朝嘉祐中，提举史炤上堰法，获降敕书刻石堰上。绍兴以来，户口凋疏，堰事荒废，遂委知兴元府吴拱修复，发卒万人助役。宣抚司及安抚、都统司共用钱三万一千余缗，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郑、褒

城田二十三万三千亩有奇。”诏奖谕拱。

八年，户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叶衡言：“奉诏核实宁国府、太平州圩岸，内宁国府惠民、化城旧圩四十余里，新筑九里余；太平州黄池镇福定圩周四十余里，庭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余里，包围诸圩在内，芜湖县圩周二百九十余里，通当涂圩共四百八十余里。并高广坚致，濒水一岸种植榆柳，足捍风涛，询之农民，实为永利。”于是诏奖谕判宁国府魏王恺，略曰：“大江之堦，其地广袤，使水之蓄泄不病而皆为膏腴者，圩之为利也。然水土斗啮，从昔善坏。卿聿修稼政，巨防屹然，有怀勤止，深用叹嘉。”九年八月，臣僚言江西连年荒旱，不能预兴水利为之备。于是乃降诏曰：“朕惟旱干、水溢之灾，尧、汤盛时，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备先具也。豫章诸郡县，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实；高仰之地，雨不时至，苗辄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乎？唐韦丹为江西观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二千顷。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广也。农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谷也。今诸道名山，川原甚众，民未知其利。然则通沟渎，渚陂泽，监司、守令，顾非其职欤？其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农桑，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虽有丰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将即勤惰而寓赏罚焉。”

淳熙二年，两浙转运判官陈岷言：“昨奉诏遍走平江府、常州、江阴军，谕民并力开浚利港诸处，并已毕功。始欲官给钱米，岁不下数万，今皆百姓相率效力而成。”诏常熟知县刘颖特增一秩，余论赏有差。三年，赐皇子判明州魏王恺诏曰：“陂湖川泽之利，或通或塞，存乎其人。四明为州实治鄞，鄞之乡东西凡十四，而钱湖之水实溉其东之七。吏惰不虔，葑莢芜翳，利失其旧，农人病焉。卿临是邦，乃能讲求利便而浚治

之，遂使并湖七乡之田，无异时旱干之患，其为泽岂浅哉。剡奏彻闻，不忘嘉叹。”

十年，大理寺丞张抑言：“陂泽湖塘，水则资之潴泄，旱则资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岁，占湖为田，筑为长堤，中植榆柳，外捍茭芦，于是旧为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苏、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灾，盖出于此。乞责县令毋给据，尉警捕，监司觉察。有围裹者，以违制论；给据与失察者，并坐之。”既而漕臣钱冲之请每围立石以识之，共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诸郡遵守焉。

绍熙二年，诏守令到任半年后，具水源湮塞合开修处以闻；任满日，以兴修水利图进，择其劳效著明者赏之。庆元二年，户部尚书袁说友等言：“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湮渎，悉为田畴，有水则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庥。不严禁之，后将益甚，无复稔岁矣。”嘉泰元年，以大理司直留佑贤、宗正寺主簿李澄措置，自淳熙十一年立石之后，凡官民围裹者尽开之。又令知县并以“点检围田事”入衙，每岁三四月，同尉点检有无奸民围裹状，上于州，州闻于朝。三年遣官审视，及委台谏察之。二年二月，佑贤、澄使还，奏追毁临安、平江、嘉兴、湖、常开掘户元给佃据。三月，右正言施康年言：“近属贵戚不体九重爱民之心，止为一家营私之计，公然投牒以沮成法，乞戒飭：自今有陈状者，指名奏劾，必罚无赦。”

开禧二年，以淮农流移，无田可耕，诏两浙州县已开围田，许元主复围，专召淮农租种。嘉定三年，臣僚言：“窃闻豪民巨室并缘为奸，加倍围裹，又影射包占水荡，有妨农民灌溉。”于是复诏浙西提举司俟农隙开掘。七年，复临安府西湖旧界，尽蠲岁增租钱。十七年，臣僚言：“越之鉴湖，溉田几半会稽，兴化之木兰陂，民田万顷，岁饮其泽。今官豪侵占，填淤益狭。

宜戒有司每岁省视，厚其淤蓄，去其壅底，毋容侵占，以妨灌溉。”皆次第行之。

宝庆元年，以右谏议大夫朱端常奏，除嘉泰间已开浙西围田租钱，盖税额尚存，州县迫民白纳故也。宝祐元年，史馆校勘黄国面对：“围田自淳熙十一年识石者当存之，复围者合权其利害轻重而为之存毁，其租或归总所，或隶安边所，或分隶诸郡。”上曰：“安边所田，近已拨归本所。”国又奏：“自丁未已来创围之田，始因殿司献草荡，任事者欲因以为功，凡旱干处悉围之，利少害多，宜开掘以通水道。”上然之。咸淳十年，以江东水伤，除九年圩田租，减四分。

绍兴二十七年，赵子濡奉诏措置镇江府沙田，欲轻立租课，令见佃者就耕；如势家占吝，追日前所收租利。诏速拘其田措置，蠲其冒佃之租。二十八年正月，诏户部员外郎莫濛同浙西、江东、淮南漕臣赵子濡、邓根、孙荇视诸路沙田、芦场。先是，言者谓江、淮间沙田、芦场为人冒占，岁失官课至多，故以命濛等。既而殿中侍御史叶义问言：“奉行者不恤百姓，名为经量，实逼县官按图约纽，惟务增数，以希进用。有力之家初无加损，贫民下户已受其害。因小利扰之，必致逃移，坐失税额。”因极论之。二月，诏：“沙田、芦场止为势家诡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户勿例根括。”六月，以孙荇措置沙田灭裂，罢之。诏：“浙西江东沙田、芦场，官户十顷、民户二十顷以上并增租，余如旧。置提领官田所掌之，不隶户部。”二十九年，以莫濛经量沙田、芦场失实，责监饶州景德镇税，遂诏尽罢所增租。

三十二年九月，赵子濡言：“浙西、江东、淮东沙田，往年轻量，有不尽不实处，为人户包占。期以今冬自陈，给为己业，与免租税之半；过期许人告，以全户所租田赏之。其芦场量力轻租。”诏以冯方措置。十有一月，方滋疏论沙田。上问：

“沙田或以为可取，或以为可捐。”陈康伯等奏：“君子小人，各从其类。小人乐于生事，不惜为国敛怨；君子务存大体，唯恐有伤仁政，所以不同。”上然之，命止前诏勿行。

乾道元年，臣僚言：“浙西、淮东、江东路沙田芦场，顷亩浩瀚，宜立租税，补助军食。”诏复令梁俊彦与张津等措置。二年，辅臣奏：“俊彦所上沙田、芦场之税，或十取其一，或取其二，或取其三，皆不分主客。”朝廷疑之。六年，以俊彦所括沙田、芦场二百八十余万亩，其间或已充己业，起税不一，及包占未起租者，乞并估卖、立租。诏蔡洸、梁俊彦行在置司措置。八年七月，诏提领官田所所催三路沙田、芦场租钱并归户部。十月，遣官实江、淮沙田、芦场顷亩，悉追正之。

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诏见佃者就耕，岁减租二分。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乡例自陈输租。绍兴元年，以军兴用度不足，诏尽鬻诸路官田。五年，诏诸官田比邻田租，召人请买，佃人愿买者听，佃及三十年以上者减价十之二。六年，诏诸路总领谕民投买户绝、没官、及江涨沙田、海退泥田。七年，以贼徒田舍及逃田充官庄，其没官田依旧出卖。二十年，凡没官田、城空田、户绝房廊及田，并拨隶常平司；转运、提刑、茶盐司没入田亦如之。

二十一年，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学田为势家侵佃者，命提学官觉察。又命拨僧寺常住绝产以贍学。户部议并拨无敕额庵院田，诏可。初，闽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给僧寺、道院，中下者给土著流寓。自刘夔为福州，始贸易取货。迨张守帅闽，绍兴二年秋。上倚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余刹以待高僧，余悉令民请买，岁入七、八万缗以助军衣，余宽百姓杂科，民皆便之。

二十六年，以诸路卖官田钱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余本。

初，尽鬻官田，议者恐佃人失业，未卖者失租。侍御史叶义问言：“今尽鬻其田，立为正税，田既归民，税又归官，不独绝欺隐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浙东刑狱使者邵大受亦乞承买官田者免物力三年至十年。一千贯以下免三年，一千贯以上五年，五千贯以上十年。于是诏所在常平没官、户绝田，已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并拘卖。二十九年，初，两浙转运司官庄田四万二千余亩，岁收稻、麦等四万八千余斛；营田九十二万六千余亩，岁收稻、麦、杂豆等十六万七千余斛，充行在马料及余钱。四月，诏令出卖。七月，诏诸路提举常平官督察欺弊，申严赏罚。分水令张升佐、宜兴令己以卖田稽违，各贬秩罢任。九月，浙东提举常平都絜以卖田最多，增一秩。三十年，诏承买荒田者免三年租。

乾道二年，户部侍郎曾怀言：“江西路营田四千余顷，已佃一千九百余顷，租钱五万五百余贯，若出卖，可得六万七千余贯；及两浙转运司所括已佃九十余万亩，合而言之，为数浩瀚。今欲遵元诏，见佃愿买者减价二分。”诏曾怀等提领出卖，其钱输左藏南库别贮之。四年四月，江东路营田亦令见佃者减价承买，期以三月卖绝，八月住卖；诸路未卖营田，转运司收租。七年，提举浙西常平李结乞以见管营田拨归本司，同常平田立管庄。梁克家亦奏：“户部卖营田，率为有力者下价取之，税入甚微，不如置官庄，岁可得五十万斛。”八年，以大理寺主簿薛季宣于黄冈、麻城立官庄二十二所。九年，以司农寺丞叶翥等出卖浙东、西路诸官田，以登闻检院张孝贲等出卖江东、西路诸官田，以郎官薛元鼎拘催江、浙、闽、广卖官田钱四百余万缗。

淳熙元年，臣僚言：“出卖官田，二年之间，三省、户部困于文移，监司、州郡疲于出卖。上下督责，不为不至，始限

一季，继限一年，已卖者才十三，已输者才十二。盖卖产之家，无非大姓。估价之初，以上色之产，轻立价贯，揭榜之后，率先投状；若中下之产，无人属意，所立之价，轻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著业输租，数犹可得数十万斛。”从之。六年，诏诸路转运、常平司，凡没官田、营田、沙田、沙荡之类，复括数卖之。绍熙四年，以臣僚言住卖。庆元元年八月，江东转运提举司以绍熙四年住卖以后续没官田，依乡价复召人承买，以其钱充常平余本。十有一月，余端礼、郑侨言，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福建提举宋之瑞乞免鬻建、剑、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诏从之。四年，诏诸路召卖不行田，复实减价，其沙砾不可新处除之。

开熙三年，韩侂胄既诛，金人讲解。明年，用廷臣言，置安边所，凡侂胄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藉以给行人金、缗之费。迨与北方绝好，军需边用每于此取之。

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晞颜等言廩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有旨从其言。朝士有异议者，丞相贾似道奏：“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因历诋异议者之非，帝曰：“当一意行之。”浙西安抚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买，所以免和籴而益邦储，议者非不自以为公且忠也。然而未见其利，而适见其害。近给事中徐经孙奏记丞相，言江西买田之弊甚详，若浙西之弊，则尤有甚于经孙所言者。”因

历述其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

六郡回买公田，亩起租满石者偿二百贯，九斗者偿一百八十贯，八斗者偿一百六十贯，七斗者偿一百四十贯，六斗者偿一百二十贯。五千亩以上，以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以会子。是岁，田事成，每石官给止四十贯，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骚然。所遣刘良贵、陈时、赵与时、廖邦杰、成公策等推赏有差。邦杰之在常州，害民特甚，民至有本无田而以归并抑买自经者。分置庄官催租，州县督庄官及时交收运发。

五年，选官充官田所分司，平江、嘉兴，安吉各一员，常州、江阴、镇江共一员，凡公田事悉以委之。是岁七月，彗见于东方。下诏求言，京学生萧规、叶李等三学六馆皆上封章；前秘书监高斯得亦应诏驰驿上封事，力陈买田之失人心、致天变；谢枋得校文江东运司，方山京校文天府，皆指陈得失。未几，萧规等真决黥隶，枋得、山京相继被劾，斯得虽予郡，寻罢之。

咸淳三年，京师余贵，勒平江、嘉兴上户运米入京，鞭笞囚系，死于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陆逵谓：买田本以免和余，今勒其运米，害甚于前。似道怒，出逵知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庄官弊甚，尽罢之。令诸郡公租以三千石为一庄，听民于分司承佃，盗易者以盗卖官田论。其租于先减二分上更减一分。德祐元年三月，诏：“公田最为民害，稔怨召祸，十有余年。自今并给田主，令率其租户为兵。”而宋祚讫矣。

志第一百二十七

食货上二（方田 赋税）

方田 神宗患田赋不均，熙宁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诏司农以《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

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旧尝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为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为寸之类，今不得用其数均摊增展，致溢旧额，凡越额增数皆禁。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沟路、坟墓，皆不立税。

凡田方之角，立土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令既具，乃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六年，诏土色分五等，疑未尽，下郡县物其土宜，多为等以其均当，勿拘以五。七年，京东十七州选官四员，各主其方，分行郡县，以三年为任。每方差大甲头二人、小甲头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认步亩，方田官验地色，更勒甲头、方户同定。诸路及开封府界秋田灾伤三分以上县权罢，余候农隙。河北西路提举司乞通一县灾伤

不及一分勿罢。

元丰五年，开封府言：“方田法，取税之最不均县先行，即一州而定五县，岁不过两县，今府界十九县，准此行之，十年乃定。请岁方五县。”从之。其后岁稔农隙乃行，而县多山林者或行或否。八年，帝知官吏扰民，诏罢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见于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顷云。

崇宁三年，宰臣蔡京等言：“自开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贸易，富者恃其有余，厚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薄移税以速售，而天下之赋调不平久矣。神宗讲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为之帐，而步亩高下丈尺不可隐；户给之帖，而升合尺寸无所遗；以卖买，则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则吏不能措其奸。今文籍具在，可举而行。”诏诸路提举常平官选官习熟其法，谕州县官吏各以丰稔日推行，自京西、北两路始。四年，指教官每三县加一员，点检官每路二员。未几，诏诸路添置指教官不得过三员，又不专差点检官，从提举司于本路见任人内选差。五年，诏罢方田。大观二年，复诏行之，四年罢其税赋依未方旧则输纳。十一月，诏：“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税，又兼不食之山方之，俾出刍草之直，民户因时废业失所。监司其悉改正，毋失其旧。”

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极多，不下百数，及至均税，不过十等。第一等虽出十分之税，地土肥沃，尚以为轻；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卤，出税虽少，犹以为重。若不入等，则积多而至一顷，止以柴蒿之直，为钱自一百而至五百，比次十等，全不受税；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税，其间下色之地与柴蒿之地不相远，乃一例每亩均税一分，上轻下重。欲乞土色十等如故外，折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亩均数。谓如第十等地每十亩合折第一等一亩，

即十等之上，受税十一，不改元则；十等之中，数及十五亩，十等之下，数及二十亩，方比上等受一亩之税，庶几上下轻重皆均。”诏诸路概行其法。五年，福建、利路茶户山园，如盐田例免方量均税。

宣化元年，臣僚言：“方量官惮于跋履，并不躬亲，行繿拍峰、验定土色，一付之胥吏。致御史台受诉，有二百余亩方为二十亩者，有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一十七亩者，虔之瑞金县是也。有租税十有三钱而增至二贯二百者，有租税二十七钱则增至一贯四百五十者，虔之会昌县者是也。诏望常平使者检察。”二年，遂诏罢之。民因方量流徙者，守令招诱归业；荒闲田土，召人请佃。自今诸司毋得起请方田。诸路已方量者，赋税不以有无诉讼，悉如旧额输纳；民逃移归业，已前逋欠税租，并与除放。

赋税 自唐建中初变租庸调法作年支两税，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期而苛敛，增额而繁征，至于五代极矣。

宋制岁赋，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丁口之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是也。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稷，六曰菽，七曰杂子。帛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縠，五曰絁，六曰绸，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镡，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

漆、蜡，六曰杂物。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输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迟速，视收成早暮而宽为之期，所以纾民力。诸州岁奏户帐，具载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两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

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繇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芜。太祖即位，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选官分莅京畿仓庾，及诣诸道，受民租调，有增羨者辄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弃市。

旧诸州收税毕，符属县追吏会钞，县吏厚敛里胥以赂州之吏，里胥复率于民，民甚苦之。建炎四年，乃下诏禁止。令诸州受租籍不得称分、毫、合、龠、铢、厘、丝、忽，钱必成文，绢帛成尺，粟成升，丝绵成两，薪蒿成束，金银成钱。绢不满半匹、绢不满一匹者，许计丈尺输直，无得三户、五户聚合成匹，送纳烦扰。民输夏税，所在遣县尉部弓手于要路巡护，后闻扰民，罢之，止令乡耆、壮丁防援。

诸州税籍，录事参军按视，判官振举。形势户立别籍，通判专掌督之，二税须于三限前半月毕输。岁起纳二税，前期令县各造税籍，具一县户数、夏税秋苗亩桑功及缘科物为帐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藏长吏厅，县籍亦用州印，给付令佐。造夏税籍以正月一日，秋税籍以四月一日，并限四十五日毕。

开封府等七十州夏税，旧以五月十五日起纳，七月三十日毕。河北、河东诸州气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纳，八月五日毕。颍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两浙、福建、广南、荆湖、川峡五月一日起纳，七月十五日毕。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后又并加一月或值闰月，其田蚕亦有早晚不同，

有司临时奏裁。继而以河北、河东诸州秋税多输边郡，常限外更加一月。江南、两浙、荆湖、广南、福建土多粳稻，须霜降成实，自十月一日始收租。掌纳官吏以限外欠数，差定其罚。限前毕，减选，升资。民逋租逾限，取保归办，毋得禁系。中国租二十石输牛革一，准钱千。川蜀尚循旧制，牛驴死，革尽入官，乃诏蠲之，定民租二百石输牛革一，准钱千五百。

太平兴国二年，江西转运使言：“本路蚕桑数少，而金价颇低。今折徵，绢估少而伤民，金估多而伤官。金上等旧估二十千，今请估八千；绢上等旧估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余以次增损。”从之。

咸平三年，以刑部员外、直史馆陈靖为京畿均田使，听自择京朝官，分县据元额定税，不得增收剩数；逃户别立籍，令本府招诱归业；桑功更不均检，民户广令种植。寻闻居民弗谕朝旨，翦伐桑柘，即诏罢之。六年，罢广南西路转运使冯涟上言：“廉、横、宾、白州民虽垦田，未尝输送，已命官检括，令尽出常租。”帝曰：“远方之民，宜省徭赋。”亟命停罢。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真宗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

大中祥符初，连岁丰稔，边储有备，河北诸路税赋，并听于本州军输纳。二年，颁《募职州县官招徕户口旌赏条制》。旧制，县吏能招增户口者，县即升等，乃加其奉；至有析客户为主户者，虽登于籍，而赋税无所增。四年，诏禁之。雍熙初，尝诏荆湖等路民输丁钱，未成丁、已入老并身有废疾者，免之。至是，又除两浙、福建、荆湖、广南旧输身丁钱，岁凡四十五万四百贯。九年，诏诸路支移税赋勿至两次，仍许以粟、麦、荞、菽互相折输。

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

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道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五年，视至道之数有增有减，总六千四百五十三万。其折变及移输比壤者，则视当时所须焉。

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划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而又田制不立，圳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丁谓尝言：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一者有之。仁宗嗣位，首宽畿县田赋，诏三等以下户毋远输。河中府、同华州请免支移，帝以问辅臣，对曰：“西鄙宿兵，非移用民赋则军食不足。”特诏量减支移。

福州王氏时有田千余顷，谓之“官庄”，自太平兴国中授券予民耕，岁使输赋。至是，发运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可得厚利。”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幸惟庆领其事，凡售钱三十五万余缗，诏减缗钱三之一，期三年毕偿。监察御史朱谏以为伤民，不可。即而期尽，未偿者犹十二万八千余缗，诏悉蠲之。后又诏公田重复取赋者皆罢。天圣时，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税，谓之‘罚税’，他州无此比。”诏除之。自是，州县有言税之苛细无名者，蠲损甚众。

自唐以来，民计田输赋外，增取他物，复折为赋，谓之“杂变”，亦谓之“沿纳”。而名品烦细，其类不一。官司岁附帐籍，并缘侵优，民以为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诏三司以类并合。于是悉除诸名品，并为一物，夏秋岁入，第分粗细二色，百姓便之。

州县赋入有籍，岁一置，谓之空行簿，以待岁中催科；闰年别置，谓之实行簿，以藏有司。天圣初，或言实行簿无用，而率民钱为扰，罢之。景祐元年，侍御史韩渎言：“天下赋入

之繁，但存催科一簿，一有散亡，则耗登之数无从钩考。请复置实行簿。”诏再闰一造。至庆历中复故。

时患州县赋役之烦，诏诸路以其数，俾二府大臣合议蠲减。又诏曰：“税籍有伪书逃徙，或因推割，用幸走移，若请占公田而不输税。如此之类，县令、佐能究见其弊，以增赋入，量数议赏。”既而谏官王素言：“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均定。”而欧阳修亦言：“秘书丞孙琳尝往洺州肥乡县，与大理寺丞郭谂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愿诏二人得任之。”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毫、寿、蔡、汝四州择它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谂蔡州。谂首括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既而谂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陕西、河东用兵，民赋率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脚钱，民不能堪。五年，诏陕西特蠲之，且令后勿复取。既而诏河东亦然。又令诸路转运司：“支移、折变，前期半岁书于榜以谕民，有未便者听自言，主者裁之。”皇祐中，诏：“广西赋布，匹为钱二百。如闻有司擅损其价，重困远人，宜令复故。”州郡岁常先奏雨足岁丰，后虽灾害，不敢上闻，故民赋罕得蠲者，乃下诏申饬之。又损开封诸县田赋，视旧额十之三，命著于法。

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景祐初，尝诏户在第九等免之，后孤独户亦皆免。至是，因下赦书，责转运司裁损，岁终条上。其后赦书数以为言，又令折科为平估，毋得害农。久之，复诏曰：“如闻诸路比言折科民赋，多以所折复变他物，或增取其直，重困良农。虽屡戒敕，莫能奉宣诏令。自今有此，州长吏即时上闻。”然有司规聚敛，罕能承帝意焉。

初，湖、广、闽、浙因旧制岁敛丁身钱米，大中祥符间，诏除丁钱，而米输如故。至天圣中，始并除婺、秀二州丁钱。后庞籍请罢漳、泉、兴化军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

命三司首减郴永州、桂阳监丁米，以最下数一岁为准，岁减十余万石。既而漳、泉、兴化亦第损之。嘉祐四年，复命转运司裁定郴、永、桂阳、衡、道州所输丁米及钱绢杂物，无业者弛之，有业者减半；后虽进丁，勿复增取。时广南犹或输丁钱，亦命转运司条上。自是所输无几矣。

自郭諮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其弊如此。后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塘田；岁增赋谷帛之类，无棣总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塘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而沧州之民不以为便，诏输如旧。嘉祐五年，复诏均定，遣官分行诸路，而秘书丞高本在遣中，独以为不可均，才均数郡田而止。

景德中，赋入之数总四千九百一十六万九千九百，至皇祐中，增四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万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于民，若逃移、户绝不追者，景德中总六百八十二万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每岁以灾害蠲除者，又不在是焉。

神宗留意农赋，湖、广之民旧岁输丁米，大中祥符以后屡裁损，犹不均。熙宁四年，乃遣屯田员外郎周之纯往广东相度均之。元丰三年，诏：诸路支移折税，并具所行月日，上之中书。初，熙宁八年，诏支移二税于起纳钱半岁谕民，使民俗办，无仓卒劳费。时有司往往缓期，故申约之。州县又或今民输钱，谓之“折斛钱”，而余贱颇用伤农。海南四州军税籍残缺，吏更多增损，辄移税入他户，代输者类不能自明。琼州、昌化军丁税米，岁移输朱崖军，道远，民以为苦。至是，用体量安抚朱初

平等议，根括四州军税赋旧额，存其正数；二州丁税米止令输钱于朱崖自余以便民。

权发遣三司户部判官李琮根究逃绝税役，江、浙所得逃户凡四十万一千三百有奇，为书上之。明年，除琮淮南转运副使。两路凡得逃绝、诡名挟佃、簿籍不载并阙丁凡四十七万五千九百有奇，正税并积负凡九十二万二千二百贯、石、匹、两有奇。琮盖用贯石万数立赏，以诱所委之吏，增加浩大，三路之民，大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赋，人情骚然。六年，御史翟恩言：“始，赵尚宽为唐守，劝民垦田，高赋继之，流民自占者众，凡百亩起税四亩而已。税轻而民乐输，境内殆无旷土。近闻转运司辟土百亩增至二十亩，恐其势再致转徙。望戒飭使者，量加以宽民。”帝每遇水旱，辄轻弛赋租；或因赦宥，又蠲放、倚阁未尝绝；赋输远方不均，皆遣使按之，率以为常。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同听政，务行裕民之政，凡民有负，多所宽减。患天下积欠名目烦多，法令不一，王岩叟为开封，请随等第立贯百为催法。兖州邹令张文仲议其不便，遂令十分为率，岁随夏秋料带纳一分，是为五年十料之法。

陕西转运使吕太忠令农户支移，斗输脚钱十八。御史劾之，下提刑司体量，均其轻重之等。以税赋户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愿支移而愿输道里脚价者，亦酌度分为三等，以从其便。河东助军粮草，支移毋得逾三百里。灾伤五分以上者免折变，折变皆循旧法。

绍圣中，尝诏郡县货物用足钱、省陌不等，折变宜用中等。俄以所在时估实值多寡不齐，难概立法，命仍旧焉。言者谓：“欲民不流，不若多积谷；欲多积谷，不若推行折纳糴糴之法。今常平虽有折纳之法，止用中价，故民不乐输。若依和余以实

价折之，则无损于民。”

崇宁二年，诸路岁稔，遂行增价折纳之法，支移、折变、科率、配买，皆以熙宁法从事，民以谷菽、物帛输积负零税者听之。大观二年诏：“天下租赋科拨支折，当先富后贫，自近及远。乃者漕臣失职，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为令。支移本以便边饷，内郡罕用焉。间有移用，则赁民以所费多寡自择，故或输本色于支移之地，或输脚费于所居之邑。而折变之法，以纳月初旬估中价准折，仍视岁之丰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轻重。”七月，诏曰：“比闻慢吏废期，凡输官之物，违期促限，蚕者未丝，农者未获，追胥旁午，民无所措。自今前期督输者，加一等坐之；致民逃徙者，论更加等。”旧凡以赦令蠲赋，虽多不过三分。四年，乃诏：天下逋赋，五年外户口不存者，悉蠲之。

京西旧不支移，崇宁中，将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脚费，则宜输。”自是岁以为常。脚费，斗为钱五十六，比元丰即当正税之数，而反覆纽折，数倍于昔。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继，转运司乃用是以取办理之誉，言者极论其害。政和元年，遂诏应支移而所输地里脚钱不及斗者，免之。寻诏五等户税不及斗者，支移皆免。

时天下户口类多不实，虽尝立法比较钩考，岁终会其数，按籍隐括脱漏，定赏罚之格，然蔡攸等计德、霸二州户口之数，率三户四口，则户版讹隐，不待校而知。乃诏诸路凡奏户口，令提刑司及提举常平司参考保奏。而终莫能拯其弊，故租税亦不得而均焉。

是时，内外之费浸以不给，中官杨戡主后苑作，有言汝州地可为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务掌之，号“稻田务”。复行于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逾大河，民田有溢

于初券步亩者，辄使输公田钱。政和末，又置营缮所，亦为公田。久之，后苑、营缮所公田皆并于西城所，尽山东、河朔天荒逃田与河堤退滩租税举入焉，皆内侍主其事。所括为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民输公田钱外，正税不复能输。

重和元年，献言者曰：“物有丰匮，价有低昂，估丰贱之物，俾民输送，折价既贱，输官必多，则公私之利也。而州县之吏，但计一方所乏，不计物之有无，责民所无，其费无量。至于支移，徙丰就歉，理则宜然。豪民赂吏，故徙歉以就丰，赍挟轻货，以贱价输官，其利自倍；而贫下户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脚费，视富户反重。因之逋负，困于追胥。”诏申戒焉。

宣和初，州县主吏催科失职，逋租数广，令转运司察守贰勤惰，听专达于内侍省。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荡、湖泺退滩等地，皆计籍召佃立租，以供应奉。置局命官，有“措置水利农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课。

三年，言者论西蜀折科之弊，其略谓：“西蜀初税钱三百折绢一匹，草十围计钱二十。今本路绢不用本色，匹折草百五十围，围估钱百五十，税钱三百输至二十三千。东蜀如之。仍支移新边，谓之远仓，民破产者众。”七年，言者又论：“非法折变，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展转增加，民无所诉。”

唐、邓、襄、汝等州，自治平后，开垦岁增，然未定税额。元丰中，以所垦新田差为五等输税，元祐元年罢之。大观三年，用转运副使张徽言之请，复元丰旧制，俄又以诉者而罢。政和三年，转运使王瓚复言官失租赋，诏依元丰法，第折以见钱，凡得三十万缗。钦宗立，诏蠲焉。旧税租加耗，转运司有抛桩明耗，州县有暗桩暗耗之名，诸仓场受纳，又令民输头子钱。

熙宁以后，给纳并收，其数益增焉，至是悉罢。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诏二税并依旧法，凡百姓欠租、阁赋及应天府夏税，悉蠲之。庚子，诏被虏之家蠲夏秋租税及科配。

绍兴元年五月诏：“民力久困，州县因缘为奸，今颁式诸路，凡因军期不得已而贷于民者，并许计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轻重，依式开具，使民通知，毋得过数科率。”八月，减大观税额三分之一。十有一月，言者论：“浙西科敛之害，农末殆不聊生。鬻田而偿，则无受者；弃之而遁，则质其妻孥。上下相蒙，民无所措手足。利归贪吏，而怨归陛下。愿重科敛之罪，严贪墨之刑。”诏漕司究实以闻。二年正月，知绍兴府陈汝锡违诏科率，谪漳州。四月，建盗范汝为平，诏蠲本路今年二税及夏科役钱。既而手诏：“访闻州县以为著令不过三分，甚非所以称朕惠恤之意，可以赦并免。”十有一月，焚州县已蠲税簿，示民以不疑也。五年二月，诏诸路转运司以增收租数上户部，课赏罚。

六年八月，预借江、浙来年夏税绢绢之半，尽令折米：两浙绢绢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每匹折米二石。九月，右司谏王摺言：“诸寺院之多产者，类请求贵臣改为坟院，冀免科敛，则所科归之下户。”诏户部申严禁之。十有二月，诏淮西残破州县更免租税二年。是月戊申，诏曰：“朕惟养兵之费，皆取于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夤缘军须，掊敛无艺，朕甚悼之。监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养元元者也，今漫不加省，复何赖焉！其各勤乃职，察民之侵渔纳贿者，按劾以闻。苟庇覆弗治，朕不汝贷。”是岁，两浙转运李迥取婺秀湖州、平江府岁计宽剩钱二十二万八千缗有奇，依折帛钱限起发。自是以为例。

七年二月，诏：驻蹕及所过州县欠绍兴五年以前税赋，并蠲之。七月，诏：新复州军请佃官田，输租外免输正税。己田谓之税，佃田谓之租，旧不并纳，刘豫尝并取之，至是，乃从旧法。九年，蠲新复州军税租及土贡、大礼银绢三年，差徭五年。初，刘豫之僭，凡民间蔬圃皆令三季输税。宣谕官方庭实言其不便，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父老苦豫烦苛久矣，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于是诏新复州县，取刘豫重敛之法焚之通衢。

十三年，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请以赐田及私产自昔未输之税并归之官，诏奖谕而可之。初，神武右军统制张俊乞蠲所置产凡和买、科敷，诏特从之。后，三省言：“国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广，陛下哀悯元元，俾士大夫及勋戚之家与编户等敷，盖欲宽民力，均有无。今俊独得免，则当均在余户，是使民为俊代输也。方今大将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还前诏。”诏从之。越数年间，俊复乞免岁输和买绢，三省拟岁赐俊绢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谕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议不可。”俊惶悚，力辞赐绢。

十五年，户部议：“准法，输官物用四钞，曰户钞，付民执凭；曰县钞，关县司销簿；曰监钞，纳官掌之；曰住钞，仓库藏之。所以防伪冒、备毁失也。毁失县钞者，以监、住钞销凿；若辄取户钞，或追验于人户者，科杖。”

二十三年，知池州黄子游言：“青阳县苗七八倍于诸县，因南唐尝以县为宋齐丘食邑，亩输三斗，后遂为额。”诏减苗税二分有半，租米二分。是时，两浙州县合输绵、绸、税绢、茶绢、杂钱、米六色，皆以市价折钱，却别科米麦，有亩输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绝钱、醋息钱、曲引钱，名色不一。荆南户口十万，寇乱以来，几无人迹。

议者希朝廷意，谓流民已复，可使岁输十二，频岁复增，积逋至二十余万缗。曹泳为户部侍郎，责偿甚急。盖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

二十六年，先是，承议郎鲁冲上书论郡邑之弊：“以臣前任宜兴一县言之，漕计合收窠名，有丁盐、坊场课利钱，租地钱，租丝租纒钱，岁入不过一万五千余缗。其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供钱、余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岁支不啻三万四千余缗。又有见任、寄居官请奉、过往官兵批券、与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无虚日。今之为令者，苟以宽恤为意，而拙于催科，旋踵以不职罢；能迎合上司，惨刻聚敛，则以称职闻。是使为令者惴惴惟财赋是念，朝不谋夕，亦何暇为陛下奉行宽恤诏书、承流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许兴古议：“今铨曹有知县、令二百余阙，无愿就者，正缘财赋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罢献羨余，蠲民积欠，谨择守臣，戒飭监司，则吏称民安矣。”乃诏行之。

二十九年，上闻江西盗贼，谓辅臣曰：“轻徭薄赋，所以息盗。岁之水旱，所不能免，倘不宽恤而惟务科督，岂使民不为盗之意哉？”于是诏诸路州县，绍兴二十七年以前积欠官钱三百九十七万余缗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诏：两浙、江东西水，浙东、江东西螟，其租税尽蠲之。自是水旱、经兵，时有蠲减，不尽书也。

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受禅赦：“凡官司债负、房赁、租赋、和买、役钱及坊场、河渡等钱，自绍兴三十年以前并除之。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为苦，太上皇帝已尝降诏禁约。自今州军条上土贡之物，当议参酌天地、祖宗陵寝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其余并罢。州县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七月，诸县受民已输税租

等钞，不即销簿者，当职官吏并科罪；民贲户钞不为使，而抑令重输者，以违制论，不以赦免，著为令。八月，诏：“州县受纳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为奸欺。方时艰虞，用度未足，欲减常赋而未能，岂忍使贪赃之徒重为民蠹？自今违犯官吏，并置重典，仍没其家。”此孝宗初诏也。

先是，常州宜兴县无税产百姓，丁输盐钱二百文。下户有墓地者，谓之墓户，经界之时均纽正税，又令带输丁盐绢作折帛钱。至隆兴元年，始用知县姜诏言，令与晋陵、武进、无锡三县一例随产均输。二年四月，知赣州赵公称以宽剩钱十万缗为民代输夏税，是后守臣时有代输者。五月，诏：“温、台、处、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许依折法以银折输，数外妄有科折，计赃定罪。”

乾道元年，蠲兴化军“犹剩米”之半。以知军张允蹈言“自建炎三年，本军秋税，岁余军储外，犹剩米二万四千四百石，供给福州，谓之‘犹剩米’。四十年间，水旱相仍，不复减损”，故有是命。至八年，乃并其半蠲之。

三年六月，减临安府新城县进际税赋之半。以知县耿秉言，曩钱氏以进际为名，虚额太重故也。十有一月，蠲临安府属县欠乾道元年三税、坊场课利、折帛、免丁等钱。七年，敕令所修《输苗乞取法》，受纳官比犯人减一等，州县长官不觉察与同罪。暨上三等及形势户逋赋，虽遇赦不除。八年，蠲绍兴府增起苗米四万九千石。

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广占官田，量输常赋，似为过优，比议者欲从实起税而开陈首之门。殊不思朝廷往年经界，独两淮、京西、湖北依旧。盖以四路被边，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履亩而税，孰肯远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赋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垦田稍多，自荆南、安、复、

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若从议者之言，恐于公家无一毫之益，而良民有无穷之扰矣。如臣所见，且当诱以开耕，不宜恐以增税。使田畴尽辟，岁收滋广，一遇丰稔，平余以实边，则所省漕运亦博。望其依绍兴十六年诏旨，以十分为率，年增输一分，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期限稍宽，取之有渐，远民安业，一路幸甚。”诏户部议之。

四年，臣僚言：“屡赦蠲积欠，以苏疲民，州县不能仰承德意，至变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合除者毋更取之于州，州毋取之于县，县销民欠籍，书其名数，谕民通知。”诏可。五年八月，诏曰：“比年以来，五谷屡登，蚕丝盈箱，嘉与海内共享阜康之乐，尚念耕夫蚕妇终岁勤动，价贱不足以偿其劳。郡邑两税，除折帛、折变自有常制，当输正色者，毋以重价强之折钱。若有故违，重置于法。临安府刻石，遍赐诸路。”六年，以谏议大夫谢廓然言：“州县违法科敛，侵渔日甚，其咎虽在县令，而督迫实由郡守。县令按劾，而郡守自如。”诏：“自今凡有过需横取，监司悉行按劾，无详于小而略于大。”

七年夏，大旱。知南康军朱熹应诏上封事言：“今民间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余，于是别立名色巧取。今民贫赋重，惟有核兵籍，广屯田，练民兵，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州郡供军之数。使州县之力浸纾，然后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流移漂荡之患。”八年，诏监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扰者荐之，烦扰害民者劾之。十一年，户部奏：“诸路州军检放旱伤米数近六十万石。上谕王淮曰：“若尽令核实，恐他年郡县怀疑，不复检放。惟宁国数最多，可令漕司核实而蠲之。”

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

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粟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粟不售者，令常平就余，异时岁歉，平价以糴。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诏从之。

秘书监杨万里奏：“民输粟于官谓之苗，旧以一斛输一斛，今以二斛输一斛矣。输帛于官谓之税，旧以正绢为税绢，今正绢外有和买矣。旧和买官给其直，或以钱，或以盐，今皆无之，又以绢估直而倍折其钱矣。旧税亩一钱输免役一钱，今岁增其额，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数倍其帛，又数倍其钱，而又有月桩钱、版帐钱、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又几倍于汉、唐之制乎。此犹东南之赋可知也，至于蜀赋之额外无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赋敛，当节用度。用节而后财可积，财积而后国可足，国足而后赋可减，赋减而后民可富，民富而后邦可宁。不然，日复日，岁复岁，臣未知其所终也。”时金主璟新立，万里迓使客于淮，闻其蠲民间房园地基钱，罢乡村官酒坊，减盐价，除田租，使虚誉达于吾境，故因转对而有是言也。

二年，诏曰：“朕惟为政之道，莫先于养民。故自即位以来，蠲除甚赋，颁宣宽条，嘉与四方臻于安富。郡守、县令，最近民者也。诚能拊循惠爱，以承休德，庶几政平讼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闻科敛先期，竞务办集，而民之虚实不问；追呼相继，敢为椎剥，而民之安否不恤。财计之外，治理蔑闻，甚不称朕委属之意。国用有常，固在经理，而非掊克督趣以为能也。知本末先后之谊，此朕所贵于守令者。继自今以轸恤为心，以牧养为务，俾民安业，时予汝嘉。”

庆元二年，诏浙江东、西夏税、和买绢帛并依绍兴十六年诏旨折纳。绍兴十六年诏旨：绢三分折钱，七分本色；绸八分

折钱，二分本色。

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宝以来，蠲赋之诏无岁无之，而百姓未沾实惠。盖民输率先期归于吏胥、揽户，及遇诏下，则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阁者揽户之钱，是以宽恤之诏虽颁，愁叹之声如故。尝觉汉史恤民之诏，多减明年田租。今宜仿汉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则以今年下诏，明年减租，示民先知减数，则吏难为欺，民拜实赐矣。”从之。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本朝仁政有余，而王制未备。今之两税，本大历之弊法也。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亩之家计之，罄其永业，岂足支数年之借乎？操纵出于权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为奸，公私俱困。臣愚谓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权；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横敛，则预借可革，民瘼有瘳矣。”

咸淳十年，侍御史陈坚、殿中侍御史陈过等奏：“今东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边患棘矣，诸葛亮所谓危急存亡之时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观，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州县乏兴，鞭撻黎庶，鬻妻买子，而钟鸣鼎食之家，苍头庐儿，浆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优游死生。安平无事之时尤且不可，而况艰难多事之际乎？今欲宽边患，当纾民力；欲纾民力，当纾州县，则邸第、寺观之常赋，不可姑息而不加厘正也。望与二三大臣亟议行之。”诏可。

建炎二年，初复钞旁定帖钱，命诸路提刑司掌之。绍兴二

年，诏伪造券旁者并依军法。五年三月，诏诸州勘合钱贯收十文足。勘合钱，即所谓钞旁定帖钱也。初令诸州通判印卖田宅契纸，自今民间争田，执白契者勿用。十有一月，以调度不足，诏诸路州县出卖户帖，令民具田宅之数而输其直。既而以苛扰稽缓，乃立价：凡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等、坊郭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惟闽、广下户差减；期三月足输送行在，旱伤及四分以上者听旨。

三十一年，先是，诸州人户典卖田宅契税钱所收窠名，七分隶经、总制，三分属系省。至是，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言，请从本所措置拘收，以供军用，诏从之。凡嫁资、遗嘱及民间葬地，皆令投契纳税，一岁中得钱四百六十七万余引，而极边所捐八郡及卢、夔等未输者十九郡不与焉。乾道五年，户部尚书曾怀言：“四川立限拘钱数百万缗，婺州亦得钱三十余万缗，他路恬不加意。”诏：“百姓白契，期三月自陈，再期百日输税，通判拘入总制帐。输送及十一万缗者，知、通推赏；违期不首，及输钱违期者，许人告，论如律。”淳熙六年，敕令所进《重修淳熙法》，有收舟、驴、驼、马契书之税，帝命删之，曰：“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言。”

建炎三年，张浚节制川、陕，承制以同主管川、秦茶马赵开为随军转运使，总领四川财赋。自蜀有西师，益、利诸司已用便宜截三路上供钱。川峡布绢之给陕西、河东、京西者。四年秋，遂尽起元丰以来诸路常平司坊场钱，元丰以来封桩者。

次科激赏绢，是年初科三十三万匹，俟边事宁即罢。绍兴十六年，减利、夔三万匹，惟东、西川三十万匹至今不减。次奇零绢估钱，即上三路纲也，岁三十万匹。西川匹理十一引，东川十引。自绍兴二十五年至庆元初，两川并减至六引。

次布估钱，成都崇庆府、彭汉邛州、永康六郡，自天圣

间，官以三百钱市布一匹，民甚便之，后不复予钱。至是，宣抚司又令民匹输估钱三引，岁七十余万匹，为钱二百余万引。庆元初，累减至一百三十余万引。次常平司积年本息，此熙、丰以来所谓青苗钱者。建炎元年，遣驾部员外郎喻汝砺括得八百余万缗，至是，取以贍军矣。次对余米，谓如户当输税百石，则又科余百石，故谓之对余。及他名色钱。如酒、盐等。大抵于先朝常赋外，岁增钱二千六十八万缗，而茶不预焉。自是军储稍充，而蜀民始困矣。

绍兴五年，浚召拜尚书右仆射，以席益为四川安抚制置大使，赵开为四川都转运使。益颇侵用军期钱，开诉于朝，又数增钱引，而军计犹不给。六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李迥代开为都转运使。都官员外郎冯康国言：“四川地狭民贫，祖宗时，正税重者折科稍轻，正税轻者折科稍重，二者平准，所以无偏重偏轻之患。百有余年，民甚安之。近年，漕、总二司辄更旧法，反覆纽折，取数务多，致民弃业逃移。望并罢之，一遵旧制。”诏如所请，令宪臣察其不如法者。

七年三月，迥以贍军钱粮令四路漕臣分认，而榷茶钱不用，蜀人不以为是。九月，浚罢，赵鼎为尚书左仆射。十有一月，以直秘阁张深主管四川茶马，迥请祠。八年二月，命深及宣抚司参议官陈远猷并兼四川转运副使。席益以忧去，枢密直学士胡世将代之。十月，鼎罢，秦桧独相。九年，和议成。签书枢密院事楼炤宣谕陕西还，以金四千两、银二十万两输激赏库，皆取诸蜀者。会吴玠卒，以世将为宣抚副使，以吏部尚书张焘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上谕辅臣曰：“焘可付以便宜。如四川前日横敛，宜令减以纾民。”成都帅行民事，自焘始。世将奏以宣抚司参议官井度兼四川转运副使。

十一年正月，赵开卒。自金人犯陕、蜀，开职馈饷者十年，

军用无乏，一时赖之。其后计臣屡易，于开经画无敢变更。然茶、盐、榷酤、奇零绢布之征，自是为蜀之常赋，虽屡经蠲减而害不去，议者不能无咎开之作俑焉。

十月，郑刚中为川、陕宣谕使。十二年，世将卒，改宣抚使。十三年，刚中献黄金万两。十五年正月，刚中奏减成都路对余米三之一。四月，省四川都转运使，以其事归宣抚司。刚中寻以事忤秦桧，于是置四川总领所钱粮官，以太府少卿赵不弃为之。又改命不弃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十六年，刚中奏减两川米脚钱三十二万缗，激赏绢二万匹，免创增酒钱三万四千缗。以四川总制钱五十万缗充边费。十七年，以户部员外郎符行中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召刚中赴行在，不弃权工部侍郎，知成都府李玿权四川宣抚司事。

先是，刚中奏：“本司旧贮备边岁入钱引五百八十一万五千道，如拨供岁计，即可对减增添，宽省民力。”诏李玿、符行中参酌减放。于是减四川科敷虚额钱岁二百八十五万缗，两川布估钱三十六万五千缗，夔路盐钱七万六千缗，坊场、河度净利抽贯税钱四万六千余缗，又减两川米脚钱四十二万缗。时宣抚司降赐库贮米一百万石，乃命行中酌度对余分数均减。

十八年，罢四川宣抚司，以玿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太府少卿汪召嗣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宣抚司降赐库钱，除制置司取拨二十万缗，余令总领所贮之。二十二年，总领所奏蠲诸路欠绍兴十七年以前折估余本等钱一百二十九万余缗，米九万八千七百石，绫、绢一万四千余匹。先是，自讲和后，岁减钱四百六十二万缗有奇，朝廷犹以为重。二十四年，遣户部员外郎钟世明同四川制、总两司措置裕民。二十五年，以符行中等言，减两川绢估钱二十八万缗，潼川府秋税脚钱四万缗，利路科斛脚钱十二万缗，两川米脚钱四十万缗，盐酒重额钱七

十四万缗，激赏绢九千余匹，合一百六十余万缗；夔州县绍兴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折估余本等逋欠二百九十二万缗。

是时，朝廷虽蠲民旧逋，而符行中督责犹峻，蜀人怨之。于是以萧振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行中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二十六年，上以蜀民久困供亿，诏制置萧振、总领汤允恭、主管茶马李涧、成都转运判官许尹、潼川转运判官王之望措置宽恤，于是之望奏减四川上供之半。二十七年，用萧振等言，减三川对余米十六万九千余石，夔路激赏绢五万匹，两川绢估钱二十八万缗有奇，潼川、成都奇零折帛匹一千；又减韩球所增茶额四百六十二万余斤，茶司引息虚额钱岁九十五万余缗。

初，利州旧宣抚司有积缗二百万，守者密献之朝，下制置司取拨。振曰：“此所以备水旱军旅也，一旦有急，又将取诸民乎？请留其半。”是岁振卒，李文会代之。二十八年，文会卒，中书舍人王刚中代之。二十九年，蠲四川折估余本积欠钱三百四十万缗。

乾道二年，蠲奇欠白税契钱三十七万余缗。三年，蠲川、秦茶马两司绍兴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州县侵用及民积欠六十六万四千九百余缗。四年，又诏：四川诸州欠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二年瞻军诸窠名钱物，暨退剥亏分之数，及漏底折欠等钱，并蠲之。蠲成都人户理运对余米脚钱三十五万缗。淳熙十六年诏：“四川岁发湖、广总领所纲运百三十五万六千余贯，自明年始，与免三年。当议对减盐酒之额，制置、总领同诸路转运、提刑司条上。其湖、广岁计，朝廷当自给之。”

绍熙三年，蠲潼川府去年被水州县租税，资普荣叙州、富顺监凡夏输亦如之。寻又诏：“本路旱伤州县租税，官为代输及民已输者，悉理今年之数。”四年，蠲绍熙三年成都、潼川

两路奇零绢估钱引四十七万一千四百五十余道，潼川府激赏绢一十六万六千九百七十五匹。又诏：四川州县盐、酒课额，自明年更放三年。

嘉定七年，再蠲四川州县盐、酒课额三年，其合输湖、广总领所纲运亦免三年。十一年，蠲天水军今年租役差科，西和州蠲十之七，成州蠲十之六，将利、河池两县各蠲十之五，以经兵也。

志第一百二十八

食货上三（布帛 和余 漕运）

布帛 宋承前代之制，调绢、绸、绢、布、丝、绵以供军须，又就所产折科、和市。其纤丽之物，则在京有绫锦院，西京、真定、青益梓州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江宁府、润州有织罗务，梓州有绫绮场，毫州市绉纱，大名府织绉縠，青、齐、郛、濮、淄、潍、沂、密、登、莱、衡、永、全州市平绝。东京榷货务岁入中平罗、小绫各万匹，以供服用及岁时赐与。诸州折科、和市，皆无常数，唯内库所需，则有司下其数供足。自周显德中，受公私织造并须幅广二尺五分，民所输绢匹重十二两，疏薄短狭、涂粉入药者禁之；河北诸州军重十两，各长四十二尺。宋因其旧。

开宝三年，令天下诸州凡丝、绵、绸、绢麻布等物，所在约支二年之用，不得广科市以烦民。初，蓬州请以粗丝配民织绫，给其工直，太祖不许。太宗太平兴国中，停湖州织绫务，女工五十八人悉纵之。诏川峡市买场、织造院，自今非供军布帛，其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段匹，不须买织，民间有织卖者勿禁。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绝时，预给库钱贷民，至夏秋令输绢于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又言：“本路岁给诸军帛七十万，民间罕有缗钱，常预假于豪民，出倍称之息，至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

欠，以是工机之利愈薄。请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诏优予其直。自是诸路亦如之。或蚕事不登，许以大小麦折纳，仍免仓耗及头子钱。

天圣中，诏减两蜀岁输锦绮、鹿胎、透背、欵正之半，罢作绫花纱。明道中，又减两蜀岁输锦绮、绫罗、透背、花纱三分之二，命改织绢、绢以助军。景祐初，遂诏罢输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段，自掖庭以及闾巷皆禁用。其后岁辄增益梓路红锦、鹿胎，庆历四年复减半。既而又减梓路岁输绢三之一，红锦、鹿胎半之。先是，咸平初，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言：“准诏课植桑枣，岭外唯产苧麻，许令折数，仍听织布赴官场博市，匹为钱百五十至二百。”

至是，三司请以布偿刍直，登、莱端布为钱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过厚，命差减其数。自西边用兵，军须绸绢，多出益、梓、利三路，岁增所输之数；兵罢，其费乃减。嘉祐三年，始诏宽三路所输数。治平中，岁织十五万五千五百余匹。

神宗即位，京师米有余蓄，命发运司损和余数五十万石，市金帛上京，储之榷货务，备三路军须。京东转运司请以钱三十万二千二百贯给贷于民，令次年输绢，匹为钱千，随夏税初限督之。诏运其钱于河北，听商人入中。

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转运司和买绸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匹，其后和买并税绢，匹皆输钱千五百。”时王广渊为转运使，谓和买如旧，无抑配。颢言其迎合朝廷意。王安石谓广渊在京东尽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诏所给内帑别额绸绢钱五十万缗，收其本储之北京，息归之内帑。右正言李常亦言：“广渊以陈汝羲所进羨余钱五十万缗，随和买绢钱分配，于常税折科放买外，更取二十五万缗，请以颢言付

有司。”定州安抚司又言：“转运司配绸、绢、绵、布于州镇军砦等坊郭户，易钱数多，乞悯其灾伤，又居极边，特蠲损之。”诏提刑司别估，民不愿市，令官自卖，已给而抑配者正之。自王安石秉政，专以取息为富国之务，故当时言利小人如王广渊辈，假和买绸绢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刻又甚于青苗。然安石右广渊，颢、常言卒不行。二月，诏移巴蜀羡财，市布帛储于陕西以备边，省蜀人输送及中都漕挽之费。

七年，两浙察访沈括言：“本路岁上供帛九十八万，民苦备偿，而发运司复以移用财货为名，增预买绸绢十二万。”诏罢其所增之数。八年，韩琦奏倚阁预买绸绢等，虽稍丰稔，犹当五七岁带输。安石以为不然，言于神宗曰：“预买绸绢，祖宗以来未尝倚阁，往岁李稷有请，因从之。近方镇监司争以宽恤为事，不计有无，异日国用阙，当复刻剥于民尔。”

元丰以来，诸路预买绸绢，许假封桩钱或坊场钱，少者数万缗，多者至数十万缗。其假提举司宽剩钱者，又或令以绢帛入常平库，俟转运司以价钱易取。三年，京东转运司请增预买数三十万，即本路移易，从之。四年，遣李元辅变运川陕四路司农作物帛。中书言：物帛至陕西，择省样不合者贸易，余粮储于边，期以一年毕。五年，户部上其数凡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匹两，三百四十六万二千缗有奇。

绍圣元年，两浙丝蚕薄收，和买并税绸绢，令四等下户输钱，易左帑绸绢；又令转运司以所输钱市金银，遇蚕丝多，兼市纱、罗、绸、绢上供。元符元年，雄州榷场输布不如样，监司、通判贬秩、展磨勘年有差；令损其直，后似此者勿受。

尚书省言：“民多愿请预买钱，宜视岁例增给，来岁市绸绢计纲赴京。”左司员外郎陈瓘言：“预买之息，重于常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创增，虽名济乏，实聚敛之术。”

提点京东刑狱程堂亦言：“京东、河北灾民流未复，今转运司东西路岁额无虑二百万匹两，又于例外增买，请罢之。”乃诏诸路提举司勿更给钱，俟蚕麦多，选官置场。崇宁中，诸路预买，令所产州县乡民及城郭户并准费力高下差等均给。川陕路取元丰数最多一年为额，旧不给者如故。江西和买绸绢岁五十万匹，旧以钱、盐三七分预给。自盐钞法行，不复给盐，令转运司尽给以钱，而卒无有，逮今五年，循以为常，民重伤困。大观初，诏假本路诸司封桩钱及邻路所掌封桩盐各十万缗给之。其后提举常平张根复言：“本路和买，未尝给钱，请尽给一岁蚕盐，许转运司移运或民户至场自请。”而江西十郡和买数多，法一匹给盐二十斤，比钱九百，岁预于十二月前给之。转运司得盐不足，更下发运司会积岁所负给偿。

尚书省言大观库物帛不足，令两浙、京东、淮南、江东西、成都、梓州、福建路市罗、绫、纱一千至三万匹各有差。二年，又令京东、淮南、两浙市绢帛五万及三万匹，并输大观库；又四川各二万，输元丰库。江东西如四川之数，输崇宁库。而州县和买，有以盐一席折钱六千，令民至期输绸绢六匹，又前期督促，致多逃徙，诏递加其罪。坊郭户预买有加至四五百匹，兴仁府万延嗣户业钱十四万二千缗，岁均千余匹，乃令减半均之。

两浙和买并税绸绢布帛，头子钱外，又收市例钱四十，例外约增数万缗，以分给人吏。政和初，诏罢市例钱。诸路绸绢布帛比价高数倍，而给直犹用旧法，言者请稍增之，度支以元丰例定，沮抑不行，令如期给散而已。江东和买，弊如江西，比而才给二百，转运司又以重十三两为则，不及则准丝价补纳以钱，两准二百有余。宣和三年，诏提刑司厘正以闻。先是，成都、河北预买，官户许减半，四年，令旧尝全科者如旧。即

又以两浙多官户，令预买通敷。七年冬，郊祀，河北、京东和买科取物帛丝绵等数并免，以供奉物给降，其所蠲贷，几数百万。

初，预买绸绢务优直以利民，然犹未免烦民，后或令民折输钱，或物重而价轻，民力浸困，其终也，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十二月，诏令转运司各会一路之数，分下州县经画，不以钱以他物、不以正月以他月给者，并论以违制。然有司鲜能承顺焉。靖康元年，命转运司以常平钱前一季预备，如正月之期给之，毋贷以他物而损其数。京东州县勿以迁移户旧数科著业人，仍先除其数，俟流民归业均敷。余路亦如之。

建炎三年春，高宗初至杭州，朱胜非为相。两浙转运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买、夏税绸绢，岁为匹一百一十七万七千八百，每匹折输钱二千以助用。”诏许之。东南折帛钱自此始。五月，诏每岁预买绵绢，令登时给其直。又诏江、浙和预买绢减四分之一，仍给见钱，违者置之法。绍兴元年，初赋鼎州和买折帛钱六万缗，以贍蔡兵。以两浙夏税及和买绸绢一百六十余万匹，半令输钱，匹二千。二年，以诸路上供丝、帛并半折钱如两浙例，江、淮、闽、广、荆湖折帛钱自此始。时江、浙、湖北、夔路岁额绸三十九万匹，江南、川、广、湖南、两浙绢二百七十三万匹，东川、湖南绫罗縠七万匹，西川、广西布七十七万匹，成都锦绮千八百余匹，皆有奇。

三年三月，以两浙和买物帛，下户艰于得钱，听以七分输正色，三分折见缗。初，洪州和买，八分输正色，二分折省钱，匹三千。四年，帅臣胡世将请以三分匹折六千省。又言绢直踊贵，请匹增为五千匹。户部定为六千匹。殿中侍御史张致远言：“江西残破之余，和预买绢请折输钱，朝廷从之，是欲少宽民力。匹输钱五千省，比旧直已增其半，较之两浙时直，匹多一

千五百，户部又令折六贯文足，是欲乘民之急而倍其敛也。物不常贵，则绢有时而易办；钱额既定，则价无时而可减。”于是诏江西和买绢匹折输钱六十省，愿输正色者听。是冬，初令江、浙民户悉输折帛钱。当是时，行都月费钱百余万缗，重以增戍之费，令民输绢者全折，输绢者半折，匹五千二百省。折帛钱由此愈重。

九年正月，复河南，减折帛钱匹一千，未几又增之。十七年，减折帛钱：江南匹为六千，两浙七千，和买六千五百；绵，江南两为三百，两浙四百。二十年，诏：“广西折布钱因张浚增至两倍以上，今减作一贯文折输。”二十九年，中书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钱，地里遥远，宜就近储之。诏除徽、处、广德旧折轻货，余州当折银者输钱，愿输银者听，浙西提刑司、三总领所主之。先是，江、浙路折帛钱岁为钱五百七十三万余缗，并输行都，至是，始外储之以备军用。

乾道四年，减两浙、乾道五年夏税、和买折帛钱之半。六年，知徽州郑升卿代还，奏：“州自五代时陶雅守郡，妄增民赋，至今二百余年，比邻境诸县之税独重数倍，而杂钱之税科折尤重，请赐蠲免。”九年，诏徽州额外创科杂钱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余缗，及元认江东、两浙运司诸处绢一万六千六百余匹，并蠲之。

绍熙五年，诏两浙、江东西和买绢帛折帛钱太重，可自来年匹减钱一贯五百文，三年后别听旨。所减之钱，令内藏、封桩两库拨还。

庆元元年，户部侍郎袁说友言临安、余杭二县和买科取之弊：“乞将余杭县经界元科之额配以绢数，不分等则，以二十四贯定敷一匹，袞科而下，足额而止，捐其余以惠未产之民。如此则吏不得而制民，民无资于诡户，救弊之良策也。”说友

又奏：“贯头均科之法行，则县邑无由多取，乡司无所走弄，而诡挟者不能以幸免，是以奸民顽吏立为异论以摇之。”诏令集议。二年，吏部尚书叶翥等议请如帅漕所奏推行之，诏可。

建炎元年，知越州翟汝文奏：“浙东和预买绢岁九十七万六千匹，而越乃六十万五百匹，以一路计之，当十之三。望将三等以上户减半，四等以下户权罢。”寻以杭之和买绢编重，均十二万匹于两浙。乾道九年，秘书郎赵粹中言：“两浙和买，莫重于绍兴，而会稽为最重。缘田薄税重，诡名隐寄，多分子户。自经界后至乾道五年，累经推排，减落物力，走失愈重，民力困竭。若据亩均输，可绝诡户之弊。”淳熙八年，诏两淮漕臣吴玕与帅臣张子颜措置。子颜等言：“势家豪民分析版籍以自托于下户，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谓如浙东七州，和买凡二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有八；温州本无科额，合台、明、衢、处、婺之数，不满一十三万；而绍兴一郡独当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有八，则是以一郡视五郡之输而又赢一万有奇，此重额之弊也。又如赁牛物力，以其有资民用，不忍科配；酒坊、盐亭户，以其尝趁官课，难令再敷；至于坍江落海之田，坏地漂没；僧道寺观之产，或奉诏蠲免；而省额未除，不免阴配民户，此暗科之弊也。二弊相乘，民不堪命，于是规避之心生，而诡户之患起。旧例物力三十八贯五百为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即为第五等，为诡户者志于规避，往往止就二三十贯之间立为砧基。今若自有产有丁系真五等依旧不科，其有产无丁之户，将实管田产钱一十五贯以上并科和买，其一十五贯以下则存而不敷，庶几伪五等不可逃，真五等不受困。”于是诏：“绍兴府攒宫田园、诸寺观、延祥庄并租牛耕牛合蠲和买，并于省额除之；坊场、盐亭户见敷和买物力，及坍江田、放生池合减租税物力，并核实取旨。”

十一年，臣僚言两浙、江东西四路和买不均之弊，送户部、给舍等官详议。郑丙、丘霁议，亩头均科之说至公至平，诏施行之。十六年，知绍兴府王希吕言：“均敷和买，曩者亟于集事，不暇核实，一切以为诡户而科之，于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于和买，贫民始不胜其困。乞将创科和买二万五十七匹有奇尽放，则民被实惠矣。于是诏下户和买二万五十匹住催一年，又减元额四万四千匹有奇；均敷一节，令知绍兴府洪迈从长施行。绍熙元年，迈定其法上之，诏依所措置推行，于是绍兴贫民下户稍宽矣。

和余 宋岁漕以广军储、实京邑。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及内郡，又自余买，以息边民飞挽之劳，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连岁大稔，命使置场增价市余，自是率以为常。咸平中，尝出内府绫、罗、锦、绮计直缗钱百八十万、银三十万两，付河北转运使余粟实边。继而诏：凡边州积谷可给三岁则止。大中祥符初，三路岁丰，仍令增余广蓄，靡限常数。后又时出内库缗钱，或数十万，或百万，别遣官经画市余，中等户以下免之。

初，河东既下，减其租赋。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颇多积谷，请每岁和市，随常赋输送，其直多折色给之。京东西、陕西、河北阙兵食，州县括民家所积粮市之，谓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所输租而均余之，谓之对余，皆非常制。麟、府州以转饷道远，遣常参官就置场和余。河北又募商人输刍粟于边，以要券取盐及缗钱、香药、宝货于京师或东南州军，陕西则受盐于两池，谓之入中。陕西余谷，又岁预给青苗钱，天圣以来，罢不复给，然发内藏金帛以助余者，前后不可胜数。宝元中，出内库珠直缗钱三十万，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边费。欧阳修奉使河东还，言：“河东禁并边地不许人耕，而私余北界粟麦为

兵储最为大患。”遂诏岢岚、火山军闲田并边壕十里外者听人耕，然竟无益边备，岁余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贾趋之，罢三路入中，悉以见钱和余，县官之费省矣。

熙宁五年，诏以银绢各二十万赐河东经略安抚司，听人赎买，收本息封桩备边。自是三路封桩，所给甚广，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务，或取之他路转运司，或赐常平钱，或鬻爵、给度牒，而出内藏钱帛不与焉。

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具东南及西盐钞法经久通行利病以闻。知熙州王韶建议：“依沿边和余例，以一分见缗、九分西钞，别约价，募入中者。凡边部入中有阙，则多出京钞或饶益诱之，以纾用度。”是岁，河东并边大稔，诏都转运使李师中与刘庠广余，积五年之蓄。复命辅臣议，更与陕西并塞刍粮之法，令转运司增旧余三分，以所余亏羨为赏罚，仍遣吏按视。而陕西和余，或以钱、茶、银、绢、绢余于弓箭手。

八年，河东察访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税外有和余粮草，官虽量予钱、布，而所得细微，民无所济，遇岁凶不蠲，最为弊法。”继而知太原韩绛复请和余于元数省三分，罢支钱、布，乞精选才臣讲求利害。诏委陈安石。元丰元年，安石奏：“河东十三州一税，以石计凡三十九万二千有余，而和余数八十三万四千有余，所以岁凶仍输者，以税轻、军储不可阙故也。旧支钱、布相半，数既奇零，以钞贸易，略不收半，公家实费，百姓乃得虚名。欲自今罢支余钱，岁以其钱令并边州郡和市封桩，即岁灾以填所蠲数，年丰则三岁一免其输。”朝廷以为然，始诏河东岁给和余钱八万余缗并罢，以其钱付漕司，如安石议。因用安石为河东转运使。其后经略使吕惠卿复请别议立法，除河外三州理为边郡宜免，余十一州可概均余。下有司议，以岁和余见数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为额，随户色高下裁定，毋

更给钱；岁灾同秋税蠲放，以转运司应给钱补之，灾不及五分，听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籴之名为助军粮草。

元丰四年，以度支副使蹇周辅兼措置河北籴便司。明年，诏以开封府界、诸路阙额禁军及淮、浙、福建等路剩盐息钱，并输籴便司为本。令瀛、定、澶等州各置仓，凡封桩，三司毋关预，委周辅专其任，司农寺市易、淤田、水利等司所计置封桩粮草并归之。六年，诏提点河北西路王子渊兼同措置。未几，手诏周辅：今河朔丰成，宜广收籴。是岁，大名东、西济胜二仓，定州衍积、宝盈二仓与瀛之州仓皆成，周辅召拜户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吴雍代之。明年，雍言河北仓廩皆充实，见储粮料总千一百七十六万石。诏赐同措置王子渊三品服。宣和中，罢畿内和籴。

自熙宁以来，和籴、入中之外，又有坐仓、博籴、结籴、兑籴、依籴、寄籴、括籴、劝籴、均籴等名。其曰坐仓：熙宁二年，令诸军余粮愿籴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于仓。王珪奏曰：“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于京师，今京师乏钱，反用钱百坐仓籴斗米，此极非计。”司马光曰：“坐仓之法，盖因小郡乏米而库有余钱，故反就军人籴米以给次月之粮，出于一时急计耳。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府库无钱，更籴军人之米，使积久陈腐，其为利害非臣所知。”吕惠卿曰：“今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减东南岁漕百万石，转易为钱以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臣闻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而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尽。若官不籴取以供京师，则无所发泄，必甚贱伤农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无钱而官必使之出钱，岂通财利民之道乎？”不从。明年，又虑元价贱，神、龙卫及诸司每石等第增钱收籴，仍听行于河北、河东、陕西诸路。元符以后，有低价抑籴之弊，诏禁止之。

其曰博余：熙宁七年，诏河北转运、提举司置场，以常平及省仓岁用余粮，减直听民以丝、绵、绫、绢增价博买，俟秋成博余。崇宁五年，又诏陕西钱重物轻，委转运司措置，以银、绢、丝、绸之类博余斛斗，以平物价。

其曰结余：熙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余熙河路军储，得七万余石，诏运给焉。未几，商人王震言：结余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经年方输者。诏措置熙河财用孙迥究治以闻。迥奏总管王君万负熙、河两川结余钱十四万六百三十余缗、银三百余两。乃遣蔡确驰往本路劾之，君万及高遵裕皆坐借结余违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宁初，蔡京行于陕西，尽括民财以充数。五年，以星变讲修阙政，罢陕西、河东结余、对余。

其曰俵余：熙宁八年，令中书计运米百万石费约三十七万缗，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余非特省六七十万缗岁漕之费，且河北入中之价，权之在我，遇斗斛贵住余，即百姓米无所糴，自然价损，非惟实边，亦免伤农力。”乃诏岁以末盐钱钞、在京粳米六十万贯石，付都提举市易司贸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给钱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缘边入米麦粟封桩。即物价踊，权止入中，听余便司兑用，须岁丰补偿。绍圣三年，吕大忠之言，召农民相保，豫贷官钱之半，循税限催科，余钱至夏秋用时价随所输贴纳。崇宁中，蔡京令坊郭、乡村以等第给钱，俟收，以时价入粟，边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为官吏赏罚。

其曰兑余：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于麦熟州郡及时兑余。元祐二年，尝以麦熟下诸路广余，诏后价若与本相当，即许变转兑余。

其曰寄余：元丰二年，余便粮草王子渊论纲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岁小不登，必邀厚价，故设内郡寄余之法，以权

轻重。”七年，诏河北瀛、定二州所籴数以钜万，而散于诸郡寄籴，恐缓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运。李南公、王子渊俱言：“寄籴法行已久，且近都仓，缓急运致非难。”于是寄籴卒不罢。

其曰括籴：元符元年，泾原经略使章楶请并边籴买；豫榜谕民，毋得与公家争籴，即官储有之，括索赢粮之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

其曰劝籴、均籴：政和元年，童贯宣抚陕西议行之。鄜延经略使钱即言：“劝籴非可以久行。均籴先入其斛斗乃给其直，于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无斛斗，必须外籴，转有烦费。”疏奏，坐贬。时又诏河北、河东仿陕西均籴，知定州王汉之坐沮格夺职罢。未几，遂立均籴法。三年，以岁稔，诸路推行均籴。五年，言者谓：“均籴法严，然已籴而不偿其直，或不度州县之力，敷数过多，有一户而籴数百石者。”乃诏诸路毋辄均籴。既而州县以和籴为名，低裁其价，转运司程督愈峻，科率倍于均籴，诏约止之。宣和三年，方腊平，两浙亦量官户轻重均籴。明年，荆湖南、北均籴，以家业为差。劝籴之法，其后浸及于新边，鄆廓州、积石军蕃部患之。

自熙宁以来，王韶开熙河，章惇营溪洞，沈起、刘彝启交址之隙，韩存宝、林广穷乞第之役，费用科调益繁。陕西宿兵既多，元丰四年，六路大举西讨，军费最甚于他路。帝先虑科役扰民，令赵鼎廉问，颇得其事。又以粮饷粗恶，欲械斩河东、泾原漕臣，以励其余，卒以师兴役众，鲜克办给。又李稷为鄜延漕臣督运，诏许斩知州以下乏军兴者，民苦折运，多散走，所杀至数千人，道毙者不在焉。于是文彦博奏言：“关陕人户，昨经调发，不遗余力，死亡之余，疲瘵已甚。为今之计，正当劳来将士，安抚百姓，全其疮痍，使得苏息。”明年，优诏嘉

答。初，西师无功，议者虑朝廷再举，自是，帝大感悟，申飭边臣固境息兵，关中以苏。

哲宗即位，诸老大臣维持初政，益务绥静，边郡类无调发，第令诸路广余以备蓄积，及诏陕西、麟府州计五岁之粮而已。绍圣初，乃诏河北镇、定、瀛州余十年之储，余州七年。其后陕西诸路又连岁兴师，及进筑鄯、湟等州，费资粮不可胜计。元符二年，泾原经略使章楶谏曰：“伏见兴师以来，陕西府库仓廩储蓄，内外一空，前后资贷内藏金帛，不知其几千万数。即今所在粮草尽乏，漕臣计无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时，唯深察臣言，裁决斯事。若更询主议大臣，窃恐专务兴师，上误圣听。”主议大臣，指章惇也。时内藏空乏，陕西诸路以军赏银绢数寡，请给于内藏库，诏以绢五十万匹予之。帝谓近臣曰：“内库绢才百万，已辍其半矣。”

蔡京用事，复务拓土，劝徽宗招纳青唐，用王厚经置，费钱亿万，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岁费钱一千二十四万九千余缗。五年，熙河兰湟运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亩收五石，粒当大麦之三。异时人粮给精米，马料给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马之食自足，而价亦相当。今边臣不恤事情，精米、青稞与糙米、大麦一例抵斗给散，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赢。会计一路岁费斛斗一百八十万、杂色五十万外，青稞一百三十万，抵斗岁费二十六万石，石三十缗，计七百八十万。”帝虑其米仍粗，将士或有饥色，乃命九折。明年，复令计斗给散，竟罢九折。又于陕西建四都仓：平夏城曰裕财，镇戎军曰裕国，通峡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边。自夏人叛命，诸路皆谋进筑，陕以西保甲皆运粮。后童贯又自将兵筑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穷讨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馈饷空乏，酈延至不能支旬月。时边臣争务开边，夔、峡、岭南不毛之地，草创

郡邑，调取于民，费出于县官，不可胜计。最后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仓廩皆竭，兵士饥忿，有掷瓦石击守贰、刃将官者。燕山郭药师所将常胜一军，计口给钱廩，月费米三十万石、钱一百万缗。河北之民力不能给，于是免夫之议兴。

初，黄河岁调夫修筑埽岸，其不即役者输免夫钱。熙、丰间，淮南科黄河夫，夫钱十千，富户有及六十夫者，刘谊盖尝论之。及元祐中，吕大防等主回河之议，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钱。大观中，修滑州鱼池埽，始尽令输钱。帝谓事易集而民不烦，乃诏凡河堤合调春夫，尽输免夫之直，定为永法。及是，王黼建议，乃下诏曰：“大兵之后，非假诸路民力，其克有济？谕民国事所当竭力，天下并输免夫钱，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岭、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余万缗，河北群盗因是大起。

南渡，三边馈饷，余事所不容已。绍兴间，于江、浙、湖南博余，多者给官告，少者给度牒，或以钞引，类多不售，而吏缘为奸，人情大扰。于是减其价以诱积粟之家，初不拘于官、编之户。凡降金银钱帛而州县阻节不即还者，官吏并徒二年。广东转运判官周纲余米十五万石，无扰及无陈腐，抚州守臣刘汝翼饷兵不匮，及劝诱赈灾流离，皆转一官。七年，以饶州之余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余者计剩科罪。十三年，荆湖岁稔，米斗六七钱，乃就余以宽江、浙之民。十八年，免和余，命三总领所置场余之。旧制：两浙、江、湖岁当发米四百六十九万斛，两浙一百五十万，江东九十三万，江西百二十六万，湖南六十五万，湖北三十五万。至是，欠百万斛有奇。乃诏临安、平江府及淮东西、湖广三计司，岁余米百二十万斛：，淮西十六万五千，湖广、淮东皆十五万。二十八年，除二浙以三十五万斛折钱，诸路纲米及余场岁收四百五十二万斛。二十

九年，余二百三十万石以备振贷，石降钱二千，以关子、茶引及银充其数。

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闽淫雨，诏州县以本钱坐仓收余，毋强配于民。四年，余本结会子及钱银，石钱二贯五百文。淳熙三年，诏广西运司，余钱以岁丰歉市直高下增减给之。

宝庆三年，监察御史汪刚中言：“和余之弊，其来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科抑，莫如增米价，此已试而有验者，望饬所司奉行。”有旨从之。绍定元年，锡银、会、度牒于湖广总所，令和余米七十万石饷军。五年，臣僚言：“若将民间合输缗钱使输斛斗，免令贱糶输钱，在农人亦甚有利，此广余之良法也。”从之。开庆元年，沿江制置司招余米五十万石，湖南安抚司余米五十万石，两浙转运司五十万石，淮、浙发运司二百万石，江东提举司三十万石，江西转运司五十万石，湖南转运司二十万石，太平州一十万石，淮安州三十万石，高邮军五十万石，涟水军一十万石，庐州一十万石，并视时以一色会子发下收余，以供军饷。

咸淳六年，都省言：“咸淳五年和余米，除浙西永远住余及四川制司就余二十万石桩充军饷外，京湖制司、湖南、江西、广西共余一百四十八万石，凡遇和余年分皆然。”

漕运 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支之势，故于兵食为重。建隆以来，首浚三河，令自今诸州岁受税租及筦榷货利、上供物帛，悉官给舟车，输送京师，毋役民妨农。开宝五年，率汴、蔡两河公私船，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给兵食。是时京师岁费有限，漕事尚简。至太平兴国初，两浙既献地，岁

运米四百万石。所在雇民挽舟，吏并缘为奸，运舟或附载钱帛、杂物输京师，又回纲转输外州，主藏吏给纳邀滞，于是擅贸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择干强之臣，在京分掌水陆路发运事。凡一纲计其舟车役人之直，给付主纲吏雇募，舟车到发、财货出纳，并关报而催督之，自是调发邀滞之弊遂革。

初，荆湖、江、浙、淮南诸州，择部民高赀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质鲁，不能检御舟人，舟人侵盗官物，民破产不能偿。乃诏牙吏部送，勿复扰民。大通监输铁尚方铸兵器，锻练用之，十裁得四五；广南贡藤，去其粗者，斤仅得三两。遂令铁就冶郎淬治之，藤取堪用者，无使负重致远，以劳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饥冻，太宗令中黄门求得百许人，蓝缕枯瘠，询其故，乃主粮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鞠得实，断腕殉河上三日而后斩之，押运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并水陆路发运为一司。主纲吏卒盗用官物，及用水土杂糅官米，故毁败舟船致沉溺者，弃市，募告者厚赏之；山河、平河实因滩碛风水所败，以收救分数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罢京城水陆发运，以其事分隶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运未有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尝不及其数。至道初，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

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租余，于真、扬、楚、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溯流入汴，以达京师，置发运使领之。诸州钱帛、杂物、军器上供亦如之。陕西诸州菽粟，自黄河三门沿流入汴，以达京师，亦置发运司领之。粟帛自广济河而至京师者，京东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师者，陈、颍、许、蔡、光、寿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卫州东北有御河

达乾宁军，其运物亦廷臣主之。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至嘉州，水连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咸平中，定岁运六十六万匹，分为十纲。天禧末，水陆运上供金帛、缙钱二十三万一千余贯、两、端、匹，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千余斤。诸州岁造运船，至道末三千二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先是，诸河漕数岁久益增，景德四年，定汴河岁额六百万石。天圣四年，荆湖、江、淮州县和籴上供，小民阙食，自五年后权减五十万石。庆历中，又减广济河二十万石。后黄河岁漕益减耗，才运菽三十万石，岁创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劳费甚广；嘉祐四年，罢所运菽，减漕船三百艘。自是岁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旧转运使以本路纲输真、楚、泗州转般仓，载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汴舟诣转般仓运米输京师，岁折运者四。河冬涸，舟卒亦还营，至春复集，名曰放冻。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无风波沉溺之患。后发运使权益重，六路上供米团纲发船，不复委本路，独专其任。文移坳并，事目繁夥，不能检察。操舟者赇诸吏，得诣富饶郡市贱贸贵，以趋京师。自是江、汴之舟，混转无辨，挽舟卒有终身不还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

皇祐中，发运使许元奏：“近岁诸路因循，粮纲法坏，遂令汴纲至冬出江，为他路转漕，兵不得息。宜敕诸路增船，载米输转般仓充岁计如故事。”于是牟利者多以元说为然，诏如元奏。久之，诸路纲不集。嘉祐三年，下诏切责有司以格诏不行，及发运使不能总纲条，转运使不能斡岁入。预敕江、淮、两浙转运司，期以期年，各造船补卒，团本路纲，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复出江。至期，诸路船犹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

外船不得至京师，失商贩之利；而汴船工卒讫冬坐食，恒苦不足，皆盗毁船材，易钱自给，船愈坏而漕额愈不及矣。论者初欲漕卒得归息，而近岁汴船多佣丁夫，每船卒不过一二人，至冬当留守船，实无得归息者。时元罢已久，后至者数奏请出汴船，执政不许。治平三年，始诏出汴船七十纲，未几，皆出江复故。

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师，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万七千石，广济河七十四万石。又漕金帛缗钱入左藏、内藏库者，总其数一千一百七十三万，而诸路转移相给者不预焉。繇京西、陕西、河东运薪炭至京师，薪以斤计一千七百一十三万，炭以秤计一百万。是岁，诸路创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治平四年，京师粳米支五岁余。是时，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托风水沉没以灭迹。官物陷折，岁不减二十万斛。熙宁二年，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互相检察，旧弊乃去。岁漕常数既足，募商舟运至京师者又二十六万余石而未已，请充明年岁计之数。

三司使吴充言：“宜自明年减江、淮漕米二百万石，令发运司易轻货二百万缗，计五年所得，无虑缗钱千万，转储三路平糴备边。”王安石谓：“骤变米二百万石，米必陡贱；骤致轻货二百万贯，货必陡贵。当令发运司度米贵州郡，折钱变为轻货，储之河东、陕西要便州军，用常平法糴糴为便。”诏如安石议。七年，京东路察访邓润甫等言：“山东沿海州郡地广，丰岁则谷贱，募人为海运，山东之粟可转之河朔，以助军食。”诏京东、河北路转运司相度，卒不果行。是岁，江、淮上供谷至京师者三分不及一，令督发运使张颉亟办来岁漕计。

宣徽南院使张方平言：“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利漕运而赡师旅。国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运，

立上供平额，汴河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唯汴河运米麦，乃太仓蓄积之实。近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仓，大众所赖者汴河。议者屡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旧。”十二月，诏浚广济河，增置漕舟。其后河成，岁漕京东谷六十万石。东南诸路上供杂物旧陆运者，增舟水运。押汴河江南、荆湖纲运，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军大将、殿侍。又令真、楚、泗州各造浅底舟百艘，分为十纲入汴。

元丰五年，罢广济河辇运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供物于淮阳计置入汴，以清河辇运司为名。御史言广济安流而上，与清河溯流入汴，远近险易不同。诏转运、提点刑狱比较利害以闻。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蒋之奇、都水监丞陈祐甫开龟山运河，漕运往来，免风涛百年沉溺之患。诏各迁两官，余官减年循资有差。八年，罢岁运百万石赴西京。先是，道洛入汴，运东南粟实洛下，至是，户部奏罢之。是年，立汴河粮纲赏罚，岁终检察。绍圣二年，置汴纲，通作二百纲。在部进纳官铨试不中者，注押上供粮斛，不用衙前、土人、军将。未几，复募土人押诸路纲如故。

政和七年，立东南六路州军知州、通判装发上供粮斛任满赏格，自一万石至四十万石升名次减年有差。张根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岁漕米百二十万石给中都。江南州郡僻远，官吏艰于督趣，根常存三十万石为转运之本，以宽诸郡，时甚称之。宣和二年，诏：“六路米麦纲运依法募官，先募未到部小使臣及非泛补授校尉以上未许参部人并进纳人管押；淮南以五运，两浙及江东二千里内以四运，江东二千里外及江西三运，湖南、北二运，各欠不及五厘，依格推赏外，仍许在外指射合入差遣一次。召募土人并罢。”七年，诏结绝应奉司江淮诸局、所及

罢花石纲，令逐路漕臣速拘舟船装发纲运备边。靖康初，汴河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工夫未讫，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责都水使者陈求道等，命提举京师所陈良弼同措置。越两旬，水复旧，纲运沓至，两京粮乃足。

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入无几，余买入中之外，岁出内藏库金帛及上京榷货务缗钱，皆不翅数百万。选使臣、军大将，河北船运至乾宁军，河东、陕西船运至河阳，措置陆运，或用铺兵厢军，或发义勇保甲，或差雇夫力，车载驮行，随道路所宜。河北地里差近，西路回远，又涉磧险，运致甚艰。熙宁六年，诏鄜延路经略司支封桩钱于河东买橐驼三百，运沿边粮草。

元丰四年，河东转运司调夫万一千人随军，坊郭上户有差夫四百人者，其次一二百人。愿出驴者三驴当五夫，五驴别差一夫驱喝。一夫雇直约三十千以上，一驴约八千，加之期会迫趣，民力不能胜。军须调发烦扰，又多不急之务，如绛州运枣千石往麟、府，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约费三十缗。泾原路转运判官张大宁言：“馈运之策，莫若车便。自熙宁砦至磨口皆大川，通车无碍，自磨口移至兜岭下道路亦然。岭以北即山险少水，车乘难行。可就岭南相地利建一城砦，使大车自镇戎军载粮草至彼，随军马所在，以军前夫畜往来短运。更于中路量度远近，以遣回空夫筑立小堡应接，如此则省民力之半。”神宗嘉之。京西转运司调均、邓州夫三万，每五百人差一官部押，赴鄜延馈运。其本路程涂日支钱米外，转运司计自入陕西界至延州程数，日支米钱三十、柴菜钱十文，并先并给。陕西都转运司于诸州差雇车乘人夫，所过州交替，人日支米二升、钱五十，至沿边止。运粮出界，止差厢军。六年，诏熙河兰会经略制置司，计置兰州人万马二千般运粮草，于次路州军

划刮官私囊驼二千与经制司，自熙、河折运。事力不足，发义勇保甲。给河东、陕西边用非机速者，并作小纲数排日递送。

大观二年，京畿都转运使吴择仁言：“西辅军粮，发运司岁拨八万石贴助，于滎泽下卸，至州尚四、五十里，摆置车三铺，每铺七十人，月可运八千四百石。所运渐多，据数增添铺兵。”靖康元年十月，诏曰：“一方用师，数路调发，军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运粮，每名六斗，用钱四十贯；陕西运粮，民间倍费百余万缗，闻之骇异。今岁四方丰稔，粒米狼戾，但可逐处增价收余，不得轻般运，以称恤民之意。若般纲水运及诸州支移之类仍旧。”三路陆运以给兵费，大略如此，其他州县运送或军兴调发以给一时之用，此皆不著。

转般，自熙宁以来，其法始变，岁运六百万石给京师外，诸仓常有余蓄。州郡告歉，则折收上价，谓之额斛。计本州岁额，以仓储代输京师，谓之代发。复于丰熟以中价收余，谷贱则官余，不至伤农；饥歉则纳钱，民以为便。本钱岁增，兵食有余。崇宁初，蔡京为相，始求羡财以供侈用，费所亲胡师文为发运使，以余本数百万缗充贡，入为户部侍郎。来者效尤，时有进献，而本钱竭矣；本钱既竭，不能增余，而储积空矣；储积既空，无可代发，而转般之法坏矣。

崇宁三年，户部尚书曾孝广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渚水，不通重船，般剥劳费。遂于堰旁置转般仓，受逐州所输，更用运河船载之入汴，以达京师。虽免推舟过堰之劳，然侵盗之弊由此而起。天圣中，发运使方仲荀奏请度真、楚州堰为水闸，自是东南金帛、茶布之类直至京师，惟六路上供斛斗，犹循用转般法，吏卒糜费与在路折阅，动以万数。欲将六路上供斛斗，并依东南杂运直至京师或南京府界卸纳，庶免侵盗乞贷之弊。”自是六路郡县各认岁额，虽湖南、

北至远处，亦直抵京师，号直达纲，丰不加余，歉不代发。方纲米之来，立法峻甚，船有损坏，所至修整，不得逾时。州县欲其速过，但令供状，以钱给之，沿流乡保悉致骚扰，公私横费百出。又盐法已坏，回舟无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随坏，本法尽废。

大观三年，诏直达纲自来年并依旧法复令转般，令发运司督修仓廩，荆湖北路提举常平王璠措置诸路运粮舟船。

政和二年，复行直达纲，毁拆转般诸仓。谭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转般仓，一以备中都缓急，二以防漕渠阻节，三则纲船装发，资次运行，更无虚日。自其法废，河道日益浅涩，遂致中都粮储不继，淮南三转般仓不可不复。乞自泗州为始，次及真、楚，既有瓦木，顺流而下，不甚劳费。俟岁丰计置储蓄，立法转般。”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諲奏：“转般之法，寓平余之意。江、湖有米，可余于真；两浙有米，可余于扬；宿、亳有麦，可余于泗。坐视六路丰歉，有不登处，则以钱折斛，发运司得以斡旋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可以宽民力。运渠旱干，则有汴口仓。今所患者，向来余本岁五百万缗，支移殆尽。”

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盐钞各一百万贯，令吕淙、卢宗原均余斛斗，专备转般。江西转运判官萧序辰言：“转般道里不加远，而人力不劳卸纳，年丰可以广余厚积，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达，道里既远，情弊尤多，如大江东西、荆湖南北有终岁不能行一运者，有押米万石欠七八千石，有抛失舟船、兵梢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弊生于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节，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纲，尤为不便。”诏发运司措置。六年，以无额上供钱物并六路旧欠发斛斗钱，贮为余本，别降三百万贯付卢宗原，将湖南所起年额，并随正

额预起抛欠斛斗于转般仓下卸，却将已卸均余斗斛转运上京，所有直达，候转般斛斗有次第日罢之。靖康元年，令东南六路上供额斛，除淮南、两浙依旧直达外，江、湖四路并措置转般。

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纲米以三分之一输送行在，余输京师。二年，诏二广、湖南北、江东西纲运输送平江府，京畿、淮南、京东西、河北、陕西及三纲输送行在。又诏二广、湖南北纲运如过两浙，许输送平江府；福建纲运过江东、西，亦许输送江宁府。三年，又诏诸路纲运见钱并粮输送建康府户部，其金银、绢帛并输送行在。绍兴初，因地之宜，以两浙之粟供行在，以江东之粟饷淮东，以江西之粟饷淮西，荆湖之粟饷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数，责漕臣将输，而归其余于行在，钱帛亦然。雇舟差夫，不胜其弊，民间有自毁其舟、自废其田者。

绍兴四年，川、陕宣抚吴玠调两川夫运米一十五万斛至利州，率四十余千致一斛，饥病相仍，道死者众，蜀人病之。漕臣赵开听民以粟输内郡，募舟挽之，人以为便。总领所遣官就余于沿流诸郡，复就兴、利、阆州置场，听商人入中。然犹虑民之劳且惫也，又减成都水运对余米。绍兴十六年。

三十年，科拨诸路上供米：鄂兵岁用米四十五万余石，于全、永、郴、邵、道、衡、潭、鄂、鼎科拨；荆南兵岁用米九万六千石，于德安、荆南、澧、纯、潭、复、荆门、汉阳科拨；池州兵岁用米十四万四千石，于吉、信、南安科拨；建康兵岁用米五十五万石，于洪、江、池、宣、太平、临江、兴国、南康、广德科拨；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万石，就用两浙米外，于建康、太平、宣科拨；其宣州见屯殿前司牧马岁用米，并折输马料三万石，于本州科拨；并诸路转运司桩发。时内外诸军岁费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不预焉。

嘉定兵兴，扬、楚间转输不绝，濠、庐、安丰舟楫之通亦

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馈于齐安、舒、蕲之民；远者千里，近者亦数百里。至于京西之储，襄、郢犹可径达，独枣阳陆运，夫皆调于湖北鼎、澧等处，道路辽邈，夫运不过八斗，而资粮靡屡与夫所在邀求，费常十倍。中产之家雇替一夫，为钱四五十千；单弱之人一夫受役，则一家离散，至有毙于道路者。

至于部送纲运，并差见任官，阙则选募得替待阙及寄居官有材干者，其责繁难，人以为惮。故自绍兴以来优立赏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悯之。乾道初，蠲欠五十石以下者；三年，蠲欠百石以下者。九年，初，纲运欠及一分者送有司究弊。至是，臣僚申明纲运欠及一分者亦许其补足。淳熙元年，诏：“不以所欠多寡，并无除放。其有因纲欠追降官资者，如本非侵盗，且补输已足，许叙复。”自是纲运欠失虽责偿于官吏，然以其山川逾远，非一人所能究，亦时寓于蠲放焉。

志第一百二十九

食货上四（屯田 常平 义仓）

前代军师所在，有地利则开屯田、营田，以省馈饷。宋太宗伐契丹，规取燕蓟，边隙一开，河朔连岁绎骚，耕织失业，州县多闲田，而缘边益增戍兵。自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顺安军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旷，岁常自此而入。议者谓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稼，可以实边廩而限戎马。端拱二年，分命左谏议大夫陈恕、右谏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东、西路招置营田使，恕对极言非便。行数日，有诏令修完城堡，通导沟渎，而营田之议遂寝。时又命知代州张齐贤制置河东诸州营田，寻亦罢。

六宅使何承矩请于顺安砦西引易河筑堤为屯田。既而河朔连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积潦蓄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会沧州临津令闽人黄懋上书言：“闽地惟种水田，缘山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五三年间，公私必大获其利。”诏承矩按视还，奏如懋言。遂以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懋为大理寺丞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一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气迟，江东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岁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颇众；武臣习攻

战，亦耻于营葺。既种稻不成，群议愈甚，事几为罢。至是，承矩载稻穗数车，遣吏送阙下，议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度支判官陈尧叟等亦言：“汉、魏、晋、唐于陈、许、邓、颍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议选官大开屯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民充役。给官钱市牛、置耕具，导沟渎，筑防堰。每屯十人，人给一牛，治田五十亩，虽古制一夫百亩，今且垦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复也。亩约收三斛，岁可收十五万斛，七州之间置二十屯，可得三百万斛，因而益之，数年可使仓廩充实，省江、淮漕运。民田未辟，官为种植，公田未垦，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并如民间主客之例。傅子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且虫灾之害亦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帝览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传按视经度，然不果行。

至咸平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请募民耕颍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顷。部民应募者三百余户，诏令未出租税，免其徭役。然无助于功利。而汝州旧有洛南务，内园兵人种稻，雍熙二年罢，赋予民，至是复置，命京朝官专掌。募民户二百余，自备耕牛，立团长，垦地六百顷，导汝水溉灌，岁收二万三千石。襄阳县淳河，旧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顷；宜城县蛮河，溉田七百顷；又有屯田三百余顷。知襄州耿望请于旧地兼括荒田，置营田上、中、下三务，调夫五百，筑堤堰，仍集邻州兵每务二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给之。是岁，种稻三百余顷。

四年，陕西转运使刘综亦言：“宜于古原州建镇戎军置屯田。今本军一岁给刍粮四十余万石、束，约费茶盐五十余万，傥更令远民输送，其费益多。请于军城四面立屯田务，开田五

百顷，置下军二千人、牛八百头耕种之；又于军城前后及北至水峡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无寇则耕，寇来则战。就命知军为屯田制置使，自择使臣充四砦监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从之。既而原、渭州亦开方田，戎人内属者皆依之得安其居。

是时兵费浸广，言屯、营田者，辄诏边臣经度行之。顺安军兵马都监马济请于靖戎军东壅鲍河，开渠入顺安、威虏二军，置水陆营田于其侧。命莫州部署石普护其役，逾年而毕。知保州赵彬复奏决鸡距泉，自州西至蒲城县，分徐河水南流注运渠，广置水陆屯田，诏驻泊都监王昭逊共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田。五年，罢襄州营田下务。六年，耿望又请于唐州赭阳陂置务如襄州，岁种七十余顷，方城县令佐掌之，调夫耘耨。

景德初，从京西转运使张巽之请，诏止役务兵。二年，令缘边有屯、营田州军，长吏并兼制置诸营田、屯田事，旧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凡九州军皆遣官监务，置吏属。淮南、两浙旧皆有屯田，后多赋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虽有其实，而岁入无几，利在蓄水以限戎马而已。天禧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余顷，河北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

襄、唐二州营田既废，景德中，转运使许逊复之。初，耿望借种田人牛及调夫耨获，岁入甚广。后张巽改其法，募水户分耕，至逊又参以兵夫，久之无大利。天圣四年，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汉杰往视，汉杰言：“二州营田自复至今，襄州得谷三十三万余石，为缗钱九万余；唐州得谷六万余石，为缗钱二万余。所给吏兵俸廩、官牛杂费，襄州十三万余缗，唐州四万余缗，得不补失。”诏废以给贫民，顷收半税。

其后陕西用兵，诏转运司度隙地置营田以助边计，又假同州沙苑监牧地为营田，而知永兴军范雍括诸郡牛颇烦扰，未几

遂罢。右正言田况言：“镇戎、原、渭，地方数百里，旧皆民田，今无复农事，可即其地大兴营田，以保捷兵不习战者分耕，五百人为一堡，三两堡置营田官一领之，播种以时，农隙则习武事。”疏奏，不用。后乃命三司户部副使夏安期等议并边置屯田，迄不能成。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顷，得谷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熙宁初，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纪，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岁可得三十万斛。”知秦州李师中论：“韶指极边见招弓箭手地，恐秦州益多事。”诏遣王克臣等按视，复奏与师中同。再下沈起，起奏：“不见韶所指何地，虽实有之，恐召人耕种，西蕃惊疑。”侍御史谢景温言：“闻沈起妄指甘谷城弓箭手地以塞韶妄。”而窦舜卿奏：“实止有闲田一顷四十三亩。”中书言：“起未尝指甘谷城地以实韶奏，而师中前在秦州与韶更相论奏，互有曲直。”韶遂以妄指闲田自著作佐郎责保平军节度推官，师中亦落待制。其后韩缜知秦州，乃言：“实有古渭砦弓箭手未请空地四千余顷。”遂复韶故官，从其所请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丰岁屯田，入不偿费。”于是诏罢缘边水陆屯田务，募民租佃，收其兵为州厢军。

时陕西旷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远方有输送之勤，知延州赵鼎请募民耕以纾朝廷忧，诏下其事。经略安抚使郭逵言：“怀宁砦所得地百里，以募弓箭手，无闲田。”鼎又言之，遂括地得万五千余顷，募汉蕃兵几五千人，为八指挥，诏迁鼎官，赐金帛。而熙州王韶又请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挥，以二百五十人为额，人给地一顷，蕃官二顷，大蕃官三顷。熙河多良田，七年，诏委提点秦凤路刑狱郑民宪兴营田，许奏辟官属以集事。

枢密使吴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诚未易行。古者一夫百亩，又受田十亩为公田，莫若因弓箭手仿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无虑万五千顷，十分取一以为公田，大约中岁亩一石，则公田所得十五万石。官无屯营牛具廩给之费，借用众力而民不劳，大荒不收而官无所损，省转输，平余价，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点刑狱郑民宪言：“祖宗时屯、营田皆置务，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而前后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诸郡括牛，或兵民杂耕，或诸州厢军不习耕种、不能水土，颇致烦扰。至于岁之所入，不偿其费，遂又报罢。惟因弓箭手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亩，别以十亩为公田，俾之自备种粮功力，岁亩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无廩给之费，民有耕凿之利，若可以为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业，而种粮无所仰给，又责其借力于公田，虑人心易摇，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诏：“熙河弓箭手耕种不及之田，经略安抚司点厢军佃之，官置牛具农器，人一顷，岁终参较弓箭手、厢军所种优劣为赏罚。弓箭手逃地并营田召佃租课，许就近于本城砦输纳，仍免折变、支移。”

元丰二年，改定州屯田司为水利司。及章惇筑沅州，亦为屯田务，其后遂罢之，募民租佃，役兵各还所隶。五年，诏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共为一司，隶泾原路制置司。提举熙河营田康识言：“新复土地，乞命官分画经界，选知田厢军，人给一顷耕之，余悉给弓箭手，人加一顷，有马者又加五十亩，每五十顷为一营。”“四砦堡见缺农作厢军，许于秦凤、泾原、熙河三路选募厢军及马递铺卒，愿行者人给装钱二千。”

诏皆从之。

知太原府吕惠卿尝上《营田疏》曰：“今葭芦、米脂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夏人名为‘真珠山’、‘七宝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则两路新砦兵费，已不尽资内地，况能尽辟之乎？前此所不敢进耕者，外无捍卫也。今于葭芦、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间，各建一砦，又其间置小堡铺相望，则延州之义合、白草与石州之吴堡、克明以南诸诚砦，千里边面皆为内地，而河外三州荒闲之地，皆可垦辟以赡军用。凡昔为夏人所侵及苏安靖弃之以为两不耕者，皆可为法耕之。于是就余河外，而使河内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远输贵余，以免困公之弊。财力稍丰，又通葭芦之道于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芦、米脂之法，而横山膏腴之地，皆为我所有矣。”

七年，惠卿雇五县耕牛，发将兵外护，而耕新疆葭芦、吴堡间膏腴地号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余顷，麟、府、丰州地七百三十顷，弓箭手与民之无力及异时两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顷。惠卿自谓所得极厚，可助边计，乞推之陕西。八年，枢密院奏：“去年耕种木瓜原，凡用将兵万八千余人，马二千余匹，费钱七千余缗，谷近九千石，糗糒近五万斤，草万四千余束；又保甲守御费缗钱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强民为之；所收禾粟、荞麦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不偿所费。又借转运司钱谷以为子种，至今未偿，增入人马防拓之费，仍在年计之外。虑经略司来年再欲耕种，乞早约束。”诏谕惠卿毋蹈前失。

河东筑堡砦，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泾原、环庆、熙河兰会新复城砦地土，悉募厢军配卒耕种免役。已而营田司言诸路募发厢军皆不闲田作，遂各遣还其州。

绍兴元年，知荆南府解潜奏辟宗纲、樊宾措置屯田，诏除

宗纲充荆南府、归峡州、荆门公安军镇抚使司措置五州营田官，樊宾副之。渡江后营田盖始于此。其后荆州军食仰给，省县官之半焉。三年，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放古屯田，凡军士：相险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给费，敛复给粮，依锄田法，余并入官。凡民：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豆麦夏秋各五升，满二年无欠，给为永业。兵民各处一方，流民归业浸众，亦置堡砦屯聚之。凡屯田事，营田司兼之；营田事，府、县兼之。廷臣因规奏推广，谓一夫授田百亩，古制也，今荒田甚多，当听百姓请射。其有阙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犁。凡授田，五人为甲，别给蔬地五亩为庐舍场圃。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县令主之，以岁课多少为殿最。下诸镇推行之。

诏江东、西宣抚使韩世忠措置建康营田，如陕西弓箭手法。世忠言：“沿江荒田虽多，大半有主，难如陕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议，仍蠲三年租，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诏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并免。五年，诏淮南、川陕、荆襄屯田。

六年，都督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其法：五家为保，共佃一庄，以一人之长，每庄给牛五具，耒耜及种副之，别给十亩为蔬圃，贷钱七十千，分五年偿。命樊宾、王弗行之。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帅悉领营田使。迁宾司农少卿，提举江、淮营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员外郎副之。官给牛、种，抚存流移，一岁中收谷三十万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监中狱李棗及王弗皆言营田之害，张浚亦觉其扰，请罢司，以监司领之，于是诏帅臣兼领营田。

九月，以川陕宣抚吴玠治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

四顷，岁收二十五万石以助军储，赐诏奖谕焉。三十二年，督视湖北、京西军马汪澈言：“荆、湖两军屯守襄、汉，粮饷浩瀚。襄阳古有二渠，长渠溉田七千顷，木渠溉田三千顷，兵后堙废。今先筑堰开渠，募边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种粮，令河北、京西转运司措置，既省馈运，又可安集流亡。”从之。

隆兴元年，臣僚言州县营田之实，其说有十，曰：择官必审，募人必广，穿渠必深，乡亭必修，器用必备，田处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税必轻，赏罚必行。且欲立赏格以募人，及住广西马纲三年以市牛。会有诉襄阳屯田之扰者，上欲罢之。工部尚书张阐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无耕田之民而课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强之百姓，于是百姓舍己熟田而耕官生田，或远数百里征呼以来，或名双丁而役其强壮，老稚无养，一方骚然，罢之诚是也。然自去岁以来，置耕牛农器，修长、木二渠，费已十余万，一旦举而弃之，则荆襄之地终不可耕也。比见两淮归正之民，动以万计，官不能续食，则老弱饥死，强者转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离，抑使中原之民闻之，知朝廷有以处我，率皆襁负而至矣。异时垦辟既广，取其余以输官，实为两便。”诏除见耕者依旧，余令虞允文同王珪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参赞陈俊卿言：“欲以不披带人，择官荒田，标旗立砦，多买牛犁，纵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乐从。数年之后，垦田必多，谷必贱。所在有屯，则村落无盗贼之忧；军食既足，则馈饷无转运之劳。此诚经久守淮之策。”诏从之。

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抚使郑刚中拨军耕种，以岁收租米对减成都路对余米一十二万石赡军。然兵民杂处村疃，为扰百端；又数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

知兴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为额，等第均数召佃，放兵及保甲以护边。从之。八月，诏镇江都统司及武锋军三处屯田兵并拘收入队教阅。六年，罢和、扬州屯田。八年，复罢庐州兵屯田。

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驻扎副都统制郭杲言：“襄阳屯田，兴置二十余年，未能大有益于边计。非田之不良，盖人力有所未至。今边陲无事，正宜修举，为实边之计。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顷，乞降钱三万缗，收买耕牛农具，便可施功。如将来更有余力，可括荒田接续开垦。”从之。

绍熙元年，知和州刘炜以剩田募民充万弩手分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种。十三年，四川宣抚安丙、总领任处厚言：“绍兴十五年，诸州共垦田二千六百五十余顷，夏秋输租米一十四万一千余石，饷所屯将兵，罢民和余，为利可谓博矣。乾道四年以后，屯兵归军教阅，而营田付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骄将豪民乘时占据，其弊不可概举。今豪强移徙，田土荒闲，正当拘种之秋，合自总领所与宣抚司措置。其逃绝之田，关内外亦多有之，为数不赀，其利不在营田之下，乞并括之。”初，玠守蜀，以军储不继，治褒城堰为屯田，民不以为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约中其数，使民自耕。民皆归业，而岁入多于屯田。

端平元年八月，以臣僚言，屯五万人于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员经纪其事，暇则教以骑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则取其半。十月，知大宁监邵潜言：“昔郑刚中尝于蜀之关隘杂兵民屯田，岁收粟二十余万石。是后屯田之利既废，粮运之费益增，宜诏帅臣纵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计直以偿之，则总所无转输之苦，边关有储峙之丰，战有余勇，守有余备矣。”从之。

嘉熙四年，令流民于边江七十里内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江；于边城三、五十里内亦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城；在砦者则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归其主，俟三年事定则各还元业。

咸淳三年，诏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种屯田，既困重额，又困苛取，流离之余，口体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输急于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旧欠并除之，复催者以违制论。”

常平、义仓，汉、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灾。周显德中，又置惠民仓，以杂配钱分数折粟贮之，岁歉，减价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

太祖承五季之乱，海内多事，义仓浸废。乾德初，诏诸州于各县置义仓，岁输二税，石别收一斗。民饥欲贷充种食者，县具籍申州，州长吏即计口贷讫，然后奏闻。其后以输送烦劳，罢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于四城门置场，增价以余，虚近仓贮之，命曰常平，岁饥即下其直予民。

咸平中，库部员外郎成肃请福建增置惠民仓，因诏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请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皆立常平仓，计户口多寡，量留上供钱自二三千贯至一二万贯，令转运使每州择清干官主之，领于司农寺，三司无辄移用。岁夏秋视市价量增以余，岁减价亦如之，所减不得过本钱。而沿边州郡不置。诏三司集议，请如所奏。于是增置司农官吏，创廩舍，藏籍帐，度支别置常平案。大率万户岁余万石，户虽多，止五万石。三年以上不赍，即回充粮廩，易以新粟。灾伤州郡余粟，斗毋过百钱。后又诏当职官于元约数外增余及一倍已上者，并与理为劳绩。天禧四年，荆湖、川峡、广南皆增置常平仓。五年，诸路总余数十八万三

千余斛，粟二十四万三千余斛。

景祐中，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余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画增为二百万，他毋得移用。”许之。后又诏：天下常平钱粟，三司转运司皆毋得移用。不数年间，常平积有余而兵食不足，乃命司农寺出常平钱百万缗助三司给军费。久之，移用数多，而蓄藏无几矣。

自景祐初畿内饥，诏出常平粟贷中下户，户一斛。庆历中，发京西常平粟振贫民，而聚敛者或增旧价余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诏诫之。淮南、两浙体量安抚陈升之等言：“灾伤州军乞余常平仓粟，令于元价上量添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诏止于元余价出粟。五年，诏曰：“比者湖北岁俭，发常平以济饥者，如闻司农寺复督取，岂朝廷振恤意哉？其悉除之。”

明道二年，诏议复义仓，不果。景祐中，集贤校理王琪请复置：“令五等已上户，随夏秋二税，二斗别输一升，水旱减税则免输。州县择便地置仓贮之，领于转运使。计以一中郡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可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则利博矣。明道中，饥歉，国家欲尽贷饥民则军食不足，故民有流转之患。是时，兼并之家出粟数千石则补吏，是岂以官爵为轻欤？特爱民济物，不获已为之尔。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济，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中下之民实先受其赐矣。”事下有司会议，议者异同而止。庆历初，琪复上其议，仁宗纳之，命天下立义仓，诏上三等户输粟，已而复罢。

其后贾黯又言：“今天下无事，年谷丰熟，民人安乐，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则流离死亡，捐弃道路，发仓廩振之则粮

不给，课粟富人则力不赡，转输千里则不及事，移民就粟则远近交困。朝廷之臣，郡县之吏，仓卒不知所出，则民饥而死者过半矣。愿放隋制立民社义仓，诏天下州军遇年谷丰登，立法劝课蓄积，以备凶灾。此所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者也，况取之以为民耶？”下其说诸路以度可否，以为可行才四路，余或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或谓恐招盗贼，或谓已有常平足以振给，或谓置仓烦扰。

于是黯复上奏曰：“臣尝判尚书刑部，见天下岁断死刑多至四千余人，其间盗贼率十六七，盖愚民迫于饥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请复民社义仓，以备凶岁。今诸路所陈，类皆妄议。若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则义仓之意，乃教民储积以备水旱，官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乐输。若谓恐招盗贼，盗贼利在轻货，不在粟麦，今乡村富室有贮粟数万石者，不闻有劫掠之虞。且盗贼之起，本由贫困。臣建此议，欲使民有贮积，虽遇水旱，不忧乏食，则人人自爱而重犯法，此正消除盗贼之原也。若谓有常平足以振给，则常平之设，盖以准平谷价，使无甚贵甚贱之伤。或遇凶饥，发以振救，既已失其本意，而费又出公帑，今国用颇乏，所蓄不厚。近岁非无常平，小有水旱，辄流离饿莩，起为盗贼，则是常平果不足仰以振给也。若谓置仓廩，敛材木，恐有烦扰，则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皆敛于民，岂于义仓独畏烦扰？人情可与乐成，不可与谋始，愿自朝廷断而行之。”然当时牵于众论，终不果行。

嘉祐二年，诏天下置广惠仓。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鬻之。枢密使韩琦请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县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领以提点刑狱，岁终具出内之数上之三司。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倍之，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四万留五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

万留八千石，十万留万石。田有余，则鬻如旧。四年，诏改隶司农寺，州选官二人主出纳，岁十月遣官验视，应受米者书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余乃及诸县，量大小均给之。其大略如此。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万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糴，遇贱量增市价粜，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糴，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法。”诏可。

既而条例司又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访问民间多愿支贷，乞遍下诸路转运司施行，当议置提举官。”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诏诸路各置提举官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当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

初，神宗既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安石为帝言天下财利所当开辟敛散者，帝然其说，遂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安石因请

以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籍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自是专一讲求立为新制，欲行青苗之法。苏辙自大名推官上书，召对，亦除条例司检详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余，有贵必阙，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言，汉常平法耳，公诚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会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至是，请施行之河北，于是安石决意行之，而常平、广惠仓之法遂变而为青苗矣。苏辙以议不合罢。而诸路提举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务以多散为功。富民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品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一等户给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犹给一千，民间喧然不以为便。广廉入奏谓民皆欢呼感德，然言不便者甚众。右正言李常、孙觉乞诏有司毋以强民。时提举府界常平事侯叔献屡督提点府界县镇吕景散钱，景以畿县各有屯兵，岁入课利仅能贍给；又民户尝贷粮五十余万石，尚悉以闻；今条例司又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缗为青苗钱给散，恐民力不堪。诏送条例司，召提举司官至中书戒谕之。王安石言：“若此，诸路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条例司指挥。”从之。

三年，判大名府韩琦言：

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

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立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坊郭户有物业胜质当者亦依乡户例支借。且乡村上等户并坊郭有物业者，乃从来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钱，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绝相违戾。又条约虽禁抑勒，然须得上户为甲头以任之，民愚不虑久远，请时甚易，纳时甚难。故自制下以来，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均陪之患。

去岁河朔丰稔，米斗不过七八十钱，若乘时多敛，俟贵而粜，不唯合古制，无失陷，兼民被实惠，亦足收其羨赢。今诸仓方余而提举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余本尽为青苗钱，则三分之息可为己功，岂暇更恤斯民久远之患？若谓陕西尝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储有阙，适自冬及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定见成熟，行于一时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为每岁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且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试行，俟有绪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尽于诸路置使，非陛下忧民、祖宗惠下之意。乞尽罢提举官，第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帝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与安石论难久之而罢。帝终以琦说为疑，安石遂称疾不出。

帝谕执政罢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自罢之，连日不决。帝更以为疑，因令吕惠卿谕旨起安石，安石入谢。既视事，志气愈悍，面责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坚。诏以琦奏付制置条例司，条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复上疏曰：

“制置司多删去臣元奏要语，唯举大概，用偏辞曲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上以欺罔圣听，下以愚弄天下。臣窃以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无剥民取利之理，但汉儒解释或有异同。《周礼》“园廛二十而税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郑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万钱者出息五百。”贾公彦广其说，谓：“如此则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方出息二千五百，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岁令出息四千。《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过《周礼》一倍，制置司言比《同礼》取息已不为多，是欺罔圣听，且谓天下之人不能辨也。

且古今异宜，《周礼》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谓泉府一职今可施行，则制置司何独举注疏贷钱取息一事，以诋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时贷以治产业者，但计所赢受息，无过岁什一。”公彦疏云：“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及其催科，唯所赢多少。假令万钱岁赢万钱催一千，赢五千催五百，余皆据利催什一。”若赢钱更少，则纳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为宽少。而王莽之外，上自两汉，下及有唐，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尧、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圣政，而贷钱取利更过莽时，此天下不得不指以为非，

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

况今天下田税已重，固非《周礼》什一之法，更有农具、牛皮、盐曲、奚钱之类，凡十余目，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绢绢斛斗低估，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买、和买绢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皆《周礼》田税什一之外加敛之物，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又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污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也！

制置司又谓常平旧法亦采与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户未尝零余常平仓斛斗，此盖欲多借钱与坊郭有业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称《周礼》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唯陛下详之。”

枢密使文彦博亦数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阴结入内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震，帝因使二人潜察府界俵钱事，还言民皆情愿，无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群臣进读迩英毕，帝问：“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司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吕惠卿曰：“青苗法愿则取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陕西行之久，民不以为病。”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许之乎！”及拜官枢密副使，光上章力辞至六七，曰：“帝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竟出知永兴军。

当是时，争青苗钱者甚众，翰林学士范镇言：“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纭，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课场者。民虽至愚，不可不畏。”后以言不行致仕。台谏官吕公著、孙觉、李常、张戢、程颢等皆以论青苗罢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欧阳修继韩琦论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镇。知陈留县姜潜之官才数月，青苗令下，潜即榜于县门，又移之乡村，各三日无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府、寺疑潜壅令，使其属按验，无违令者。潜知不免，即移疾去。

知山阴县陈舜俞不肯奉行，移状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饴蜜，孰不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子弟，未尝不以贷贯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举，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举也。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出息输纳，实无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一岁尝两输息钱，乃别为一赋以弊生民也。”坐谪南康军盐酒税。陕西转运副使陈绎止环、庆等六州毋散青苗钱，且留常平仓物以备，条例司劾其罪，诏释之。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罢归中书，以常平新法付司农寺，命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寺，兼领田役水利。七年，帝患依常平官吏多违法，王安石请县专置一主簿，主给纳役钱及常平，不过五百员，费钱三十万贯耳。从之。

帝以久旱为忧，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言：“畿县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旱灾之际，重罹此苦。”帝颇感悟。太皇太后亦尝为帝言：“闻民间甚苦青田、助役钱，盍罢之！”会百姓流离，帝忧见颜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四月，出知江宁府。然安石荐韩

绛代相，仍以吕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既而诏诸路常平钱谷常留一半外，方得给散。两经倚阁常平钱人力，不得支借。民间非时阙乏，许以物产为抵，依常平限输纳。当输钱而愿输谷若金帛者，官立中价示民。物不尽其钱，足以钱；钱不尽其物者，还其余直。又听民以金帛易谷，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六年，户部言：“准诏诸路常平可酌三年敛散中数，取一年为格，岁终较其增亏。今以钱银谷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丰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之处，户部下提举司具析以闻。

十年，诏开封府界先自丰稔畿县立义仓法。明年，提点府界诸县镇公事蔡承禧言：“义仓之法，以二石而输一斗，至为轻矣。乞今年夏税之始，悉令举行。”诏可，仍以义仓隶提举司。京东西、淮南、河东、陕西路义仓以今年秋料为始，民输税不及斗免输，颁其法于川峡四路。元丰二年，诏威、茂、黎三州罢行义仓法，以夷夏杂居，岁赋不多故也。八年，并罢诸路义仓。

元祐元年，诏：“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钱物，委提点刑狱交管，依旧常平仓法行之。罢各县专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为额，民间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伴纳者止出息一分。左司谏王岩叟、监察御史上官均、右正言王觐、右司谏苏辙、御史中丞刘摯交章论复行青苗之非。八月，司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并取情愿。后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或举县追呼，或排门抄扎；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长，

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今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额考校，访闻人情安便。欲下诸路提点刑狱，申严州县抑配之禁。”诏从之。

中书舍人苏轼不书录黄，奏曰：“熙宁之法，未尝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为出，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得钱，则费用自广。况子弟欺谩父兄，人户冒名诈请，似此本非抑配。臣谓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无异。今许人愿请，未免设法罔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今已行常平糴余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于是王岩叟、苏辙、朱光庭、王觴等复言：“臣等屡有封事，乞罢青苗，皆不蒙付外。愿尽付三省，公议得失。”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散青苗钱，四月之诏，盖纯仁意也。时司马光以疾在告，已而台谏皆言其非，不报。光寻奏乞约束州县抑配，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寻诏：“常平钱谷，止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糴余，青苗钱更不支俵。除旧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钱验见欠多少，分料次随二税输纳。”

绍圣元年，诏除广南东、西路外，并复置义仓，自来岁始，放税二分已上免输，所贮专充振济，辄移用者论如法。二年，户部尚书蔡京首言：“承诏措置财利，乞检会熙、丰青苗条约，参酌增损，立为定制。”淮南转运司副使庄公岳谓：“自元祐罢提举官后，钱谷为他司侵借，所存无几。欲乞追还给散，随夏秋税偿纳，勿立定额，自无抑民失财之患。”奉议郎郑仅、朝奉郎郭时亮、承议郎许几董遵等皆言：“青苗最为便民，愿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诏并送详定重修敕令所。三年，旧欠常平钱谷入户，仍许请给。

宣和五年，令州县岁散常平钱谷毕，即揭示请人名数，逾

月敛之，庶革伪冒之弊。先是，诸路灾伤，截拨上供年额米斛数多，致阙中都岁计，令京东、江南、两浙、荆湖路义仓谷各留三分，余并起发赴京，补还截拨之数。六年，诏罢之。

高宗绍兴元年，并提举常平司于提刑司。明年，以臣僚言复常平官，讲补肋之政以广储蓄。九年，用宗正丞郑昂言，以常平钱于民输赋未毕之时，悉数和籴。二十八年，以赵令詵请，罢州县义仓米之陈腐者。

孝宗隆兴二年，遣司农少卿陈良弼点检浙东常平等仓。乾道六年，知衢州胡坚奏广籴常平。福建转运副使沈枢奏，水旱州郡请留转运司和籴米以续常平，上即为之施行。八年，户部侍郎杨倓奏：“义仓在法夏秋正税斗输五合，不及斗者免输，凡丰熟县九分以上即输一升。令诸路州县岁收苗米六百余万石，其合收义仓米数不少，间有灾伤，支給不多。访闻诸州军皆擅用，请稽之。”

宁宗庆元元年，诏户部右曹专领义仓。十一年，臣僚言：“绍兴初，台臣尝请通一县之数，截留下户苗米，输之于县，别储以备振济，使穷民不至于艰食；惟负郭义仓，则就州输送。至于属县之义仓，则令、丞同主之，每岁终，令、丞合诸乡所入之数上之守、贰，守、贰合诸县所入之数上之提举常平，提举常平合一道之数上之朝廷，考其盈亏，以议殿最。”从之。

宝庆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县素无蓄积，缓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曩淮东总领岳珂任江东转运判官，以所积经常钱籴米五万石，桩留江东九郡，以时济、籴，诸郡皆蒙其利。其后史弥忠知饶州，赵彥忱知广德军，皆自积钱籴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监司、州郡苟能节用爱民，即有赢羨。若立之规绳，加以黜陟，所籴至万石者旌擢，其不收籴与扰民及不实者镌罚，庶几郡县趋事，蓄积岁增，实为经久之利。”有旨从

之。

景定元年九月，敕曰：“诸路已糴义米价钱，州郡以低价抑令上户补余，正税逃阁，义米用亏，常平司责县道陪纳，县道遂敷吏贴、保正长、揽户等人均纳。自今视时收余，见系吏贴等人陪纳之钱并与除放。”五年，监察御史程元岳奏：“随粳带义，法也。今粳糯带义之外，又有所谓外义焉者，绢、绸、豆也，岂有绢、绸、豆而可加之义乎？纵使违法加义，则绢加绢，绸加绸，豆加豆，犹可言也；州县一意椎剥，一切理苗而加一分之义，甚者赦恩已蠲二税，义米依旧追索。贫民下户所欠不过升合，星火追呼，费用不知几百倍。破家荡产，鬻妻子，怨嗟之声，有不忍闻。望严督监司，止许以粳带义，其余尽罢。其有循习病民者重其罚。”从之。咸淳二年，以诸路景定三年以前常平义仓米二百余万石，减时直糴之。

志第一百三十

食货上五（役法上）

役法 役出于民，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京百司补吏，须不碍役乃听。

建隆中，诏文武官、内诸司、台省、寺监、诸军、诸使，不得占州县课役户，州县不得役道路居民为递夫。后又诏诸州职官不得私占役户供课。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著于籍，上四等量轻重给役，余五等免之，后有贫富，随时升降。诏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勿冒名以给役。自余众役，多调厢军。大中祥符五年，提点刑狱府界段惟几发中牟县夫二百修马监仓。群牧制置使代以廐卒，因下诏禁之。惟诏令有大兴作而后调丁夫。然役有轻重劳佚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伪滋生。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乾兴初，始立限田法，形势敢挟他户田者听人告，子所挟田三之一。

时州县既广，徭役益众，太常博士范讽知广济军，因言：

“军地方四十里，户口不及一县，而徭差与诸郡等，愿复为县。”转运司执不可，因诏裁捐役人。自是数下诏书，督州县长吏与转运使议蠲冗役，以宽民力。又令州县录丁产及所产役使，前期揭示，不实者民得自言。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景祐中，稍欲宽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孙役同编户；至是，诏特蠲之。民避役者，或冒名浮图籍，号为出家，赵州至千余人，诏出家者须落发为僧，乃听免役。禁诸县非捕盗毋擅役壮丁。庆历中，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捐役人，即给使不足，益以厢兵。既而诏诸路转运司条析州县差徭赋敛之数，委二府大臣裁减，科役不均，以乡村、坊郭户均差。时范仲淹执政，谓天下县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废河南诸县，欲以次及他州。当时以为非，未几悉复。王逵为荆湖转运使，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羨余，蒙诏奖。繇是他路竞为培克以市恩。皇祐中，诏州县里正、押司、录事既代而令输钱免役者，论如违制律。又禁役乡户为长名衙前。

初，知并州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每乡被差疏密，与财力高下不均。假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计赀为钱三百万，乙乡第一等户五户，计赀为钱五十万；番休递役，即甲乡十五年一周，乙乡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岂朝廷为民父母意乎？请罢里正衙前，命转运司以州军见役人数为额，令、佐视五等簿，通一县计之，籍皆在第一等，选赀最高者一户为乡户衙前，后差人放此。即甲县户少而役蕃，听差乙县户多石役简者。簿书未尽实，听换取他户。里正主督租赋，请以户长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议京畿、河

北、河东、陕西、京东西转运司度利害，皆以为便。而知制诰韩绛、蔡襄极论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绛请行乡户五则之法，襄请以产钱多少定役轻重。至和中，命绛、襄与三司置司参定，继遣尚书都官员外郎吴几复趋江东，殿中丞蔡襄趋江西，与长吏、转运使议可否。因请行五则法，凡差乡户衙前，视资产多寡置籍，分为五则，又第其役轻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当役十人，列第一等户百；第二等重役五，当役五人，列第二等户五十，以备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长吏以下同按视之，转运使、提点刑狱察其违慢。遂更著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颁焉。

自罢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诏诸路转运司、开封府界访衙前之役有重为害者条奏之；能件悉便利、大去劳弊者议赏。置宽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县力役多所裁损，凡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治平四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烦，其诏中外臣庶条陈利害以闻。”先是，三司使韩绛言：“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田归官户不役之家，而役并于同等见存之户。望博访利害，集议裁定，使力役无偏重之寄。”役法更议始此。

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浸少，中下户浸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宜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后帝阅内藏库奏，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库吏邀乞，逾年不得还者。帝重伤之，乃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二年，遣刘彝、

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

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实难。”辙以议不合罢。

条例司言：“使民出钱雇役，即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愿以条目遣官分行天下，博尽众议。”于是条谕诸路曰：“衙前既用重难分数，凡买扑酒税坊场，旧以酬衙前者，从官自卖，以其钱同役钱随分数给之。其厢镇场务之类，旧酬奖衙前、不可令民买占者，即用旧定分数为投名衙前酬奖。如部水陆运及领仓驿、场务、公使库之类，其旧烦扰且使陪备者，今当省使毋费。承符、散从官等旧若重役偿欠者，今当改法除弊，庶使无困。凡有产业物力而旧无役者，今当出钱以助役。”久之，司农寺言：“今立役条，所宽优者，皆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经制一定，则衙司县吏无以施诛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两州为始，候其成就，即令诸州军仿视施行，若实便百姓，当特奖之。”诏可。

于是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奏上府界所在条目，下之司农，诏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之。绾、布言：“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下分为五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其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缗。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阙，他县仿此。”然输钱计

等高下，而户等著籍，昔缘巧避失实。乃诏责郡县，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农隙集众，稽其物产，考其贫富，察其诈伪，为之升降；若故为高下者，以违制论。

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产为抵；弓手试武艺，典吏试书计；以三年或二年乃更。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著为令。令下，募者执役，被差者得散去。开封一府罢衙前八百三十人，畿县乡役数千，遂颁其法于天下。

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阙，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

三年，命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司农寺，已而林旦、曾布相继典主其事。四年，罢许州衙前干公使库，以军校主之，月给食钱三千。后行于诸路，人皆便之。

两浙提点刑狱王庭光、提举常平张靚率民助役钱至七十万。薛向为帝言，帝问王安石，安石曰：“提举官据数取之，朝廷以恩惠科减，于体为顺。”御史中丞杨绘亦言：“靚等科配民输钱，多者一户至三百千，乞少裁损，以安民心。”五月，东明县民数百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以相府不知；诉之御史台，台不受诉，谕令散去。杨绘又言：“司农寺不用旧则，自据户数创立助役钱等第，下县令著之籍，如酸枣县升户等皆失实。”帝乃命提点司究所从升降，仍严升降之法，畿民不愿输钱免役，县按所当供役岁月，如期役之，与免输钱。先是，帝既知东明事，及闻绘言，两降手敕问王安石曰：“酸枣既有自下户升入上户，则四等有免输役钱

之名，而无其实。”安石力言尝取诸县新旧籍对覆升降，闻外间扇摇役法者，谓输多必有赢余，若群诉必可免，彼既聚众侥幸，苟受其诉，与免输钱，当仍役之。帝乃尽用其言。

中书孙迪、张景温体量不愿出钱之民，欲困以重役，杨绘复论之。而监察御史刘挚谓：“昨者团结保甲，民方惊扰，又作法使人均出缗钱，非时升降户等，期会急迫，人情惶骇。”因陈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故旧法上户之役类皆数而重，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不问上下户，概视物力以差出钱，故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岁不可阙，则是赋税有时减阁，而助钱更无蠲损也。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伪之人，则帑庾、场务、纲运不惟不能典干，窃恐不胜其盗用而冒法者众；至于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恐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搔扰也。司农新法，衙前不差乡户，其旧尝愿为长名者，听仍其旧，却用官自召卖酒税坊场并州县坊郭人户助役钱数，酬其重难，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缓急科率，郡县赖之，难更使之均出助钱。乞诏有司，若坊场钱可足衙前雇直，则详究条目，徐行而观之。”帝因安石进呈役钱文字，谓之曰：“民供税斂已重，坊郭及官户等不须减，税户升等事更与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当断以义，岂须规规恤浅近之人议论耶？”

于是提点赵子几怒知东明县贾蕃不能禁遏县民来讼，杂摭他事致蕃于理。又使子几自鞫之。杨绘谓是希安石意指，而致县令于罪也。即疏辨之曰：“子几若劾蕃五月十日前事，臣固无言；若所劾后乎此日，是以威胁令佐使民不得赴诉，得为便乎？”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难行有五。请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顷者，亦有户才三顷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

顷而较三顷，则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齐无异；况如官户，则除耆长外皆应无役，今例使均出雇钱，则百顷所输必三十倍于三顷者，而又永无决射之讼，此其利也。然难行之说亦有五：民惟种田，而责其输钱，钱非田之所出，一也。近边州军，就募者非土著，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著为定制，仍先戒农寺无欲速就以祈恩赏，提举司无得多取于民以自为功，如此则谁复妄议。”

刘摯亦言：“赵子几以他事捃摭贾蕃为过，且变更役法，意欲便民，民苟以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有诉，而刻薄之人，反怒县官不能禁遏。臣恐四远人情，必疑朝廷欲钳天下之口，而职在主民者，必皆视蕃为戒，则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几挟情之罪，伏请付吏部施行。”

于是同判司农寺曾布摭绘、摯所言而条奏辨诘之，其略曰：

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喻也。

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开封府、司农寺方奏议时，盖不知已尝增减旧数。然旧敕每三年一造簿书，等第尝有升降，则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又况方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厘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谓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敛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至于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减充下等，乃独掩而不言，此臣所未喻也。

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谓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谓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库，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谕也。

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斛斗，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帛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退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谕也。

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余羨，乃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余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谓助钱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谕也。

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所输缗钱七十万尔；而畿内户十六万，率缗钱亦十六万。是两浙所输才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余亦自无几。言者则以谓吏缘法意，广收大计，如两浙欲以羨钱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谕也。

贾蕃为令，不受民诉，使趋京师喧哗，其意必有谓也。诚令用心无他，亦可谓不职矣。蕃之不职不法，其状甚众，皆赵子几所不得不问；御史之言，欲舍蕃而治子几，是不顾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蕃与御史也。

于是下其疏于绘、摯，使各言状。

绘录前后四奏以自辨。摯言：“助役敛钱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于内，有大臣亲党为监司、提举官而行之于诸路，其势顺易矣；然旷日弥年，终未有定论，为不顺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农为是耶，则事尽前奏，可以覆视；以臣言为非耶，则

贬黜而已。虽复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而风宪之官，岂当与有司较是非胜负耶？”诏绘知郑州；摯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

遣察访使遍行诸路，促成役书，改助役为免役，不愿就募而强之者论如律。初，诏监司各定所部助役钱数，利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判官鲜于侁曰：“利路民贫，二十万足矣。”议不合，遂各为奏。帝是侁议。侍御史邓綰言利路役岁须缗钱九万余，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万有奇，提点刑狱周约亦占名无异辞。诏责瑜、约，而擢侁为副使。

诸路役书既上之司农，乃颁募役法于天下，用免役钱禄内外胥吏，有禄而赃者，用仓法重其坐。初，京师赋吏禄，岁仅四千缗。至八年，计缗钱三十八万有奇，京师吏旧有禄及外路吏禄又不在是焉。时知长葛县乐京称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询其故，不答，遂罢。京西使者召知湖阳县刘蒙会议，蒙不肯议，退而条上利害，即投劾去。而权江西提刑提举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钱帛纲趋京，不差乡户衙前，而费减十五六。赐诏奖谕，仍落权为真。

免役剩钱，诏州县用常平法给散休息，添给吏人餐钱，仍立为法。京东免役钱以秋料起催，若雇直多少、役使重轻有未究者，命监司详具来上，仍须熙宁七年乃行。永兴、秦凤比之他路，民贫役重，诏提举司并省冗役，次第蠲减，当留二分宽剩，以为水旱阁放之备。

七年，诏：“役钱千别纳头子五钱，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犂运之类，皆许取以供费；不给，以情轻赎铜钱足之。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给田募人为之。凡逃、绝、监牧之田籍于转运司者，不许射买请佃。提刑司以其田给应募者，而核其所直，准一年雇役为钱几何，而归其直于转运司。”衢州西安县

用缗钱十二万买田，始足募一县之役。司农寺言，不独两浙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费多难贍，乃欲改法。遂诏自今用宽剩钱买募役田，须先参会余钱可以枝梧灾伤，方许给买。若田价翔贵之地，则已之。

时免役出钱或未均，参知政事吕惠卿及其弟曲阳县尉和卿皆请行手实法。其法：官为定立田产中价，使民各以田亩多少高下，随价自占；仍并屋宅分有无蓄息立等，凡居钱五当蓄息之钱一。非用买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以三分之一充赏。将造簿，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明书其数，示众两月，使悉知之。诏从其请。

司农寺乞废户长、坊正，令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为甲头，督输税赋苗役，一税一替。其后，诸路皆言甲头催税未便，遂诏耆户长、壮丁仍旧募充，其保正、甲头、承帖法并罢。

王安石言给田募役，有害十余。八年，罢给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旧，阙者弗补。官户输役钱免其半，所免虽多，各无过二十千。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通计之，两州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随所输钱，等第不及者从一多处并之。

初，手实法行，言者多论其长告讐，增烦扰。至是，惠卿罢政，御史中丞邓綰言其法不便，罢之，委司农寺再详定以闻。

九年，以荆湖两路敷役钱太重，较一岁入出，宽剩钱数多，诏权减二年。寻诏自今宽剩役钱及买扑坊场钱，更不以给役人，岁具羨数上之司农，余物凡籍之常平司者，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言：“募役钱数外留宽剩一分，闻州县希提举司风旨，广敷民钱，省役额，损雇直，而民间输数一切如旧，宽剩数多。募直轻而仓法重，役人多不愿就募。天下皆谓朝廷设法聚敛，

不无疑怨。乞募耆长、户长及役人不可过减者悉复旧额，约募钱足用，其宽剩止留二分。”

是岁，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金银钱斛匹帛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贯、石、匹、两，丝绵二百一两；支金银钱斛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两、贯、石、匹；应在银钱斛匹帛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二十贯、匹、石、两，见在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

十年，知彭州吕陶奏：“朝廷欲宽力役，立法召募，初无过敛民财之意，有司奉行过当，增添科出，谓之宽剩。自熙宁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县，已有宽剩钱四万八千七百零余贯，今岁又须科纳一万零余贯。以成都一路计之，无虑五六十万，推之天下，见今约有六七百万贯宽剩在官。岁岁如此，泉币绝乏，货法不通，商旅农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钱外有此宽剩数目，乞契勘见今约支几岁不至阙乏，需发德音，特免数年；或逐年限定，不得过十分之一。所贵民不重困。”不报。

王安石去位，吴充为相，沈括献议莫若稍变役法，杂以差徭为便。御史知杂蔡确言括反覆，贬括知宣州。

役钱立额，浙东多以田税钱数为则，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诏令通物力、税钱互纽为数，从便输纳。淮东路估定物产，如其实直，以均敷取。初，许两浙坊郭户家产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毋输役钱，已而乡户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输。元丰二年，提举司言坊郭户免输法太优，乃诏如乡户法裁定所敷钱数。提举广西常平刘谊言：“广西一路户口二十万，而民出役钱至十九万缗，先用税钱敷出；税数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复算于身丁。夫广西之民，身之有丁，既税以钱，又

算以米，是一身而输二税，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钱，甚可悯也。至于广东西监司、提举司吏一月之给，上同令录，下倍摄官，乞裁损其数，则两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宽。”遂诏吏辈月给钱递减二千，岁遂减役钱一千二百余缗。三年，司农寺丞吴雍言：“议定淮、浙役书，减冗占千三百余人，裁省缗钱近二十九万，会定岁用，宽剩钱一百四万余缗，诸路役书多若此类。乞先自近京三两路修定，下之诸路。”从之。

七年，天下免役缗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场务钱五百五万九千，谷帛石匹九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钱较熙宁所入多三之一。

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间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远者尤甚，特创免役。虽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亩，实解前日困弊。故群议杂起，意不为变。顾其间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为额，而展敷二分以备吏禄、水旱之用。群臣每以为言，屡疑屡诘，而安石持之益坚。此其为法既不究终防弊，而聚敛小人又乘此增取，帝虽数诏禁戒，而不能尽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则安石不能将顺德意，其流弊已见矣。

哲宗立，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门下侍郎司马光言：

“按因差役破产者，惟乡户衙前。盖山野愚戆之人，不能干事，或因水火损败官物，或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备偿不足，有破产者。至于长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经重难，别得优轻场务酬奖，往往致富，何破产之有？又曰：‘雇者役人皆上等户为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来，富室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监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羨余，或一县至数万贯，以冀恩赏。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

见钱。钱非私家所铸，要须贸易，丰岁追限，尚失半价，若值凶年，无谷可糶，卖田不售，遂致杀牛卖肉，伐桑鬻薪，来年生计，不暇复顾，此农民所以重困也。

臣愚以为宜悉罢免役钱，诸色役人，并如旧制定差，见雇役人皆罢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长名，召募不足，然后差乡村人户，每经历重难差遣，依旧以优轻场务充酬奖。所有见在役钱，拨充州县常平本钱，以户口为率，存三年之蓄，有余则归转运司。凡免役之法，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及今耳目相接，犹可复旧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复差役矣。”

于是始诏修定役书，凡役钱，惟元定额及额外宽剩二分已下许著为准，余并除之。若宽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旧则。寻诏耆户长、壮丁皆仍旧募人供役，保正、甲头、承帖人并罢。

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摯言：“率户赋钱，有从来不预差役而概被敛取者，有一户而输数百以至千缗者。昔惟衙前一役，有至破产者尔。今天下坊场，官收而官卖之，岁计缗钱无虑数百万，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则役之重者已无所事于农民矣。外惟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之类，无大劳费，宜并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监察御史王岩叟请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出力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弊；其于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陪，悉用熙宁新法禁之，虽不助犹可为也。

殿中侍御史刘次庄言：“近制许雇耆户长须三等已上户。不知三等已上户不愿受雇，既无愿者，则郡县必阳循雇名，阴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为便。”户部言：“诏凡耆户长、壮丁并募人供役，窃虑户长雇钱数少，无应募者。兼四等以下户旧

不敷役钱，惟输差壮丁，今悉雇募，用钱额广，提举司必从人户增敷。盖旧法役不尽雇，亦有轮差轮募之处，欲且如本法。”

中书舍人苏轼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有司奉行过当，行之几十六七年，积而不用，至三千余万贯石。熙宁中，行给田募役法，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因列其五利。王岩叟言：“苏轼乞买田募役，其五利难信，而有十弊。”大指谓：“官市民田，虑不当价；民受田就募，既非永业，则卤莽其耕，又将转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详，曰：“弓箭手虽名应募，实与家居农民无异，虽或番上及缓急不免点集，实不废田业，非如州县色役长在官寺，则弓箭手之扰可知矣。然犹闻阙额常难补招，已就招者又时时窜去，引以为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户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须二等以上方得供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从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给田募役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实。既云百姓乐于应募，何以户降四等必须上二等户保任？任之而逃，则勒保者就供田役，此岂得云乐应也耶？”上官均亦陈五不可行，轼议遂格。

司马光复奏：

“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户旧充役，固有陪备，而得番休，今出钱比旧费特多，年年无休息。下户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钱。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应募，无顾藉，受赇，侵陷官物。又农民出钱难于出力，若遇凶年，则卖庄田、牛具、桑柘，以钱纳官。提举常平仓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此五害也。

今莫若直降敕命，尽罢天下免役钱，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愿身自供役，许择可任者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

最号重难，固有因而破产者，为此始作助役法。自后色色优假，禁止陪备，别募命官将校部押远纲，遂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备既少，当不至破家。若犹矜其力难独任，即乞如旧法，于官户、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产月收僦直可及十五千、庄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并随贫富以差出助役钱，自余物产，约此为准。每州桩收，候有重难役使，即以支給。

尚虑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许监司、守令审其可否，可则亟行，如未究尽，县许五日具措画上之州，州一月上转运司，转运司季以闻。朝廷委执政审定，随一路一州各为之敕，务要曲尽。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户习于优利，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差役复行，州县不能不有小扰，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必竟言免役钱不可罢。当此之际，愿弗以人言轻坏良法。”

知枢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尽者驳奏之。尚书左丞吕公著言惇专欲求胜，不顾命令大体，望选差近臣详定。右正言王觐奏：“光议初上，惇尝同奏，待既施行，方列光短，其实小人，不当置腹心地。”于是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给事中范纯仁等专切详定以闻。

王觐又言：“近制改募为差，用旧法人数为则，而熙宁元年以后，募数屡经裁减，则旧数不可复用，请悉准见额定差。”先是，差法既复，知开封府蔡京如敕五日内尽用开封、祥符两县旧役人数，差一千余人以足旧额。右司谏苏辙言：“开封府亟用旧额尽差，如坛子之类，近例率用剩员，今悉改差民户，故为烦扰以摇成法，乞正其罪。”

司马光之始议差役，中书舍人范百禄言于光曰：“熙宁免役法行，百禄为咸平县，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民皆欣幸。其后有司求羨余，务刻剥，乃以法为病。今第减助免钱额以宽民

力可也。”光虽不从，及议州县吏因差役受赇从重法加等配流，百禄押刑房，固执不可曰：“乡民因徭为吏，今日执事而受赇，明日罢役，复以财遗人，若尽以重法绳之，将见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几为民害。”遂已之。

苏辙又言：

“差役复行，应议者有五：其一曰旧差乡户为衙前，破败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为苦者，农家岁出役钱为难，及许人添划见卖坊场，遂有输纳京给者尔。向使止用官卖坊场课入以雇衙前，自可足办，而他色役人止如旧法，则为利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乡差税户可托。然行之十余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之害。今略计天下坊场钱，一岁可得四百二十余万贯，若立定中价，不许添划，三分减一，尚有二百八十余万贯。而衙前支费及召募非泛纲运，一岁共不过一百五十余万缗，则是坊场之直，自可了辨衙前百费，何用更差乡户？今制尽复差役，知衙前若无陪备，故以乡户为之；至于坊场，元无明降处分，不知官自出卖耶，抑仍用以酬奖衙前也？若仍用以酬奖，即召募部纲以何钱应用？若不与之钱，即旧名重难，乡户衙前仍前自备，为害不小。

其二，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钱太重，未为经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酌今役钱减定中数，与坊场钱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纲运外，却令桩备募雇诸色役人之用。

其三，乞用见今在役人数定差，熙宁未减定前，其数实冗，不可遵用。

其四，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迎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乞仍用

雇法。

其五，州县胥吏并量支雇钱募充，仍罢重法，亦许以坊场、坊郭钱为用；不足用，方差乡户，乡户所出雇钱，不得过官雇本数。”

诏送看详役法所详定，择其要者先奏以行。

于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余役人，惟该募者得募，余悉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钱即免输。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凡熙、丰尝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备圆融之类，悉申行之，耆壮依保正长法。坊场河渡钱、量添酒钱之类，名色不一，惟于法许用者支用外，并桩备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应缘役事之用。如一州钱不供用，许移别州钱用之，一路不足，许从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余，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减募增置。衙前最为重役，若已招募足额，上一等户有虚闲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乡差役人，在职官如敢抑令别雇承符、散从承代其役者，转运司劾奏重责。时提举常平司已罢置，凡役事改隶提刑司。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天下版籍不齐，或以税钱贯百，或以田地顷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虽皆别为五等，然有税赋钱一贯、占田一顷、积财千缗、受种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无等可加，遂至税缗、田顷、积财、受种十倍于此，亦不过同在一等。凭此差役，必不均平。虽无今日纳钱之劳，反有昔时偏颇陪费之害。莫若裁量新旧，著为条约：如税钱一贯为第一等，合于本等中差一役，税钱两倍于一役者并差二役，又倍即差三役；虽税钱更多，不过三役，并听雇人。或本县户多役少，则上户之役不须并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远近而均其劳逸。假令甲充役后可闲五年，乙税钱两倍于甲，可闲三年，

丙又倍于乙，可闲一年。以其田土顷亩之类为等并其余同等多少不侔者，并仿此。又成、梓两路差役，旧专以户税为差等，熙宁初，别定坊郭户营运钱以助免役。乃在税产之外，州县抑认成额，至今不减，至有停闲居业移避乡村，犹不得免。今方议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废，然须参究虚实，别行排定，以宽民力。”并送详定所。

苏辙又言：“雇募衙前改为招募，既非明以钱雇，必无肯就招者，势须差拨，不知岁收坊场、河渡缗钱四百二十余万，欲于何地用之？熙宁以前，诸路衙前多雇长名当役，如西川全是长名，淮南、两浙长名太半以上，余路亦不减半。今坊场官既自卖，必无愿充长名，则衙前并是乡户。虽号招募，而上户利于免役，方肯占名，与差无异。上户既免衙前重役，则凡役皆当均及以次入户，如此则下户充役，多如熙宁前矣。”